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你不需言语



序言——无言以对

——请大家注意，这三个黑点是……没啥意义的，主要是占版面。

当我得知杨昊予和柳世颖的故事通过编辑大姊们的慧眼之时，心中雀跃万分，因为这两个人被我折腾……不，是把我折腾得好惨啊！一开始动笔的时候我是想把这两个人拿来写篇实验性的悲剧的，怎知……不成功，后来又经过一番大变动才成就现在的局面。

所以关于这两个人，小婊子无话可说，因为脑筋全死在这两个人上头，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了……当初很单纯的只想写一个负有血海深仇的人在报完仇之后该如何自处；没想到剧情的发展完全超出自己的掌控……我觉得啦！好象跟我以往的风格不怎么一样。

希望大家以轻松的心情来看《爱你不需言语》这本书，并给小婊子一点指教，因为小婊子并不知道这样的风格是否能让大家接受。

而故事中有未来几本书中“可能”会出现的男主角，聪明的你们一定可以猜出小婊子“可能”会写那些人。不过，这一套不算是系列，你们要当它是系列也可以啦！

只不过，小婊子可不想再过一九九七年那种一个月起一本书的可怕日子了，所以刻意不冠上系列名，为的是可以苟延残喘一下（人嘛！总是要娱乐重于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小婊子很可怜的要上补习班去补习，时间少了很多很多（早上很早就要起床的，而小婊子又是那种不到三更半夜不睡的人），每天都顶着两个黑眼圈去上课的，你们就可怜可怜我吧！

另外，再来谈谈小婊子的近况吧！日前看了“莎翁情史”（SHAKESPEARS in LOVE）这部电影，快被里头的剧情给笑死了（如果有人看到哭千万别用小婊子的书喔），因为看它就像在看爆笑版的“罗蜜欧与茱丽叶”一样。由于所念科系的关系，得以拜读莎翁名著“罗密欧与茱丽叶”的剧本，是以当小婊子看到“莎翁情史”时，简直是从头笑到尾，实因两者太像了！

说到这儿，大家就知道这篇序文的标题只是小婊子想破了头也想不出来而拿来搪塞的，所以可以不去理它。

噢，对了，小婊子要在这儿附加说明一件事——关于我上一本小说《魔语寄情》，它的时代背景就是发生在跟“莎翁情史”差不多的年代，如果有人看了那部电影，再来看小婊子的《魔语寄情》，或许就比较能融入其中的景象。不过，《魔语寄情》当中好象有一个小错误——就是那时代的男人是不戴假发的，而小婊子有写到他们戴假发——熟知十六世纪时尚的读友在看到这样一个错误时，请多多包涵，小婊子知错了！

好了，拉里拉杂的说了一堆，小婊子也知道自己不是很有条理的在阐述，但是，在小婊子脑中一片浆糊时，还能挤出这么多话，我也不由得要开始佩服我自己了！

咱们下回见了！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呃……疯了，真的疯了……）

第一章

黏湿的天气如同火炉般闷得人心烦。

原本一入夜便会出现的熠熠群星今儿个因漫天的乌云而黯然退场，天方一角悬挂的月儿也半掩于云后。

郊外少见的弃屋微泛着晕黄的灯光和几道迅疾晃过的黑影。

“不要……求求你……放过她们……她们是无辜的。”一名年约四十的中年人被打得无力还手，嘴里不忘为妻女求情。“惹上你的只有我，让她们走。”

“好，柳明德，只要你肯向大家承认你判我弟弟三个死刑的判决是天大的错误，我就让你死得好看一点。”为首的男人爽快的说。

“梁皓平贩卖人口，走私军火、毒品，又犯下无数起强奸案，我不认为我的判决错误。”柳明德身为法官，怎能屈服于威逼之下，只是连累了妻女，他……

“哼！”男人眯起残狠的眸子，冷哼一声，“那我也没办法放过你和你的妻女。”他朝手下使个眼色，他们点了下头，又开始对柳明德施以拳脚。

叶时娟怀抱着十岁的女儿柳世颖哭喊着：“不要再打了！你要怎么样？你要什么？”

为首的男人瞄了眼叶时娟，朝她露出个笑容，“夫人，你听见了，我给你先生机会，是他自己不好好把握的，我有什么办法，你说是不是？”

叶时娟张着惊惧的大眼，不自觉地抱紧怀中年仅十岁、却已享誉国际天才的女儿。

为什么？他们一家人高高兴兴的出游，换来的却是这一场可怕景象。丈夫维护法律公正，为何会换来这样的对待？

柳世颖沉冷的望着父亲被打到昏厥，再由昏厥被打到醒，咬紧牙根要自己不能害怕、要自己冷静，他们人太多了。可是见到父亲遍体鳞伤的模样，她忍不住紧抱住母亲，安慰母亲的同时也在安定自己。

“你们是谁？为什么要捉我们？”柳世颖以着不合年龄的稳重口吻问着男人，口气像是女王。

“好可爱的女孩儿，好象洋娃娃。”男人在柳世颖开口时才发现柳明德的女儿长得这么可爱，不由得起身来到柳世颖身边，伸手摸摸她粉雕玉琢的脸蛋。

“别碰我！”柳世颖剽悍的挥开男人的手，眸里的怒火旺盛。

“好个勇敢的娃娃。”男人未怒反笑，可他的笑容看在柳明德和叶时娟眼中无疑是来自地狱，为冥王追讨魂魄使者的勾魂笑容。

“别碰我女儿！”柳明德愤怒的想从地上爬起来保护妻女，可他双手才支起上身就让人“踏”回地上。“梁京平……”

才喊出名字，男人一个眼色，手下们马上行动，开始拿柳明德来练拳。

“爹地！”柳世颖失了冷静，她心疼的望着父亲被他们欺负，痛恨自己的无能为力。

“你这个变态，放开我爹地！”

“娃娃，好女孩不会随便乱骂人的。”男人唇角扬着魔鬼般的冷酷微笑，细长森冷的眼眸填满恨意。“你爹地是罪有应得。他好好的当他的法官，本来是不关我的事，可是他干不该万不该去动了我弟弟。我可爱的弟弟，天真活泼善良的弟弟，我弟弟现在死了，我要你们一家人陪葬！”

贩人、贩毒、贩军火又是强奸惯犯的人会是可爱、天真、活泼又善决d？把他丢到天堂去的话，恐怕还没到就被天使把于门外。丢到地狱说不定冥王还嫌他会弄脏地狱而把他踢走呢！

柳世颖冷笑一声，“你弟弟要真有你说得那么好，我都可以让猪会飞。我爹地是全世界最公正的人，他不可能会误判的。”

男人眼睛一眯，伸手提起柳世颖。

“放开我！”柳世颖娇小的身子跟男人比起来，无疑是小巫见大巫。

“世颖！你放开世颖！”叶时娟欲扑上前的身子被其它人压倒。

“妈咪！”柳世颖一见母亲被人压倒，连忙叫道，一边捶打着男人。“你要对我妈咪做什么？放开我妈咪！”

“娃娃，你这辈子都会后悔你说了刚刚那些话。”男人眸里的怒气冷冷的蔓延开来。

“你竟然污辱我最爱的弟弟，我会让你尝到比死还不如的痛苦。”

柳世颖一时之间忘了呼吸，她被男人的话吓住了。

男人朝手下使个眼色，“这个女人随便你们怎么玩，别忘了让她丈夫看看她的表现呵！至于你，娃娃，我亲自来。”

几个手下一得到男人的命令马上就猴急地上前。

“不要！”叶时娟剧烈挣扎着，惨厉的叫声划过云霄。

“妈咪！”柳世颖伸长手徒劳无功的想救母亲，可是男人已经拽着她往更里头的房间走去。

“时娟！世颖！”柳明德眼见妻女受害却无法伸出援手，一股突生的蛮力使他打倒那几个拿他当沙包练拳的人，才挣扎地要过去救人时，“砰”的一声，柳明德的动作停格，眉心的小贯穿后脑，夺去了他行动的力量。下一瞬间，他犹如失了人操纵的木偶，应声倒地。

“爹地！”柳世颖全身冻结，刹那间，似乎有什么从她的身体平空消失了似的。

“明德！明德！”叶时娟见丈夫在自己面前死亡，失了心的狂叫，却仍受制于那些人。

男人收起仍冒着烟的枪，拖着柳世颖往里头的房间走去。

“娃娃，人生自古谁无死呢？”他露出个扭曲的恶意笑容，轻声哄道。

柳世颖使尽气力想挣脱男人的箝制，可惜任她再怎么努力也没用。

“你会后悔的，你一定会后悔的。”她冷凛结冰的语气让男人爆出一声大笑。

“别惹我生气，娃娃。”笑意在瞬间收起，男人不耐烦的把她丢在地上。

“假如，我说的是假如，你乖一点的话，我会考虑慢一点、好一点，让你死得痛快一点、爽一点。”

柳世颖吃痛的移动身子，直到无路可退，黑白分明的大眼有着浓烈的恨意，“你杀了我爹地，我不会原谅你的。”

不会原谅，到死都不会原谅……

“怪了，听说你是智商奇高的天才，怎么说出来的话还是这么幼稚？”

男人不以为意的嘲讽柳世颖，一边解开裤头往她走去。

柳世颖的背贴上墙，要她被这个变态强暴还不如去跟冥王打交道，惶然中胡乱摸索的手抓到一根细小的铁棍，她不动声色的握住，可身子却不受控制的发起抖来。

待男人来到她面前，提起她，她乘此机会想用铁棍攻击他，但被男人躲过，不过她也脱离了男人，背对着房门。

“好，有意思，太好了！”男人擦去脸上不小心让柳世颖划伤而流下的血，残酷的笑笑，兴味地弯起唇角。

叶时娟绝望的尖叫轧然停止，柳世颖整个人一震。

妈咪……爹地……都是这个男人害的！都是这个男人害死的！柳世颖愤恨的瞪着男人，剧烈起伏的肩膀突然变得平静。

“我不会放过你的，你杀了我全家人，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柳世颖微微一笑，眼眸有种暴风雨前的宁静。

男人皱起眉头，这娃儿的气势竟然压过他？

“你不会好过的，我一定会报仇……”柳世颖唇畔的笑容看起来特别可怕，她出奇不意的举起铁棍大力往自己的胸口插下去。男人微感惊讶地扬眉，看着她吐血、倒地。

血从她的伤口流出，渐渐浸染上地板。

男人被她眼中的恨意所震慑，竟心生凉意。他甩甩头，想甩掉这份寒凉，走出房间，冷眼望着柳明德已经僵冷的尸体和精神已经崩溃的叶时娟，轻轻一笑。

“走吧！”

“是。”还在系裤腰带的手下们忙跟上去。

久久，叶时娟涣散的眼神有了光芒，她温柔的望着丈夫和女儿的尸首。“等等我，别走太快呵！妈咪会跟不上的。”她抬起一块碎裂的玻璃往心口刺去。“要等我……”

柳世颖无神的眸子流下泪水，她无力地阖上眼，听着心跳睡去。

渐渐变弱的心跳声似乎是柳世颖心底的低喃：要报仇……

不知过了多久，屋内重新有了声响。

“少爷，不好了，太迟了。”来人进屋，一见到屋内的情况便朝屋外大叫。

一名才下车、身着合身西装、年约十五岁的少年一听，敛去惯有的笑容，反身朝车内另一名身着素色睡衣的同龄少年骂道：“都是你，林，谁教你那么慢。”

被唤作林的少年打了个大呵欠，一边下车。“拜托，关，我可是被你从美国挖回来的耶！你要我多快？就算搭火箭也只能这么快了！你看，我还穿著睡衣就赶来了，连换衣服也没时间——”

“好啦！都是我的错。”关温和地道歉。“咱们快进去看看情形。”

林未迟疑的点头，提着个手提箱就跟着关进屋去，他逐一检查柳明德和叶时娟的遗体，对关摇头。

关遗憾的叹口气，随即想起什么似的说道：“还有他们的女儿呢，海叔？”

随侍在侧的关海因主人的问话而让开身体，露出房内躺在地上的柳世颖，林马上去检查。

“关，去拿毛毯来，在车上。海叔，麻烦你去开车。”他头也不抬的检查柳世颖的伤势，小心地抬起她的上半身，因此引来柳世颖一声微小的呻吟。

“林，毛毯。”关递过毛毯。

林用毛毯包住柳世颖的身体，拦腰抱起她，关则顺手拿了他的手提箱，随后步上车。

“海叔，开车，医院。”关命令道。

关海未敢稍有迟疑的踩下油门加速离去……

三天后，各大报的头条这样写着：

（本报讯）法官柳明德一家三口惨遭灭门，遗体今晨在郊外一处弃屋被发

现。柳法官眉心中弹死亡，身上有多处被殴打的伤痕。夫人叶时娟致命伤为心

口的玻璃碎片，同时有遭多人轮暴的迹象。年满十岁的高智商天才柳世颖胸口

被锐器刺伤死亡。疑为柳法官仇家所为，警方正深入调查中……

炙热的阳光斜射入病房中，强烈的光芒连掩上窗帘都还可以感受到它的热度。

一名年约十岁、容貌姣好，脸色却苍白得像鬼的女孩呆坐在病床上。

她……还活着？有人救了她？那爹地和妈咪……她的视线落到移动桌的报纸上，上头大刺刺的刊载他们一家人被灭门的报导，讽刺的是一旁还刊着他们一家三口前些日子一同出游、笑得快乐的全家福，还有他们三个人各自的照片，爹地是身着法官服的大头照，妈咪是年轻时拍的艺术照，而她则是穿著大学学士服的毕业照。

不重要了，她再怎么聪明、成就再怎么高，也挽不回她已经家破人亡的事实。就算是天才，她也只是个比别人早熟的十岁小孩而已，如果她不要这么聪明，或许就不会这么难过、这么生气、这么想要报仇了。

“眶”，门的声响唤回柳世颖出神的心绪。

“关，她醒了。”林先进来，看见柳世颖清醒了，转头对身后的关说。

“是吗？”关俊美的脸孔跟着窜出。

“你们是谁？”柳世颖面无表情的问着眼前这两名大她好几岁的男生。

他们两个走进病房，各自找了座位坐下。

“放心，我们没有恶意。”关露出个优雅闲适的笑容，和善的安抚柳世颖。

“是啊！你的命还是我们救的呢！”林双手枕在头后，吹声口哨。

“多谢。”柳世颖淡然道谢，听不出语气里有任何感谢的成分存在。

“不客气。”纵使听出柳世颖并不感激他们，关还是微笑相待。“我叫关承羿，你叫我关便行。而他是林宣逸，同样的，唤他林便行。”

柳世颖没有反应。

“喂！你这个小女生跣什么，太酷了吧！”林宣逸不满的皱眉，早知道这样，不该为了她从美国穿睡衣回来。

“林。”关承羿朝他使个眼色，林宣逸冷哼一声。

“你们有什么目的？”柳世颖当作没听到林宣逸的不满。

“你听过达远贸易和明辉医院吗？”关承羿笑问。

“不关我的事。”言下之意是，就算关承羿和林宣逸分别是这两个分估国内不同领域龙头地位的集团少东也跟她没关系，没必要在她面前自抬身价。

“关，我觉得我们救错人了。”林宣逸恨不得没出手救过这个酷娃娃。

“不，我的眼光不会错的。”关承羿相当有信心的笑着。

柳世颖没兴趣再跟关承羿扯下去，她现在没时间跟他做什么集团名称调查，她得报仇。

“不要急，你现在急着报仇也没用，在台湾，你已经是个死人了。而且你毫无准备就去报仇，只是送死罢了！”关承羿笑着说柳世颖心中所想的。

“你要什么？”柳世颖寒若冰霜的眸子冷瞪着关承羿。

“只想邀你加入我们，以一份诚意。”他诚恳无伪的说。

“什么意思？”柳世颖不明白关承羿有什么企图。

“我们需要人才。”关承羿的笑容告诉她事情没这么简单。

柳世颖表情未变，“与我何干？”

她要报仇，他们能给她什么？报仇的机会吗？她虽然才十岁，可是智商有两百，他们别想拿她当十岁的小孩看。

“柳小姐，你想要杀你全家的人有什么下场？”林宣逸沉住气，恢复原本吊儿郎当的模样。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说到报仇，柳世颖的脸上起了变化，胸口的伤隐隐作痛，提醒她父母亲的惨状。

“如何达到呢？你已经死了，孤立无援，没有经过训练的好身手，无法全身而退。

何况你没有仇人的任何资料，有的只是一颗好脑袋和不要命的信念，这样，报得了仇吗？”林宣逸一字一句都说中了柳世颖目前的困境。

“那是我的事。”她抬首和林宣逸对视，脸上的倔强不容忽略。

“所以说，你虽然是个小天才，但成熟度还是不够。”林宣逸有意要引起柳世颖的情绪反应，故意说道。

“别以为你们救了我，我就会领情。”精致的脸蛋表情未变，但黑曜岩般的眸子燃烧的焰火和语气中刻意压抑的愤怒说明她心里有多么在意林宣逸的话。

“相信我们，我们只是想帮你。”关承羿温柔的话语消弭了剑拔弩张的气氛。

“怎么帮？你们怎么帮？”柳世颖激动的大吼，牵动心口的伤而痛得喘气。“爹地和妈咪……就这么死在我面前……那个男人的笑声……太可恶了……太过分了……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你们怎么帮我……怎么帮我？”

柳世颖捂着胸口，强忍已久的泪水汨汨落下。

“这样帮。”林宣逸无声息地靠近柳世颖，在她注意到之前，她的衣服已被他解开，拉下她的手查看她的伤势。

“放开我！”柳世颖恼怒的推着林宣逸，“你这个混蛋大变态！”

“闭嘴，再让伤口裂开的话，我就给你缝得又大又丑，让看到的人都不想接近你。”林宣逸半真半假的恐吓，但只吓住柳世颖三秒钟。

“那又怎样？我报了仇就好，管他伤口好不好看！”不甘示弱的吼回去，她小小的脸蛋上泪痕未干。

“很好。你不在乎我在乎，我可不想让我最新的实验在你身上失败。”林宣逸检查完她的伤口，发现并无大碍后才替她穿好病服。

柳世颖提防的看着林宣逸，不甚了解他在自己身上做了什么实验。

“我们会帮助你报仇，只要你加入我们。”关承羿轻柔、无压力的声音再次响起。

“你们是做什么的？”望着关承羿，他所表现的气度与她娃娃似的美颜和软软的童音完全相反。

“作奸犯科。”林宣逸为它下定义，脸上咬牙切齿的表情假得可以。柳世颖看得出林宣逸在开玩笑，所以没理他，直盯着关承羿，等他说话。

“你愿意加入我们吗？”关承羿含笑的注视让柳世颖皱起眉来。

“真可以帮我报仇？”她问。没来由的，关承羿和林宣逸的态度让她觉得不对劲，但她却不觉得他们会害她。

“是的。”关承羿点头保证。

“我加入。”为了报仇，她什么都可以抛弃。

“好，最后一个成员决定。”关承羿拿出一台水色的笔记型计算机，输入柳世颖的基本资料。“你选一个代称，以后所有的联络事项就用这个代称。”

柳世颖未加迟疑的说：“娃娃。”

那个男人叫她娃娃。

关承羿抬眼望了下柳世颖无意间流露出的强烈恨意，没有说什么便替她输入。

“欢迎加入，娃娃。”他伸出手。“我是水蓝，他是风扬，另外有两位伙伴，一位是傲炎，一位是冰山。”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的了？”柳世颖不耐烦，倨傲的抬高下巴，无规于关承羿伸出的手。

“噢？我没告诉你吗？”讶然的表情没有作假，但他随后笑道：“我们是一个锻炼身心，兼顾运动、安全及赚钱的组织。”

“名字叫四方，四个大哥哥都是十六岁，只有小娃娃你是十岁的小妹妹。”林宣逸补充说明。

“为什么？”柳世颖问的是名字既然叫四方，而又已经有四个人了，为什么还要她？没问出口的是，这几个人才十六岁，感觉起来却没有十六岁的样子，就像她。

“因为我的幸运数字是五。”关承羿天真的笑道。

“而且娃娃你很可爱，像娃娃似的。”林宣逸刻意提娃娃两字，没有意外的发现柳世颖的眼眸蒙上一层冷意。

“对了，因为是我和林救了你，所以我们可以跟你要三个要求。”关承羿突然出声。

柳世颖皱起眉头，没人告诉她救了她要代价的。“我没要你们救我。”

“要是我们不救你，你怎么报仇？”林宣逸反问。

“不关你的事。”她冷淡的回嘴。

“关不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救了你，你加入了四方，变成我们中的一员。”

而我们四方策一条定律，凡是成员被另一个成员救了性命，那个成员就欠了另一个神通广大的成员三个要求。以上条文只适用于新进人员。”林宣逸皮皮的宣布。

这摆明了就是欺负新人。柳世颖咬牙忍住想狠揍他一顿的冲动。

“我不会赖帐。”

“好。”关承羿和林宣逸互望一眼。“第一个要求，你报完仇后，不可以寻死。第二个要求，你报完仇后不可以脱离我们，说走就走。第三个要求，我们决定保留。”

这不只是为了柳世颖，也是为了日后可以看到一场好戏而要求。

柳世颖没有想到他们的要求竟然是这个，不知怎地，她对这两个陌生人，不，两个伙伴油然而升起一股不知名的感动。

“娃娃，你说你不会赖帐的呢！难道天才都是赖帐的专家？”林宣逸见柳世颖沉默不答，遂出口相激。

“不会，我不会赖帐的，我答应你们。”藏起心中的感动，她冷然回道。

关承羿和林宣逸两人相视一笑，不再说话。

眼神交流之际，为彼此的表现喝采。

十二年后

报章杂志斗大的标题及头条全是有关于黑道立委梁京平的事。

三天前，立委梁京平被治平项目的办案人员送往绿岛，检查官以多项罪名起诉，包括贩卖人口、毒品、军火，洗黑钱，教唆杀人……等，但其中最令人震撼的是十二年前柳明德法官一家三口灭门血案，梁京平涉有重嫌。此血案在沉寂了十二年、有效期限仅剩三年时爆发，证明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另外，梁京平台面上的事业完全垮台，据传是某商界大佬暗中操盘，梁京平不仅失了人望、名声，也失了财产，连律师费也付不出来……

一名穿著紧身黑衣裤的纤瘦女子伫立在墓园已有好长一段时间，她动也不动，活似人型树木。

久久，她取出一堆报纸在坟前烧掉，风扬起燃尽的灰，有一些还没烧到即被风挑起的报纸上写着“柳家灭门血案告侦破，凶手为立委梁京平”之类的话语。

她有一双黑白分明却呆滞的眼眸，镶在一对细弯的月眉下，小巧微挺的鼻梁下是弧线优美的菱形红唇。中分、长至耳旁的削薄短发随风扬起，一绺披于身后、扎得好好儿的及腰长发也跟着飞扬起来。

娃娃，她像个没有生命的娃娃，唯一得以分辨她与娃娃有所不同的地方就是她微弱起伏的胸口。

“爹地、妈咪，你们安息吧！”柳世颖呆然的眸子闪过一道悲恸的光芒，但消失得很快。“对不起，世颖不能去陪你们，因为我对关和林有承诺，不能死。”

是啊！不能死，但是她人生唯一的目的——报仇已经达成了。

一阵阵的空虚袭向柳世颖让恨意填满的胸腔，没想到报了仇之后的感觉一点也不好，报完仇后，她能做什么呢？

茫然的盯着自己空空如也、连风也捉不住的手。

接下来，她该何去何从？

她不能死，那她要做什么？做什么呢？

她不想回去四方，不想回去，因为其它人一定会影响她的意愿。

“唉！”柳世颖轻叹口气，“爹地、妈咪，我会再来看你们的。”

她弯下身抬起背包，表情波动瞬间恢复冷淡，迎风离开。

“咦？”一对年约五、六十岁的夫妇与柳世颖擦肩而过，其中的老妇人突然叫了一声。

“怎么了？”老先生因妻子的停步而转头询问。

“那只小姐——”

“那位小姐，老婆。”老先生连忙纠正妻子的措词。

“我知道。”老妇人狠瞪丈夫一眼。“那位小姐好面熟喔！”

“是吗？”老先生回头望了眼已不见踪影的柳世颖。

“是啊！好象洋娃娃喔！唉！说到洋娃娃，我就想到小叶子一家发生的事，小叶子跟那个女孩子有七分像……”老妇人欷吁不已，一边低头拭去眼前浮现的泪雾。

“好啦！好啦！我们快去看看小叶子一家好不好？别停在路中间挡别人的路。”老先生轻扶着妻子努力地想将她和自己往上推一点。他们已经阻挡了后头人的去路，他这老婆大人还在缅怀过去的事情，她这一遥想，没两三个时辰是不会停的，他可不想遭人白眼。

“你的意思是说我是路障啰？”老妇人双手叉腰，眸子瞪得大大的，似乎不敢相信老公会说出这种话来。

不，你是路霸。老先生在心中咕哝着，可嘴里却说：“当然没有，老婆，我的意思是时间不早了，再不去看看小叶子，我们回到家的时间会很晚。”

“对喔！那老头子，我们走吧！”老妇人想想也对，于是挽着丈夫的手，相偕往墓园里走去……

第二章

杨昊予走出机场海关，高大的身材惹来所有人的注目礼。难得有中国人长这么高，身材比例又这么完美，而且最重要的一点——他长得也不难看。

他略为停步，轻眯下隐于墨镜后的狭长美眸，浓黑剑眉也跟着皱了皱。

他直盯着前方大厅的人潮。

好高的男人啊……帅呆了……

那个老女人的钱包露了出来，好机会……

哼，那个混帐别以为跟我说出国出差就骗得了我……

嗯，这次出国得利爆我的信用卡，这才显得我厉害……

好讨厌啊！刚刚在飞机上有个客人竟然对我毛手毛脚的……

这次出国洽商一定得成功才行……

我是美人，大家注目的焦点……

机场内每个人的心思如同潮水一般朝他涌过来，他爬梳旁分的短发，抿紧薄唇。

“妈的，等飞机就等飞机，下飞机就下飞机，那么多话做什么！”杨昊予不悦的低咒。

他迅速走过人来人往的大厅，忍住脑袋不断膨胀的头痛，每个人的心思依旧不停的他冲过来。

“他妈的，你们给我安静！”他终于忍不住大叫。机场大厅里的人听见这一声雷鸣，还真安静了三秒钟，顿时现场鸦雀无声，连飞机飞过机场的声音听起来都比平常小很多。

不过，只有三秒钟，时间一到，所有的人都用怪异的眼光看了眼杨昊予后又开始说话。

“SHIT！”杨昊予扶住额，低头走过人群。每次出国、回国，机场嘈杂又混乱的声音对他就是一大考验。这次出任务让个聒噪烦人又野心勃勃的女人死缠烂打，好不容易脱离了她的八爪章鱼功，又得面对机场人群的考验，等

他回到舒服又温暖的家，他非得睡上三天三夜，不，十天半个月不可！

更可恶的就是那三个大混帐，老是把一些任务派给他，他又不是神仙，只是比平常人多了一项才能——别人所思所想不必他愿意，也不必他发功，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也就是别人说的什么超能力者、心灵感应者。

天知道他多不屑这个能力，偏偏从小到大能力愈变愈强，总有一天他会被这个能力害死！到时杨家死了独子，看他爸妈不找那三个害友算帐才怪！

该死！他头痛死了！混蛋水蓝！混蛋冰山！混蛋风扬！杨昊予边走边在心里咒骂，机场大厅到机场外只有短短数分钟的路程，但杨昊予走来却觉得是别人的数倍远。这些死人，不会派架直升机来接他一下吗？天杀的！他的头好痛！

突然，有个倒霉鬼在经过杨昊予身旁时不小心撞了下他的手肘，只有那么一下子，可是杨昊予却暴怒的捉住那个人的手臂，凶神恶煞的说：“喂，撞到人不用说一声对不起的啊？你这个人未免太没礼貌，小学老师没教你撞到人要跟人说——”

杨昊予满腔迁怒的话语在下一瞬间全部消失，他震惊地望着眼前这个女人，无法言语……会死，这个女孩子会死……可是……接触到她却出乎人意料之外的……

这感觉……他向来不曾体验过……娃娃……

柳世颖抬头斜视眼前这个捉住她手臂的高大男人，不禁一怔。

杨昊予？！傲炎？！

她只是无意识的逛到这儿，怎么也没想到会遇见四方集团中的傲炎。

他们从来没见过面，只因杨昊予很少下山，也很少到四方集团总部去，因此，他们只知道对方的存在却未曾谋面。不过，她曾看过杨昊予的照片——跟现在一样，也戴着墨镜。所以她可以很轻易的认出他来，但她不打算来个半路认亲。

于是，她当作没看见似的别过视线，甩开杨昊予的手想走。

杨昊予重新捉住她的手臂，大吼：“别走！”

老天！他说话非得这么大声吗？柳世颖已经觉得机场够吵的了，这个人的嗓门可以盖过机场所有的人。

她用没被捉住的那一只手捂住一边的耳朵，冷漠地命令道：“放开。”

他不会认出她，要把她带回去四方吧！她现在还没想出来报了仇以后要做什么，暂时不想回去。

“好舒服。”出乎意料之外的，杨昊予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吐出这莫名其妙的三个字。

柳世颖微蹙眉头，想摔开杨昊予的手，却发现他有技巧的在不用力的情况下有效地捉住她，不让她挣扎。

“放开。”柳世颖不想再重复第三遍，杨昊予要是再不放开她，她会让他“好看”，管他是不是四方里头脾气最不好的傲炎。

“好舒服。”杨昊予的词汇像在一瞬间从空气中蒸发了一样，只会说这三个字。

“好舒服。”

不轻易动怒的脾气提了上来，她冷眯起眼，才想狠狠的给他一记“黑轮”，她人就让俯下身来抱住她的杨昊予给制住了。

“放开……”快被杨昊予的胸膛闷得气竭的柳世颖挣扎地吐出话语来。老天！她要被闷死了！没人告诉她杨昊予是个喜欢抱死人的变态！也没人告诉她杨昊予是个大声公，她的耳朵还没从他刚刚的大吼中复原，现在就要闷死在他的怀里了，救命啊！

不，不对，她要是这么死了，那她对关和林的承诺不就不算了？好吧！让他闷死也好，这样她就不用苦思她的人生在报完仇之后要如何度过了，多省事啊！

柳世颖分析完状况，决定让杨昊予闷死她——虽然会很难过。

孰料，杨昊予的力道渐渐放松，然后整个人的重量倚在她身上，头枕上柳世颖的肩，而她也因此得以呼吸。她困难的支撑住自己，难以置信的睁大眼，这家伙的气息均匀的吐在她的颈窝，规律的频律证实他睡着了。

睡……睡着了？！

柳世颖气得全身发抖。他是猪啊！怎么随便抱个人就睡？混帐！

好……好重……看来她不是要被闷死，而是要让他压死……遣两种死法感觉都不太好。

“喂……醒醒……”柳世颖试着推开他，但他好象是黏在她身上一样，怎么弄也弄不开，连带的，也封锁住她所有可以攻击的空隙。

“杨大猪，杨死人，杨笨蛋，你快点醒过来！”柳世颖快撑不住他的重量了，偏偏机场内所有的人都当她和杨昊予是久别重逢的情侣，没有人看出她的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这些人眼睛都瞎了吗？她非得给杨昊予一点教训不可！

深吸口气，她困难的在他的怀里转身，捉住杨昊予的手，伏身想给他一个漂漂亮亮的过肩摔，哪知杨昊予是整个人趴在她身上的，使得她还没使出过肩摔之际，杨昊予的重量就全加在她身上，让她还没表现之前就先被压在地上。

老天！救命啊！柳世颖娇小的身材完全隐没在杨昊予的身下，苟延残喘的吸着气。

终于有人发现不对劲，找了驻守机场的警察前来帮忙，“救”出柳世颖。

“小姐，你没事吧？”扶起柳世颖的警察在看清她的面貌时不由得一愣，好可爱，好象洋娃娃的女孩子。

柳世颖冷瞄他一眼，立刻挣开他的扶持，上前想踹杨昊予泄忿，结果出奇不意的又被杨昊予抱住。

“放开我！”她死命的挣扎着，怎么那么倒霉，连报个小老鼠怨也不行，当场被逮到。

杨昊予一被拉起来就完全清醒了，察觉到柳世颖走近，为求自保，才又抱住她。这回他不会再舒服得睡着了。

“别动，不然我打你！”杨昊予让怀里不断扭动的柳世颖弄得心情烦躁，忍不住大吼。

为保耳朵的健康，她下意识的捂起耳朵不再妄动。

很好。杨昊予看柳世颖乖乖听话，反手捉着她的手大步往机场外头走去，无视于警察的存在。

而众警察们就算有几个比较大胆的想上前盘问，也让杨昊予丢过来的警视瞪得停步——即使他戴着墨镜，也不掩他散发出的气势与威严——只好呆呆的看着柳世颖让杨昊予拉走。

“放我下车！”柳世颖一出机场就想跑掉，但杨昊予眼明手快的掙回她，把她扔上一辆停在停车场内的黑色吉普车。“你这个人，我又不认识你！放我下车！”

“不认识我？嗯？”杨昊予嘴角扬起的笑容似在嘲笑她的自欺欺人。

柳世颖一呆，“我们素昧平生，怎么可能认识你？”

就算他们有那么一丁点关联，彼此没说过话、没见过面，就叫素昧平生。

杨昊予将她的心思暗读进脑，没做任何表示。

“你得放我下车，我跟你认识，你不可以……这是绑架……”见杨昊予没有反应，她激动的敲着车窗，想要他打开车门。

“娃娃，你再装下去不就破坏了我们四方的信誉了吗？”缓缓吐出这句话，杨昊予满意的看着柳世颖敲车窗的动作停格，震惊的回过头来看着自己。

心中想的不外是：他怎么会知道我就是娃娃？我们没见过面不是吗？

“谁是娃娃？”柳世颖在下一刻冷静下来。

杨昊予没理会她。

“娃娃。”他出声低唤，想起那三个大害友口中说的娃娃跟眼前这个好象不太一样，不过，她的的确是货真价实的娃娃，从两人接触的那一刹那起他就知道了。基于她是四力的一员、那三个损友捧在手心的妹妹、他的枕头……她可以纳入他这一生唯一不讨厌的女人之列。

“我……”不叫娃娃。柳世颖才想否认自己的身分，杨昊予一个眼神让她消音。

她干嘛这么听他的话？蹙起柳眉，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才刚和杨昊予见面就矮了他半截？

“我不叫娃娃，我也不认识你，不知道什么四不四力的，放我下车，让我走……”柳世颖的声音由先前的宏亮到最后的气若游丝，全因杨昊予摘下墨镜后的迫人眼神。

“你敢给我再说一次要走看看！”杨昊予不悦的拧眉咆哮。开玩笑，好不容易找到的“人形枕头”兼“活动护身符”他怎么可能让她就这么走了？他以后走进人群中时还得靠她呢！

“不能说吗？我是自由的个体……啊！”柳世颖整个人缩到车门边，捂起耳朵躲避杨昊予火力强大的炮轰。

“什么狗屁自由的个体，你是四力的一员就不是自由的个体！现在把安全带给我系好！”杨昊予没什么耐心的吼着。他要回家去睡觉，要不是怕枕头跑走，他才懒得带她回家呢！而且最重要的是，娃娃也在茫然今后该何去何从不是吗？那他这个从没见过面的伙伴好歹得提供她一个场所当作“见面礼”，让她“好好的思考”嘛！

柳世颖一边扣上安全带，一边在心里咒骂杨昊予。

变态男！机车男！社会的败类！幸好这些年从来没跟傲炎打过交道，不然这种惨境要是持续个几年，她不用等报完仇就先自杀身亡了。这个杂七杂八蛋，不仅霸道还恶质，活像地痞流氓，一点也不像外交官子弟！

“你再偷骂我看看。”杨昊予冷冷的瞪着柳世颖，恶声恶气的威胁。

柳世颖让他一瞪，不争气的皱眉、捂嘴，鼓起腮帮子，敢怒不敢言的瞪视杨昊予。

怪物啊！这个怪人，怎么她在心里偷骂他都知道？

现在她开始后悔没有跟唐皓钧他们多打听一点有关于他的资料。只是她根本没料想过自己曾在这么文明的地方遇见这个山顶洞人……

“啊！”柳世颖的冥想硬是被拉回现实。“好痛，你放开我啦！”

她吃痛的拍着夹住她鼻子的大手。

“我说过，别偷偷骂我。”杨昊予放轻力道，手往她的脸颊移去。咦，软软嫩嫩的，挺好摸的，他捏了捏，感觉不错。

嗯，他满意的微笑着，好好玩。

“杨变态！死傲炎！放开！好痛！”柳世颖大力地拍掉杨昊予的手，双手捂着脸颊和鼻子。

“杨变态？”他的语调一下子提得老高，眯起狭长、泛冷光的美眸。“嗯？死傲炎？”

柳世颖连忙摇头，深怕自己再受其害，谄媚的说：“杨昊予，傲炎，一级棒。”

他这才弯起嘴角，发动车子。

“这下子你可不得不承认你是四方中的娃娃了吧？”他知道柳世颖的档案代称，不过，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因为水蓝等三人都叫她娃娃。

柳世颖用斜眼看杨昊予，“是又怎么样？你吃了我啊！”

呜……她好可怜、好倒霉……二十二岁了，身手了得，智商高得不得了，竟然还会被一个变态威胁恐吓样样来……

“你再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看看，我就把你的行踪卖给关，看他们不马上逮你回去才怪。”杨昊予高高在上的胁吓柳世颖，深知她还不想回四方的心理。

柳世颖一听，不屑的别过脸去，不想看到杨昊予。她不想回四方去的心理都让他捉得死死的，这个变……傲炎真不是盖的。

“喂，你要带我去哪儿？”为求安全，她语气缓和了许多。

“回家。”杨昊予踩下油门，吉普车瞬间加速直冲出去。

“回家？”柳世颖记得杨昊予的家好象不是在很容易找的地方。据林的说法，那根本就是山顶洞人跟北京猿人才会住的地方。

“对，回家，现在你给我乖乖的睡觉，等过一段时间我再叫你起来开车。”杨昊予要柳世颖睡觉，省得到时候把车子交给她时，她睡眠不足，开到一半把他的爱车开到山崖底下。

柳世颖只敢点头，闭上眼睛，乖乖的睡觉。被杨昊予这么一折腾，她就算不累也累了。

四方集团的崛起是近五年来最为人称道的话题。

它其实才成立十一年，却已经在医学、精品业、进出口贸易业和信息业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四方集团最特殊的地方是它总共有四个领导人，这四位领导人分别掌管这四个行业。

说起这四位领导人，最为外人所津津乐道的大概就是他们的家世，以及他们不轻易曝光的神秘性了。

掌理四方集团旗下医院的林宣逸是脑科医生，父母亲一个是大大医院的院长，一个是医界的名门淑媛，平常除了在医学界的重大会议及四方集团的年度会议上可以见到他之外，其余时间他皆窝在医院，忙得像陀螺似的，根

本没时间在其它地方露面。但曾经见过他本人的人及记者都说：“林宣逸平常脸上就像戴着一张微笑面具，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卸下，让人完全猜不透他在想什么，是个令人惧怕的笑面虎。”

掌管四方集团旗下精品业的是杨昊予，他父亲是外交官也是中南部的大地主，母亲是银行家千金。个性孤僻的他只专注于香水研究，听说住在某座连最精确的地图也没标记的深山中，但大约知道是在南投附近。只要是由他研发的香水，通常都会被抢购一空，而他也是少数在欧美日称霸的精品业中的台湾脸孔。

四方集团旗下的贸易业由关承羿负责，父亲是商界大佬关辉，母亲是企业家的千金，要说四方集团领导人之中最常露脸的就是他了。俊脸上常带着一抹温柔的笑意，不分男女老幼皆一视同仁，温文儒雅的举止让不少名门千金为之倾倒，人人唤他“优雅贵公子”。

领导四方集团旗下信息业的是唐皓钧，父母亲皆是计算机界中知名的专家、教授级人物。同林宣逸一般，只有在四方集团年度会议上才会露脸的他，因为很少惹是生非，一般人对他压根儿不了解。

据闻，另有一个组织是这四位领导人与一名天才少女共组的台面下集团，这个组织的性质很复杂，听说只要委托人委托的事情对了五个人的味，就会由首领“水蓝”接下，再指派手下“风扬”、“傲炎”、“冰山”或“娃娃”执行，有时水蓝也会技痒自己下海。

根据可靠消息来源指出，水蓝、风扬、傲炎、冰山和娃娃各有所长。水蓝擅长情报搜集，资料之精确连CIA等人也要甘拜下风。风扬是易容高手，演技高超精湛，真人站在他面前都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冒牌货。傲炎擅长拳脚功夫，但他有一项更厉害的武器——总是可以在敌人付诸行动之前，先行得知他们的下一步行动，这项武器尤其在近身搏斗时更为有用。冰山是计算机高手，任何防卫程序、病毒在他面前都要自叹弗如。娃娃能文能武，但所擅长的项目不详，只因娃娃很少接任务，因此也很少人知道娃娃的能耐。

不过，就算是如此臆测，也不敢有人大胆的将这两个组织混为一谈。只因委托这个组织办事的人通常在完事后三缄其口，谁也不敢吐露半点有关这个组织的事，只道此组织的名字与“四方集团”唯一的共通点是都叫“四方”，其余的怎么挖也挖不出来。

总之，四方集团是当今企业界一个相当特殊的企业体系，四位领导人更是媒体记者争相采访的人物。但从来没有一个记者可以让他们破例接受任何专访，包括最活跃的关承羿。

“娃娃呢？”唐皓钧冲进四方集团总公司的总裁办公室。没见到预想中的人，冷眸中带着一丝焦急的问向正在长茶几前泡茶聊天的两人。

“不知道，一早就出去了。”身着蓝色西装，头发用定型液固定住，露出饱满天庭，面容俊美，透着水般温柔的关承羿拿了个原本倒盖住的杯子，注满还在冒烟的热茶，放在一个空座位前，再替坐在他的右手边，身着白色医袍，理着俐落的平头，左手夹烟，右手执着空茶杯的林宣逸加满茶。

“你们知不知道梁京平已经伏首认罪说他是杀害娃娃一家人的凶手？”唐皓钧坐到空位上，啜口香茗后道出这个他由飞机上看电现得知的新闻。

“那是娃娃弄的。听说梁京平在牢里被一些大哥大大玩得快死了。”刚动完一个满十六个小时手术的林宣逸捻熄烟，缓缓开口，“反正梁京平那个老变态喜欢玩一些特别的，这些大哥大大说不定正合他的口味。”

“那她现在人呢？”唐皓钧有些气结的望着眼前两位气定神闲的好友，怎么他们都不担心娃娃会自杀吗？打从第一眼见到柳世颖，他就看出她的人生目的就只有报仇，不论先前她的天分被捧得多高、先前对自己未来的理想有多少，总之，这些全化为一个目标——报仇，等报完仇她大概也不用活了。

“放心，娃娃有过承诺不会自杀的。”关承羿道出这个十二年前订下的约定。

“她不会赖帐的。”林宣逸拍拍唐皓钧的肩笑道。

“你们怎么不早说？害我一从美国回来，得知梁京平的消息后一颗心就提在那儿，深怕娃娃想不开去自杀。”唐皓钧甩开林宣逸搁在肩上的手，瞪他们一眼，责怪他们不早告诉他。

“对了，昊今天回台湾，要不要去他那儿聚聚？”关承羿提出这个无关话题的建议。

“天气那么冷！”林宣逸头一个反对，这几天寒流来袭，他才不要上山变成人肉雪人。“而且，我不想去他那儿被他炮轰。”

昊那火爆至极的脾气谁碰了谁倒霉，尤其当他从机场回来时脾气更可怕，他没那么笨自愿去当替死鬼。

“我有一个新的开发案要跟娃娃讨论。”唐皓钧打开计算机，查看里头的行事历，显然也有相同的共识。

“娃娃现在人又不在。”关承羿指出事实。

“对了，那娃娃去了哪儿？”唐皓钧这回去美国参加信息会议，有一些重点要跟娃娃商讨。

事实上，四方集团旗下的信息公司是由唐皓钧负责开发硬件及专业软件，而由柳世颖从事娱乐方面——Pc 游戏或是 PS 游戏的开发及代理。

“不知道。”关承羿和林宣逸同声说道。

“不知道？”唐皓钧睁大眼，林宣逸这个风扬不知道他还相信，怎么连有“八卦搜集站”之称的水蓝关承羿都不知道？

“娃娃需要静一静。”看出冰山唐皓钧的讶异，关承羿微耸肩。

“等她主动联络就好了。”林宣逸无事一身轻的说。

唐皓钧拉下脸，终于有了被害者的感觉，“那她的部分谁做？”

“我又不懂计算机这玩意儿。”关承羿谦让的笑笑。

“我只适合拿手术刀。”林宣逸也当仁就让了起来。

唐皓钧一口刚喝下肚的香茗差点全吐出来，这两个可恶的混蛋，故意不通知他，害他一回国就接二连三的受到打击……啊，他突然觉得肚子饿。

“关、林，”唐皓钧眯眼冷唤，“我去吃东西，再见。”

接着办公室的门“砰”的一声被关上，从里头传出关承羿和林宣逸得逞的笑声。

“我说，关啊！”林宣逸突然止住笑，和蔼的望着关承羿，好似关承羿是他儿子一样。

“有事？”关承羿笑颜未改，但眸里多了丝警戒。

“你不是要上山去看昊吗？顺便帮我向他问声好。”林宣逸提醒他要去看昊这时就得出发。

“噢，我没告诉你吗？林。”关承羿露出招牌的装傻表情。

“什么？”林宣逸奸笑几声，可是心里也有了个底。

“昊这回出任务听说被个美女缠上，心情十分低落，加上机场的酷刑，

他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治疗他的医生，所以我就叫直升机在楼上的停机坪等你，你忘了吗？”他轻声问道。

“我还有事耶！今儿个得回家被我爸妈玩……不是，是首个孝顺的乖儿子。不好意思，我得赶回家当孝子，不然我妈一哭，后果你是知道的，再见！”林宣逸火烧屁股似的想起身离开。

“喔，这样啊！那你别忘了顺道把你的直升机开回去喔！”关承羿的笑容愈发温柔，林宣逸脸一僵。

“他妈的！你把我的劲风开出来！”他大吼。

“我想反正你要去昊那儿，就叫人开到这儿了，没想到你不去。”关承羿置身事外，无辜的摊摊手。

林宣逸冷瞪关承羿一眼，一语不发地冲上顶楼去抢救他最心爱的直升机——劲风。

关承羿轻叹口气，“怎么要走也不跟我说一声再见呢？这林真是的。”

他缓摇头，执杯就口，享受的品着香茗，灵敏的听觉隐约听见林宣逸在顶楼的咒骂声，微扬的唇角弧度更大了。

不知道娃娃上哪儿去了？关承羿打开自己专用的水色手提电脑，本想追查柳世颖下落，但意念一转，放弃了。

还是让她自己好好想想吧！报了仇，她心头不一定好过，说不定找了个荒山野岭躲了起来，不想让他们找到呢！

摇摇头，他关上计算机，继续他的品茗度闲情。

第三章

死杨昊予！臭杨昊予！祝你睡死！祝你作梦被个大美人儿追得头破血流！祝你任务兴隆到死！柳世颖冷得咬紧牙根，连握方向盘的手指都僵硬得稍稍一动就会引来剧痛。

妈的！杨昊予他家到底在哪个洞、哪个坑，怎么离她向村庄里的人问路后已经快两个小时了，连幢鬼屋的影子都没瞧见，哪儿来的又漂亮、又大、又百格调的大屋子？

这死杨昊予，从一经过台中，换她开车开始，他就一直睡，睡到现在还没醒过来一下下。当初换手时也只告诉她他家在南投山区，沿着公路往上开就行了，可是……现在呢？没有一户人家可问路，没有一盏路灯可照明，连现在是不是在南投山区她都不知道。

“杨昊予，你快点醒过来呀！我想我迷路了！”柳世颖一边注意路况，一边叫着坐在旁边、车椅往后倒、安稳地躺在上头一动也不动的杨昊予。

杨昊予没有反应的睡他的。

柳世颖忍不住踩下煞车，刺耳的轻响在寂静又冷得可以的夜里听起来特别大声。

“杨昊予，你家在哪儿啊！”她推推杨昊予，边说还边吐着白烟。

真倒霉，她怎么会这么倒霉？在机场遇到这个素未谋面的同伴，然后在他的威胁逼迫之下很没骨气的跟着到他家来，谁知真应了林那家伙说的‘傲

炎跟史前人类住在一起”，她找了好几个小时都没找到他的家，而这家伙竟然睡得这么香甜，看了就想踹他一脚。

好端端的，她竟然会被他带到这种山区来，呜……好想回家喔！好想躲在被窝里忘记今天的事……

“杨昊予！你再不起来我就把你丢出去外面让你冻死，你听到没有！”柳世颖气不过的坐在他身上，揪着他的领子大叫。

这下子，杨昊予终于有反应了，只见他皱皱眉，微张黑眸，看清这个捉着他拚命摇、扰他安眠的凶手是柳世颖后，轻扬唇角，“娃娃，我就知道你被我迷住了，舍不得离开我……”

“去死！”把冻僵的手贴到杨昊予温热的脸庞上，她借机报复。

“你用这招没用的。”杨昊予气定神闲的躲开柳世颖的手，把座椅恢复正常，打个大大的呵欠。“真是没用，连叫你开上公路后一直一直开也不会，还把我叫起来。”

他的语气彻底激怒了柳世颖。

“他……他妈的！你自己一个人快活，让我帮你开车，又不告诉我你家在哪儿，害我冷得要命，竟然还说这种话，你这个……这个……”柳世颖骂不下去了，平地 and 山上的气温差太多，让她这个没准备衣物御寒的人冷得说不出话来。

杨昊予看了眼柳世颖，在没有路灯、所有的光线来源只有吉普车的大灯之下，他仍看得出她冷得发抖、牙齿正在打颤。

“没用。”这就是平常不多运动的后果，才几度而已就见她冷成这副德行。

“你……放我走，我要回家！”柳世颖找不到任何词汇来反驳杨昊予，气得直想回家。

“没用的小鬼，一失败就只会找家。”杨昊予捉着她，轻而易举的跟她换了座位，重新发动车子。真是的，这种天气车子随便停下来，再发动又得等引擎热了才能开，否则到时候熄火，就有得瞧了。

“喂，我二十二岁了，不是小鬼。”柳世颖双手交抱，不停的搓着上臂取暖，但也不忘回嘴，“你老贵庚啊？竟敢骂我小鬼，自己还不是个二十八岁的老男人。”

“你说谁是老男人？”杨昊予用斜眼看她，很有“求知精神”的问。

“呃……你一定听错了。”没忘记现在是杨昊予在开车，她可不想跟他死在一起。

“我说的是你是个二十八岁的万人迷。”

才怪，现代山顶洞人、北京人、爪哇人！会有女人喜欢你才怪！

杨昊予感应到柳世颖的心口不一，不禁仰头一笑，不想同她计较。

“记得，我家就在前面那棵大树右转，别转错边了。”他没将柳世颖的咒骂挂在心，一径交代着路径，将车子开进石子路。

她记路做什么？柳世颖张着疑惑的眸子不敢造次的盯着杨昊予。她冷都快冷死了，记路做什么？成了鬼之后别忘了来找他报仇啊！

“总之，给我记下来就对了。”杨昊予恶狠狠地瞪她一眼，命令道，“要是你走错路，可别怪我没警告过你。”

这附近还有一间房子，里头住着一对隐居的夫妇，不喜欢人家打扰。

柳世颖委屈的拧眉，她走的是什么运，竟然让个男人这么对她！好后悔自己没事到机场去惹麻烦。不经意的，她打了几个喷嚏，吸吸鼻子，她好

冷！

突然，一件厚夹克被丢到她头上，柳世颖的视线被夹克遮住，耳畔传来杨昊予的声音，“穿上。生病了可没人会照顾你。”

柳世颖一愣，穿上夹克没多久，冰冷的指尖立刻恢复了温暖。偷偷觑了眼正在开车的杨昊予，看见他心有灵犀似的转头过来看她，她连忙转开视线，原本想问有没有什么热的东西可以吃的话也跟着吞进嘴里。她头靠车窗，窗外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无聊之际，她的意识开始涣散，朦胧中，她似乎听到杨昊予在说话。

“你想得美。”杨昊予回答的是柳世颖想问有没有什么热的东西可以吃一事。

她当他的车是那种卖汉堡的车吗？

不过，没多久，他就发现柳世颖睡着了。

睡得沉的柳世颖倒没发现杨昊予专注的眸光和饶富兴味的笑容。若是她瞧见了，绝对不会像现在一般睡得如此安稳。

杨昊予洗过一个通体舒畅的热水澡之后，穿著浴袍、擦着头发走到客厅坐下。

茶几上只有一台三十公分见方的红色手提电脑，经过特殊处理的火红色看起来特别亮眼，在外壳的左下角有一个小小的、呈圆形的孔。

杨昊予取下挂于脖子上的项链，炼坠是一个精巧的十字架，中间镶着一颗纯度很高的红宝石。他将十字架的尾端插入那个圆形小孔中，手提电脑立即复活似的开机，连盖子都自动开展，液晶屏幕上显现的是四方的内建网络，以卫星操控，不是以电话连接，杨昊予将自己的右手掌印上屏幕，一道红色的线扫射过后，计算机屏幕才有了变化。

傲炎，你的身分确认。与水蓝联机中——

未久，屏幕上出现一堆蓝色的字体。

昊，难得你一下飞机就立即联机报告任务状况，平常最快要十天、半个月以后才会收到你的报告，你转性了吗？还是受哪位美人儿的影响？

怎么？不高兴我这么快回复吗？杨昊予打进一串字码，屏幕上出现的是人般的红色字体。

当然不是，只是太不寻常了，是不是遇到什么好事啊？蓝色的笑脸出现在字符串后头。

好事会告诉你才怪。任务顺利完成，就这样了。杨昊予打完就想下站。

等等，昊，你很无情喔！这回是哭丧的脸。

对待你这个大好人不必讲什么道义。你明知道我方完成一项研究，正想好好的休息一下，你劈头就来一个任务。你们全死光了还是重伤住医院，每个人都丧失了行动能力，非得请我下山不可吗？杨昊予洋洋洒洒的打了一堆，充分表达了他的愤怒。

喂喂喂，说话别这么毒嘛！只是刚好每个人都有事，而且我看任务挺适合你——

适合我吗？杨昊予打断关承羿的话，冷眸眯起。

不，是适合你母亲，杨妈妈。

关我妈什么事？杨昊予背脊一凛，事情要是扯上那个武则天一定没好事。

杨妈妈曾经嘱托我们替你找个好婆家……

我妈什么时候拜托你们这几个鸡妈妈的妈妈办事了？妈的！他就知道他老妈巴不得他赶快娶老婆，有一年她甚至突发奇想要他去当人家招赘的女婿，分明就是贬低他的身价！想他虽然有项怪能力，可是说身材是身材、说脸蛋是脸蛋，他老妈还一天到晚担心他嫁不……不，是娶不到老婆。他是不想娶，不然，手指一勾，不晓得多少女人要嫁他！

自从你那个集天下优点于一身的未婚妻不幸丧生之后，杨妈妈就找上我们几个，要我们看着你，以免你太伤心发生什么事，顺道再帮你物色好的媳妇人选。要是计算机也可以传送声音，杨昊予敢打赌关承羿一定是在偷笑。

拜托，我妈在我还在她肚里的时候就自作主张帮我订下什么姻缘，而且她订的时候，人家的肚子里有没有小孩都还是个问题。我连人长得是圆是扁都没见过她就死了，我怎么可能伤心过度？你什么时候这么听我妈的话了？分明就是故意要陷我于不义。我被那个女人弄得快要犯下杀人案了你知道吗？杨昊予忿忿不平的敲打着，弄得键盘嘎嘎响。

是是是，我知道你心里很气，但可不要把计算机弄坏，你知道的，唐上次对于你弄坏他精心设计的钥匙孔很不谅解喔！

他为什么不自己来试着插插看？我又不是故意要把孔弄坏的！反正任务顺利完成，以后有什么警民合作的任务别再找我，尤其当合作的对象是个花痴的时候。杨昊予打完这席透着无限威胁意味的话语后，“啪”的一声就下了站。

紧接着，心念一转，他联机到数据库去查有关柳世颖的资料。

%%柳世颖，档案代称：娃娃。十二年前柳明德法官灭门血案的幸存者，十二年后，亲手打垮凶手的一切，为父母报仇。但其在台湾的档案已属死亡之人，因此她的身分重新打造，名义上的养父母为关辉及冷月，义兄为关承羿，本人是个智商奇高的天才。

十岁普林斯顿毕业，十二岁普林斯顿电研所毕业，十八岁取得哈佛商研所及法研所博士学位，二十岁麻省理工工资研所毕业后回到台湾，即在四方集团中担任软件设计职务。

%%

第一个案件即是将杀亲仇人绳之以法。

天才？杨昊予冷哼一声，看不出是讽刺或是睥睨。在他看来，柳世颖挺多是个情报搜集器，不算天才。除了那些已得到的学位和报仇之外，她还有想过要做什么事吗？她实际生活上的能力糟得一塌糊涂不是吗？除了报仇，她还剩下什么？除了那颗高智商的脑袋之外，她还剩下什么？他所接触到的，是个对未来感到惶然无措的柳世颖，报完仇之后，她对自己的生命一点概念也没有，这样不可笑、不可怜吗？

不知为何，杨昊予心头掠过一阵微疼，他关上计算机。

室内恢复无声，宁静的山林让杨昊予的心绪整个平静下来，他擦干头发，伸个大大的懒腰。

想到什么似的，杨昊予笑了笑。

关说得没错，他的确是遇到好事了。或者该说，他捡到一个宝了，一个好玩的宝。

柳世颖一翻身，“砰”的一声，重物掉落地上的声音伴着些微的痛楚让

柳世颖心不甘情不愿的睁眼。

手脚触及的是一片毛茸茸的地毯，她皱皱眉，觉得胸口有一点痛。她迷糊的摸摸头坐起来，看见的是和她的房间完全不一样的摆设。从她的方向看来，她正面对着一大片落地窗，右手边也有一半的墙壁被打掉装上落地窗，靠近落地窗的地方有两个衣柜，再往左边看去是白色的床柜，她面前则是一张大床。

这里是……柳世颖努力的回想昨天发生的事情。

“啊！”她想起来了！

这儿不会是杨变态的家吧！

“什么杨变态？”杨昊予如鬼魅般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跟着，一记手刀落在她头上。

“好痛啊！”柳世颖捂着头转身，只见杨昊予弯下身子与地平视。红着眼眶的柳世颖受到二度惊吓，人整个往后移了一大位。“你要吓死人啊！好痛喔！”

“谁教你要在背后骂人，”杨昊予伸手拎起柳世颖娇小到只及他胸口的身子。“这是报应。”

他捏捏她红通通的颊儿。

“放手啦！”柳世颖拍掉杨昊予的手，一只手捂着头，一只手护住脸，深怕他再朝她的头和脸进攻。

“怎么？我的地盘还有人替我做主吗？”杨昊予眯起眼，冷冷瞪视着柳世颖，强调他是主，她是客。

“我可没忘记是谁硬把我拖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的。”她不甘示弱的吼回去，虽然气势稍嫌不足。

“我好象听到有人说我的地方鸟不拉屎。”右手置放于耳后，他想要再确定似的说，同时以眼神压迫柳世颖。

“哪有，你听错了！”柳世颖没有骨气的大叫。她可不想惹火了杨昊予，到时候倒霉的是她。昨天一天她已经被他欺负够了。

“很好，不然我本来要给那个人一顿‘粗饱’，现在证明我误听，那就算了。”杨昊予好笑的望着柳世颖防护的动作。“你吃不吃饭啊？娃娃。”

“吃。”看见杨昊予和善的笑容，她也跟着笑了起来。

娃娃这个代称在关他们长期的亲热叫唤下，对柳世颖而言，已有了另外一层意义。

“跟我来。”杨昊予捉住她的手肘往外走去。

柳世颖的笑容在见着那一桌子的菜肴时变得更加美丽。

“我真的可以吃？”开心之余，她仍存有怀疑的瞄瞄杨昊予。

“你怀疑？”他反问。

柳世颖连忙摇摇头，她问错了，应该是问这真的可以吃吗？

还没说出口，她的头又被敲了记手刀，“杨变态！很痛耶！”

老虎不发威，他竟然把她当病猫，太过分了，三番两吹的欺负她，她是女孩子耶！

怎么有人这么变态的欺负一个女孩子。

“你叫我什么？”杨昊予揪起她的领子直接将她带到怀里，低声质问。

“杨帅哥。”柳世颖立刻改口，虽然她心里已经将杨昊予骂得臭头。

杨昊予闻言只微微一笑，声音变得更冷了，“娃娃，我觉得你不怎么真

心的在称赞我。”

“怎么会呢？”扯出个僵硬的假笑否认，她人都在他怀里了，一个失言，她会不会被他抱死还是个大问题。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杨昊予紧抱一下之后，放开她。

柳世颖为防再次被他“捉包”，已迅速退到自认为安全的距离之外。

“吃饭吧！”他拍拍身旁的座位，要柳世颖坐到他身边。

“啊？！”柳世颖直勾勾的盯着杨昊予，摆明了不想坐那位子。

杨昊予再次冷眯起狭长带有邪气的眸子，抬高下巴睨着她，“要吃就坐到我旁边吃！

不吃就拉倒！”

什么嘛！看他的样子就像他是只大害虫一样，他哪咽得下这口气？

“不吃就不吃，你别以为我……啊！”柳世颖还没起身就让冲过来的杨昊予提拎而起，抓到他身边去。

“给我吃，不准剩，听到没有！”他凶巴巴的吼着。

“听到了。”柳世颖乖乖的拿起碗筷扒粥。

呜……她真没定力，为了一碗粥出卖灵魂……不过，粥好暖喔！还挺有口感的……

想着想着，“啊！好痛啦！”柳世颖放下碗筷，拍着杨昊予捏在自己鼻子上的手。

“放开啦！”

“吃饭不吃饭，胡思乱想。”杨昊予又捏了好一会儿才放开。

柳世颖抚着鼻子，不服气的朝他做鬼脸，但在杨昊予抬头的时候，马上换上一脸笑容。

杨昊予忍住笑，摸摸她故意留在身后的一绺长发。柳世颖防备的看着他的动作，深怕自己的头发成了牺牲品。杨昊予探到柳世颖这样的心思，眸里的笑意更浓了，但柳世颖心里的惊吓也更深。

不知过了多久，杨昊予玩够了之后，拿出一张清单丢给她。

“这是什么？”刚从惊吓中脱离的柳世颖愣愣的接住那张清单。

“今天你采买食物，这是清单。”他放开她的头发起身。

她当然知道这是清单，问题是拿给她做什么？柳世颖皱着眉看着手中的清单。

“因为你得开车下山去买。”杨昊予揉揉她的头。

挥开杨昊予的手，她气呼呼的说：“为什么我得……”不到一秒，她隐去话尾，低声喃喃：“我去就我去。”

呜……她又一次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以后一定会下地狱的……柳世颖看着清单上头的食物分量，不由得瞪大眼。

“杨变态，这么多我怎么拿得回来？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女子耶！你未免太过分了！”柳世颖退离杨昊予老远才吼出来。

“你要住在这儿就得帮忙做家务。”杨昊予快速移位的来到柳世颖面前，低头瞪着她，用比她更大声的音量朝她回吼。她得早日适应山上的生活才行。

“我又不是自愿……”

“嗯？”杨昊予冷哼一声。

“买就买，暴君。”后面两字柳世颖说得特别小声。

她真不懂为什么自己会对杨昊予这个才认识不到两天的人怕成这样？

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是吗？怎么她就是不由自主的听从他的话呢？一点也不像平常的她。

“今天我得进实验室，在我出实验室之前你最好把东西给我买齐回来，听到没有？”他大力的拍拍柳世颖薄弱的背。

柳世颖差点被打飞出去，她趁杨昊予不注意时忍住气地白了他一眼，“听到了。”

谁知道你几点出实验室啊！

“车钥匙。”杨昊予把吉普车的钥匙丢给她，没有响应她心中所想的。

接过车钥匙，她另一只手也伸了出来。“钱呢？”

“不用钱。”杨昊予头也没回的转身走出饭厅，柳世颖跟在他后面。

“为什么不用钱？”他当这整座山都是他家的啊？

“对，这座山头的产业都是我家的，你开那辆吉普车人家就知道你是我杨家的人，不会跟你要钱，还有意见吗？”杨昊予穿上实验用的长袍，回头反问。

地上种的东西是他家的，地皮可是政府的。

“没……没有。”柳世颖连忙摇头，她敢有意见才怪。

她的头已经被他的手刀敲得快痛死了，鼻子也是，脸颊也是，她可没有什么地方能让他玩的了。

“没有还不快去！”杨昊予没好气的看着柳世颖变化多端的脸庞。

“知道了啦！”没好气的回嘴，她心念一转，原本欲往外头走的脚步转回她昨晚睡的卧室。

幸好！在见着床上那件亮黄色、长及她大腿的大夹克还在时，她放松似的吁了口气。

要是她穿这样出去，稳冻死在半路上……而且……她觉得头有点痛，可能是错觉吧！

昨天晚上在车上睡着的时候一定没调整好姿势。

想到这儿，她不禁又想臭骂杨昊予了，没事把她架到山上来做什么！

柳世颖微皱下眉，所幸她惯穿紧身、有弹性的衣服，不然今早起床衣服肯定皱得不象样。想是这么想，她仍然拂拂身上那袭看不见皱折的黑夜，然后穿上那件黄夹克，出门去了。

“何老头，别说我们江西帮没有跟你说，你要是在限期内不交出芯片，别怪我们把你的公司跟你女儿……”一名身着黑色西装、头戴黑帽，配上黑色墨镜的高瘦男子与一名做同样打扮、但较矮胖的男子置身于偌大的办公室中，对着一名身着亚曼尼西装、年约六十的男子冷笑警告。

“我没有什么芯片，你们知道的，我没有！”男子害怕的摇头，背都贴到豪华皮椅上了，完全没了平时的威严及洒脱。

“是吗？”矮胖男子冷笑一声，不以为然的问。

“总之，你不在限期内交出芯片，你就守紧你的公司和女儿，或者……连你的命……”高瘦男子压下帽檐，转身离去。

“保重。”矮胖男子跟着离开。

办公室的门阖上，男子的战栗并未因他们的离去而消失。

怎……怎么办？他……该怎么办？何伟慌张害怕的直瞪着办公室的门，不停的发着抖。

“爹地！”何美冲进办公室，投入父亲的怀抱。

“美美，你没事吧？”紧抱住女儿，父女俩一起发抖。

“没事，爹地，你呢？”何美关心的问着父亲。

何伟摇摇头，瞬间像老了十岁一样。

“爹地，他们那些人有为难你吗？”何美担心的望着何伟，刚刚她看见那两个一矮一胖的人从爹地的办公室走出来，她好害怕父亲会发生什么事。

“美美，他们要芯片，美美。”何伟哀伤的吐出他们前来的目的。

“芯片？”何美脸色大变，“爹地，不会是那个吧？”

那个他们千辛万苦才得到的芯片。

“就是那个。”他沉痛的点头，“怎么办？美美，我们一旦给了他们芯片，我们就毁了，毕竟那是我们——”

“别说了，爹地，”何美要他噤声。“虽然那是我们跟那个人‘借’的，也借着它为公司赚进大把钞票，可是我们也把它的一些不足之处改善了啊！那已经算是我们的专利了，绝不能给那帮人。”

“可是美美——”

“爹地，你有听说过一个地下组织叫‘四方’的吗？”打断父亲的话，她眯起的凤眼闪过一道光芒。

“四方？”何伟搜寻着记忆。“你是说跟四方集团同名的那个组织吗？那个怪组织？”

听说那个组织只要委托的事情对了他们的味，无论如何都会圆满达成任务，但他们要求的报酬也是很奇怪的那种。

他的好友老曾曾经委托他们替他找回失踪多年的传家宝，事成之后因为执行任务的“冰山”看上他的传家宝，而被冰山当作报酬拿走了。有个国际知名财团曾委托他们捉拿著名的商业间谍，结果，执行任务的“傲炎”轰掉了他们的总公司大楼作为报酬。有一次，警察与他们秘密合作，案件圆满结束后，“风扬”取走警署性能最好的一架直升机，改装成自己的“爱机”当酬劳。

最精采的莫过于有一次，某组织直接点名跟头头“水蓝”合作，水蓝二话不说答应了，但接近尾声时，水蓝送了个大礼给警署，整个组织被警署查缉，罪证确凿……数以万计的怪行为虽然没有影响‘四方’的生意，可是……

“爹地，管他怪不怪，我可以保证这个案件他们一定很有兴趣接手的。”何美一想起获得芯片过程的曲折，就觉得一定会引起那个叫水蓝的头头的兴趣，到时候她就可以……

“你确定吗？”何伟可没女儿那么乐观。

“没把握我也会把它变成有把握的事情。”何美眸子燃起势在必得的光芒。“爹地，相信我，我不会让我们死掉的，一定会没事的。”

望着女儿笃定的脸，他决定相信女儿一次。“就交给你处理吧！”

何美得到父亲的同意，打开计算机，连接上四方的网络……

第四章

“滋——”的一声，吉普车停在一幢白色的双层洋房前。

“呼！”柳世颖呼口热气在手上，藉以暖和冻僵的手指，再把手放在发热的脸颊上取暖，顺道揉揉有些发疼的太阳穴和头。她边打喷嚏，一边往车窗外探去，暗自祈祷这间就是杨昊予的家，她已经花了好几个小时在找杨昊予的房子，怎知白天跟晚上的路明显有变化，害她都不知道怎么走。

迟疑了一下，她下车走向那幢看起来沉沉静静的屋子。屋子呈<字形，铺着红瓦的十字坡屋顶与白色的屋身形成对比，二楼有着一长串的长形上下拉窗，窗台有着很可爱的耐寒盆栽，门廊是采都铎式的拱形，柱子列有精美的花纹，而门呈长方形，上头有个铜环，铜环上雕着流线形的图纹，门的细缝有暖暖的气透出，显示有人在里面。

糟糕，早上出门时忘了看看杨昊予的房子长什么样子，现在可好，连这幢屋子是不是他家都不知道。不过，这种荒山野岭除了杨变态那种人之外，还会有人跟他一样发神经住在这种地方吗？

管他的！敲了门再说吧：柳世颖随意抓住铜环敲了敲门。

“杨昊予，你在吗？”她轻声唤着。

好一会儿，没人出来应门。

柳世颖觉得身上的厚外套似乎失了御寒的功用，微微的寒风正缓缓的追逐着她。

“好冷！”她打了个哆嗦，再次敲敲门。“杨昊予，你快开门，好冷的！”

还是没人应门。

柳世颖冷得受不了了，她踢了下门，“杨变态，快点出来开门，我好冷喔！你要是故意把我丢在外面冻死了，我就变成厉鬼缠着你！快点出来，死杨变态！”

这次，她又等了一下，开始觉得这间屋子可能不是杨昊予的，要不然听她这样骂他，他早冲出来对她处以“极刑”，哪儿能熬这么久。

“我不会是找错地方了吧？好冷喔！”柳世颖自言自语，才想转身离开的当口，门开了，一股热气从屋子里流泄出来。柳世颖听到声音连忙转头，趾高气扬的抬高下巴，“我就知道你一定忍不住要出来打我了！啊？”说完话，她才发现站在门口的不是杨昊予，而是一对俊男美女。“呃……对不起，我找错地方了。”

柳世颖呆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讷讷的道歉，一想到自己刚刚的话都让两个人听到了，她就觉得不好意思。

男子唇际噙着温柔的笑容，“不要紧。”

“天气很冷，你要不要进屋取个暖，然后以电话通知你口中的……呃……杨……我想是先生来接你？”女子同样笑意盈盈的邀请柳世颖。

“不用了，谢谢你们。”柳世颖露出个笑容，直到她发现自己竟然对这对陌生男女笑时才警觉的收回。她想表现出自己平常的漠然表情，可偏偏怎么也装不出来。

是因为从遇到杨昊予开始就一直被他欺负，所以她载了十二年的面具碎得无法再戴上？即使面对陌生人？

男女互望一眼，男子不经意的伸出手抚上柳世颖的额。柳世颖警觉的想退开，却发现他的动作更快。

“放开。”她防备的反扣住男子的手，冷眸不悦地瞪着男子。

男子和善的笑容未减，垂下手，柳世颖同时往后跃开一大步，警戒的看着这对男女。

“小姐，我劝你最好留下来休息一下，你有点发烧喔！”

“不用了。”柳世颖拒绝，觉得这个男人虽然在笑，可似乎不怎么欢迎她留下，她好象打扰了什么，而且他的身手……

“真是糟糕，绯，我已经劝过她了，她不留下，我也没办法。”男子故作无奈的摊摊手，低头朝女子无辜的笑着。

“你吓着人家了，她当然不愿意留下。”被唤作绯的女子推推他，再顺手捏了下他的脸颊，走出门廊与柳世颖相望，不理睬男子在她身后“我怎么知道对她笑反而吓着她”的咕哝。

咦？柳世颖注意到她的脚有点不方便。

“你好，我们不是坏人，只是趁休假来找我们的爸妈；没想到他们出门去了，才在这儿住下。你是头一个来访的人，而且有点生病。我想，你还是在这儿休息一会儿让我丈夫看看比较保险，好不好？我先生是医生。”她温柔妩媚的笑容软化了柳世颖。

柳世颖还真是觉得自己有点不舒服，于是轻点下头，“麻烦你们了。”

“哪里，请进。”女子侧过身请她进屋。

“啊，请等一下。”柳世颖把自己的背包忘了，里头可是有用来联络的手提电脑呢！

她奔回车上，拿了背包后才进屋。

“你先坐下来，我帮你看看。”男子请柳世颖坐下。“对了，我叫风力勤，这位是我妻子谷绯羽。”

“柳世颖。”柳世颖淡然回道。风？这个姓很少见，好象在什么地方听过。

背包传来“哔哔哔……”的声音，柳世颖低声道歉，虽然不怎么情愿，但还是打开计算机。

粉红色的计算机外壳相当少见，尤其是当她拿出颈上的粉水晶十字架项链打开计算机时，更引起了谷绯羽和风力勤投注的目光。

柳世颖失措的眨眨眼，感觉自己像待宰的猪只，但计算机又传出几声“哔”声，她连忙将右手贴在屏幕上，一条粉红色的线闪过。

没多久，屏幕上出现几个红色的大字——

娃娃，你死到哪儿去了？

是杨昊予。柳世颖心中似乎有个紧缚着的地方解放了。真是的，死了还能开计算机被你骂吗？她在心底咕哝着。

我迷路了……她用非常无辜的表情在打字。

屏幕上空了好久才出痕迹：你在哪儿？

我在风力勤的家，不晓得是哪儿。可是附近就只有他这一幢房子，四周一点人烟也没有。

乖乖待在那儿，我马上过去。

文字出现没多久，对方就切断了联系。

“杨先生吗？”风力勤在柳世颖关上计算机时笑问。

柳世颖觉得风力勤的笑容似乎没了刚刚的不欢迎，她回以一笑，“他来的时候可别跟他说我骂过他。”

风力勤笑出声，认真的为她看病。

“你休息一下。”他说完，起身到地下室去。

“先吃点东西好了。”谷绯羽端出热腾腾的饭菜，笑容可掬的说。

柳世颖摇摇头，不是谷绯羽做的饭菜不好吃，而是她没什么食欲。“我不饿，谢谢。”

这对夫妇的亲切笑容让柳世颖的防御心自然卸下，不适感也跟着精神的放松而来。

“生病的人好歹要吃一点食物下肚，空腹不好喔！”谷绯羽坐到她身边劝说。

“我只是有点不舒服，休息一下就好了。而且我……”柳世颖想了下对杨昊予的称谓。“我朋友就快来接我回去了。”

“你先把饭和药吃了，再等你朋友来接吧！”风力勤从地下室上来，手中多了几包药。“你有点着凉，不多休息不行。”

面对他们两人的笑容攻势，柳世颖不由自主的跟着笑了笑。奇怪，他们的笑容及态度竟让她感到亲切，没有陌生人的隔阂，于是她执起碗来扒了几口饭和菜。

“对不起，我真的吃不下去了。”柳世颖放下碗筷，忍着头疼歉然的说。

“没关系，你不要道歉。”谷绯羽和风力勤对望一眼，谷绯羽对于柳世颖的道歉显然有些意想不到。

“喔。”柳世颖孩子气的揉揉眼睛，勉强笑了笑。真是的，她开始觉得难受了。糟糕，等一下杨昊予来了要是看到她这副模样，会不会嘲笑她是泰山的年龄、阿婆的身体？

谷绯羽把手贴上柳世颖的额，柳世颖想躲开，可她出乎意料的发现自己没什么力气。

“力勤，她发的是高烧，你还说有点着凉。”谷绯羽生气的转向风力勤。

“只是高烧，死不了人的。”风力勤真是觉得那是“有点”着凉，尤其是对柳世颖这种练家子而言更是“只是”着凉而已。

“死不了人才怪！你没看到她的样子吗？”谷绯羽真不知道风力勤是从哪点来判断柳世颖的病情轻微的。

“绯，这种程度的病对柳世颖这种受过训练的身子来说不算什么，不然她也不可能撑那么久才倒下。依我看，她八成昨天晚上就着了凉。”将怒气冲天的妻子揽入怀，他笑道。

谷绯羽的火气这才消了大半。

“来，把药吃下去，然后睡一下。”风力勤为柳世颖倒了杯水。

“我不舒服……”柳世颖眨眨眼，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在一瞬间变得这么虚弱。她还想撑到杨昊予来呢！

“我知道，吃完药，睡一觉起来就好了。”他温柔的哄着柳世颖吃下药。

柳世颖乖乖的吃药，之后倒头就睡。

“力勤……”谷绯羽看着丈夫，担心风力勤下的药量会对柳世颖造成伤害。

“多加了安眠药，让她一觉到天明。”一把抱起已然昏睡的柳世颖往楼上走去，他一边安抚着担心的妻子，“不要紧的。”

柳世颖不安的动了下，在风力勤的怀里调整位置，想让自己睡得更舒服一点。

“我说，绯，我已经遵照你的指示救了这个大娃娃，我的奖赏呢？”风力勤见谷绯羽体贴的帮柳世颖盖被子，不禁吃味的讨赏。

“在这儿。”谷排羽弹了下他的额头。

“什么？我费了这么大的心力只得到一个弹额头？这怎么行？”风力勤不费吹灰之力的抱起谷绯羽，俊脸凑近，充分说明他的不满。

“别开了，小心吵醒柳世颖。”谷绯羽躲着他的脸。

“我给了她两颗安眠药，醒得了才怪。”

“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啊？”谷绯羽忧心的问，两颗安眠药对人体而言已经是很大的负荷了。

风力勤不高兴的板起脸，不平的指出，“老婆，我发现自从我们结婚之后你就再也不关心我了。”

“我哪有？”谷绯羽喊冤。

“不然我们好不容易可以在老爸、老妈不在的情况下共度两人世界，为什么你又要我救这个娃娃？”风力勤指出谷绯羽不关心他的罪状。“这个娃娃一出现就破坏了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气氛。”

刚刚柳世颖敲门时他就不打算应门了，偏偏他老婆硬要他开门。

“喂，救人是医生的职责耶！你见死不救对得起人类吗？”谷绯羽鼓起腮帮子，手环着风力勤的颈子笑道。

“我对得起自己就好了，对得起那么多人很累的耶！”风力勤抱着她走出房外，将安静还给柳世颖。

“你这个庸医……呜……”谷绯羽的话全让风力勤吻去。

“好了，我们应该继续刚刚未被打扰前的事了。”他一字一吻的亲着爱妻，不给她任何“讲情”的机会，手也灵活的褪下谷绯羽的衣服。

“力勤……”谷绯羽明眸半阖，捧着他的头，手指插入他的发，低唤着。

力勤抬头，四目交接，唇瓣才相合，一阵突兀的敲门声打醒了两人的激情。

“该死！”风力勤措败的低咒，难得粗暴的神色惹来妻子一阵轻笑。

“别气了，去看看是谁。”谷绯羽穿好衣服，给丈夫一个深吻后便要他去应门。

敲门声在他们俩未应门之前大力的响着，蕴含着狂猛的气势，看来此人来势汹汹。

“为什么荒山野岭也会有来客呢？”风力勤意犹未尽的吻着谷绯羽，一边抱怨，他起身理好衣物才上前拉开门。

冷风灌进屋内，门口站着一名外套实验白长袍、里头穿著红色 T 恤与黑色紧身裤、跟风力勤差不多高的男子。

这种天气穿这样……有勇气。风力勤暗自打量了下杨昊予。

“娃娃在吗？”杨昊予在见着风力勤时皱起眉，怎么……他探不到这个男人的心绪呢？

“娃娃？”风力勤重复问题，笑了下，“你一定是杨先生了。”

杨昊予点头。奇怪，这个人……真的很奇怪……他是自己活了二十八个年头以来，第二个探不出心思的人。

“这么快就能找到这儿不容易，请进。”风力勤保持着笑容，请杨昊予入屋。

一进屋，杨昊予又是一愣，怎么这个女人的心思他也探不出来？

他病了吗？杨昊予的眉头纠结，脸色看起来很吓人。

“你好，谷绯羽，这是我丈夫风力勤，至于你口中的娃娃应该是柳世颖吧？”谷绯羽并未被杨昊予的脸色吓到，安适自在的问。

“她人在哪儿？”杨昊予试图探索谷绯羽和风力勤的心绪，结果一无所获。

该不会他太担心娃娃的安危，以至于探不出眼前这对男女的心绪？这个死娃娃，要她采买食物采买了一整天，他为了她还只在实验室待了两个小时就提早出来；没想到从早上等到天黑都不见她的人影，急得他差点跳墙，幸好想到用网络联络，不然他到现在还会在家里“痴痴”的等她回来。

“楼上。”谷绯羽见风力勤没什么心情回话，只好扮起公关人员。“她有点着凉，吃过药后就睡着了。”

着凉？杨昊予的心跟着凉了半截，也没问主人愿不愿意让他上楼，就径自奔上去寻找娃娃了。

“好傲的小子。”风力勤在杨昊予的身影投入二楼时换下笑颜。

“人家有傲的本钱啊！”谷绯羽倒觉得杨昊予挺对她的眼的。

“他的眼神怪怪的。”像什么都可以知道似的。风力勤的笑容回到脸上，他不太喜欢这个傲气小子，但体内整人的细胞活跃的告诉他，这是个捉弄的好对象。

“你就是看人家顺眼才这么说的对不对？”眼见风力勤唇边盈着恶魔般的笑意，她知道这位杨先生要倒大楣了。“是你说的，我们要过两人世界的。”

“怎么？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好玩的玩具，你不想玩？”风力勤柔情似水地在她耳边轻问。

“我没你那么无聊。”嘴里虽然这么说，可是她心下却跟着他蠢动起来，反正他们俩硬请了足足两个月的假期，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半月，剩下的两个星期拿来跟“新朋友”培养培养感情也不错。

“是吗？”风力勤诚恳实在的问。

“先说好，不能太过火喔！”谷绯羽撞撞丈夫的腰提醒道。

他以一个笑容作答。

此时，在楼上的杨昊予突然感到背脊窜过一阵寒意。

柳世颖困倦的翻身，睡了这一觉，她不舒服的症状好了很多。那个叫风力勤的医生还真不是盖的，改天有机会可以介绍他给林认识。

“娃娃。”杨昊予不得不佩服柳世颖的本领，连在半梦半醒之间都能想事情。

这声“娃娃”把柳世颖从睡梦中唤醒，她眨眨眼，视线由模糊变清明，所见的是杨昊予的脸。

“哇！”她惊叫一声半坐起身，眨眨眼再眨眨眼，确定眼前的人真是杨昊予后，露出个笑容，“杨昊予，你来得好快。”

是你睡得太死。他来了好几个小时，都已经天亮了。杨昊予没回话，径自将手探向她的额。“听楼下的人说你着凉了。”

柳世颖并不排斥额上暖暖的大手。“好很多了。你……”她打量着杨昊予的穿著。

穿这样不冷吗？她都快冻死了，这个杨昊予还只是穿著 T 恤和一件实验用的白长袍。

不过，这话她可没胆子说出口，万一他以为她轻视他而给她一记手刀……

“哎呀！”柳世颖心里的预感果然成真。“杨变……杨昊予，你干嘛打我，

我是病人耶！”

“谁教你看不起我。”杨昊予傲傲的料睨柳世颖一眼，他长年生活在山上，这样的气温对他而言不算什么。

“我又没怎么样。”委屈的抚着被杨昊予打过的地方，她嗫嚅着。

咦？柳世颖这两天没怎么运转的脑袋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怎么她在心里想的事情也让杨昊予猜个正着？她没有说，也没有显露出来不是吗？

“你现在才发觉也太迟钝了吧？”杨昊予翻翻白眼，原以为她早知晓他有看透人心的能力，结果，他是高估了。

但是对楼下那对夫妇，他的能力却失灵了。

“才一看到你就被你强扯……”柳世颖在杨昊予微挑眉的注视下改口道：“带来做客，哪有时间想你的能力？”

而且还一直被你欺负，治伤都来不及了，哪会去想到你是个超能力者。她在心底想着。

杨昊予眯起眸子，“怎么？怕了？”

他不希望柳世颖怕他，三个伙伴都能接受他，没理由柳世颖不能。

“你也是人，不是吗？”柳世颖倒很坦白，笑着指指自己，“要说异类，我也是一分子啊！智商高的异类，从小就被送到国外去念书，不是吗？”

杨昊予锐利的眸光和缓了下来，他扬起唇角，弄乱柳世颖已够乱的短发。“难得有这么白痴兼笨蛋，连自己也照顾不好的异类呵！”

“我才没有！你少给我乱扣罪名。”挥开杨昊予的手，她不服气的从床上站起来，想以彼之道还治彼身，但杨昊予一个退步，柳世颖就整个人往前倾入他怀里了。

“娃娃，没想到你这么猴急的想对我投怀送抱。”他唇角扬起个恶意的笑容，有力的手环上柳世颖的腰，另一只手抬起她的下巴，含笑眸子对上她恼火的星眸。

“你……你再靠近我看看，我还没刷牙洗脸，也还没洗澡，全身都是臭味，你……”柳世颖的嘴巴被捂住，杨昊予警觉的望着门。

他眯起眸子，没想到有一天得靠着自小的训练来辨别房外是否有人。通常只要有人靠近他方圆十公尺之内，他都可以听到来人的心声，但这招也遇到敌手了。

“我们是否打扰了？”风力勤听到房内的骚动平息，朝谷绯羽点下头，她打开门，只见杨昊予和柳世颖两人姿势暧昧的看着他们两个“不速之客”。

“对。”杨昊予答得干脆，并以眼神示意他们可以走了。

“既然打扰了，那就先说声抱歉吧！”风力勤将手中的托盘放下。“药在吃完饭后一个小时之内吃下，会有点想睡觉。”

“不介意的话，可以用浴室，我去帮你拿换洗的衣物。”谷绯羽无视于杨昊予冒火的瞪视，笑容也未因任何“外力”而逸失。

“那真是太好了。”柳世颖不吝于给风氏夫妇笑容，他们早在昨晚就攻下了她的心防，除了四方之外，她还是第一次对外人有这么大的好感。

“那我们不打扰了。”风力勤揽着妻子的肩往外走去，踱到门口时突然像是想到什么似地回头，“杨先生，不会小气的不让我们知道你的名字吧？我们交个朋友嘛！毕竟我们因为令‘友’而结识。”

总不能一直叫他杨变态吧？虽然风力勤很乐意。

杨昊予恶狠狠的瞪了眼脸上写满了“恩人”两字的夫妻，再瞪了眼置

身事外的柳世颖，冷冷的吐出：“杨昊予。”

“不介意的话，可以一起到楼下用餐。”风力勤笑意盎然的邀请。

不介意？他可介意得要命！杨昊予不给面子的冷哼一声，“不用了。”

风力勤和谷绯羽毫不在意的挥挥手。

“那我们先下去了，有事大声叫吧！”说完这句废话后，他们俩的身影消失在门口。

“啧！”杨昊予冷扬起眉，这对夫妇怪到极点，一点也不怕他，他不喜欢这种感觉。

“你干嘛对我的朋友这么凶？”柳世颖挣开他的怀抱，不悦的蹙眉。

“我不喜欢他们。”双手交抱在胸前，低头看着柳世颖不高兴的容颜，他不想说出自己为探不出他们的心思而困扰。

什么时候开始他也依赖着自己的能力了？

“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难道你希望每个人一见到你就怕你吗？”柳世颖宣告风力勤和谷绯羽对她的重要性。“他们是好是坏你用你的能力一探不就知道了？”

说得容易，杨昊予抑止翻白眼的举动。“我现在处于休息状态，能力使用过度对身体是很大的负荷。”

这是林宣逸常常对他说的。人类的身体承受的压力过大会整个崩溃，像杨昊予这种不会控制自己力量的人，能力对他而言是颗不定时炸弹，因此他居住在这种人烟稀……不，是没有人烟的地方，让自己的身心都能得到充分的休息。通常他出一次任务回来，要七天的时间才能完全恢复，可这次有柳世颖在身边，他竟然只睡了十个小时就复原了。

这也是杨昊予硬拉柳世颖上山的众多原因之一——当枕头。

“喔。”柳世颖应了一声，虽然没说出口，但杨昊予感受到了柳世颖那一瞬间心情的忧虑，不由得笑了。

“快去梳洗吧！”他温柔地捏捏柳世颖软而富弹性的脸颊。

柳世颖冒着生命危险白他一眼，在他做出反应之前赶快逃到门边，依着门对他扮个鬼脸，马上冲下楼去。

听着楼下她和谷绯羽交谈的声音，杨昊予的笑容更加柔和了。

只是……一想到风力勤和他的夫人谷绯羽，他的笑容隐去，眼神冷硬。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昨晚他来的时候并未见到原先住在这儿的那对老夫妇，那时他心系娃娃，加上探不出他们的心思，没有多加注意老夫妇的失踪。老实说，他只听山下的居民说过，有对老夫妇住在离他不远、约莫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姓风。这封年轻夫妇也是姓风，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他不管，重要的是，他无法得知他们的心思。

这种雾里看花的感觉十分不好受。

第五章

杨昊予不着痕迹的打量着风力勤和谷绯羽，深究着自己无法得知他们

心思的原因。

适早他托关承羿替他查有关这两个人的身世背景，资料说明他们是来自美国的风家人，是四方集团附属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医生风咏欢的侄子，他们一家总共有六人，被华侨们称之为“风屋家族”，但他们喜爱昵称自家为“风入院”。这一大家子以特立独行著称，很少与华侨界联络，自成一格，在美国有自己的一片天空。

风力勤是老大，精通各种外科手术的医生。谷绯羽，据说十几年前是很有前途的芭蕾舞星。而风咏欢就是他有生以来第一个无法知道她心事的人。

没想到他们这群人……

不行，没有办法清楚知道他们的心思，让他感到十分没有安全感。挫败的滋味十分不好受，他得找个空档试试自己的能力是否真对他们两个无效。

“杨昊予，杨昊予？”柳世颖的叫唤声把他从冥想中拉回来。

“嗯？”杨昊予低头看着她。

“风大哥他们听说你有个很大的花房，不知道可不可以参观一下？”她笑问。

娃娃的笑容并不是针对他而发的……

杨昊予不喜欢柳世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她的救命恩人身上，因而对风力勤和谷绯羽的敌意更深。

“当然可以，走吧！”看柳世颖企盼的眼神，知道她也很想一探花房究竟，于是他爽快答应。

“这小子很讨厌我们。”风力勤和谷绯羽走在后头，用着只有两人听得到的音量说。

“当然。我们占去了娃娃大部分的注意力，是我，我也会讨厌。”谷绯羽聪慧的猜出杨昊予的心事。

“喔？”风力勤的语气说明他的讶异，但眸里闪耀的光芒说明他早知道杨昊予对柳世颖抱的是什么心态，才会故意阻在两人中间，连柳世颖感冒好了，他们两个人还厚颜无耻的……咳，是推却不得的接受柳世颖的邀请，到杨昊予的住处一叙。“绯好聪明，我都看不出来耶！”

“少来。”谷绯羽瞟他一眼，“若非早看出，你又怎么会离开咱们那个温暖的窝，舍得放弃我们重拾的安静跟着跑来？”

“真是生我者父母，如我者好妻子绯也。”含笑执起谷绯羽的手，他凑近唇际一吻。

“什么时候跟清扬学了这一嘴油腔滑调？”谷绯羽依着他取笑道。

“咳！”杨昊予重重咳了一声，提醒两人别太旁若无人。

“花房到了。”柳世颖很有风度的撇开他们两人的调情不谈。

风力勤夫妇报以自然的微笑，跟着进入花房。

约莫五十公尺见方的花房里植满了各式各样的植物，这里是杨昊予平常实验的地方，四方各种的香水大部分是由这儿研发，然后交到四方另一个研究室中加工再出品。不过，花房看似没什么，事实上布满了安全措施，一个不注意即会掉入陷阱，不得翻身。

“好厉害。”谷绯羽带着欣赏的心情环视四周，各种花朵看起来或许杂乱没有统一件，但仔细观察之下，可以发现花儿都被细心的照顾着，并且乱中

有序。

“这还是我头一次进花房呢！”柳世颖挽着谷绯羽的手，两人走在前头，愉悦的赏着花。

“娃娃是做什么的呢？”杨昊予是种花，研究香水的——虽然跟他的外表很不搭调，但世上哪有每个人都是“表里如一”的？那么柳世颖呢？谷绯羽有点好奇柳世颖是怎么被杨昊予拉上山来的。据她的说法，他们在机场的会面是第一次正式面对面，可他们先前应该就认识了，否则对人有防卫心的柳世颖是不会如此轻易就让杨昊予拉上山的。

柳世颖一呆，明眸转了转，“如果你指的是现在的话，我也不知道我该做什么。”

“怎么说呢？”

“我……我没有活下去的目标。”她微微一笑，想来，这还是她这几天以来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

“娃娃？”谷绯羽让柳世颖言语中的自暴自弃吓着了。

“我活在世上唯一的目的已经完成了，所以自觉没有活在世上的必要。”她望着自己空虚、什么也捉不住的手。“但是我有过承诺，绝对不能死，不能自我了断。这就是为什么我活着的原因，可是……我还没想到要怎么去过自己剩下的日子。”

“娃娃，你才二十二岁就放弃了人生吗？”谷绯羽微眯起眸子，在柳世颖身上，她看到自己的影子。

“我不晓得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值得我活下去的事物。”所有的精力全拿来制裁梁京平，她从没想过之后要做些什么，要不是她这个重然诺的个性，她绝对会死。“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报仇。如今仇报完了，我所学、所执念的也就没有用处了，我……变成了一个无用的人……无用之人没有必要活在世上。”

“报仇的感觉如何？”谷绯羽转移话题，她为这个女孩子感到心疼。

“很不好。”柳世颖吐实，苦涩的笑容绽在她娃娃般的可爱容颜上实在不怎么合适。

“我以为我会如释重负，其实不然，很空虚，觉得什么也没有了，什么都无所谓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没有目标……好茫然，就连只要活着不死，都觉得好难。”

“曾经我也跟你一样，只是活着，拒绝任何人事物进驻我的心。”谷绯羽低喃道，“活着似乎就只是在等死亡的那一刻来临。”她在柳世颖讶异的目光注视下继续说：“我为了这只脚过了十年这样的生活，后来被力勤大肆的破坏，才有今天的我。我开始懂得去欣赏周遭的每样事物，懂得去珍惜周围的人们。我相信你也有自己想要珍惜的人，不是吗？”

柳世颖想摇头说没有，可是她的脖子像里了石膏般动弹不得，眼前浮现关承羿温柔的笑容、林宣逸狂放的神情、唐皓钧冷漠而认真的态度，以及杨昊予高傲不驯及霸道的举止。

她没有想要珍惜的人吗？柳世颖自问。

“我的缺点在于太过钻牛角尖，以至于什么也看不清，不但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别人。我希望你能好好想想，别那么快为自己的人生下定论。人在还没有进棺材之前都还是有改变的可能性的。”谷绯羽说出自己的心得，这话打死她也绝对不会对风力勤说，省得他的恶魔标志——三角尾巴又露了出

来。

“我……”柳世颖无法再理百气壮地说出要死的话了，经谷绯羽这么一分析，她反而觉得自己有点傻气，她可以选择不报仇的，好好的过自己的人生。并不是说她后悔，而是……报完了仇，剩下的时间是她自己的，她没有必要再跟着赔进去。她一直想不通，而关他们崇尚让她自己想通，并不逼迫她，她才会整个陷下去。

“等死的过程中总要来点有趣、刺激的事情，别让这段路走得太无聊。”谷绯羽看出柳世颖的动摇，来个完美的结论。

呵呵！她太厉害了，这下子力勤可得要大大的崇拜她一番了！谷绯羽回头想给力勤一个笑容，转瞬间，她的笑容仅在脸上。

下一秒，她没多做考虑的往回冲，连正在思考的柳世颖都被她的冲劲牵连而差点跌倒。

“羽？”世颖跟着回头，心思却在见着杨昊予高大的身影倒下时凝住。

“啪、啪、啪……”意识到自己身上某处发出这样的声音时，杨昊予一呆，低头看着地上的血滴，那是他的血……

“杨昊予！”没有多想，柳世颖无法分辨掠过心头的紧缩为何，也跟着跑回杨昊予身边。“杨昊予！”

杨昊予捂着鼻子，霎时感到头晕目眩、天旋地转，撑不住自己的倒向花架，幸而被风力勤眼明手快的揽住。

“喂，你没事吧？”一进花房就见杨昊予死瞪着他，瞪到后来流鼻血。好端端的竟然流鼻血，难道他美到连男人也觊觎？风力勤挑眉暗想。

“没事……”杨昊予想推开风力勤的扶助，但他没有付诸行动，风力勤有力的扶持对他而言是一大助力，他能站着还是靠风力勤的帮忙。

“杨昊予，你没事吧？”柳世颖赶到他身旁撑住他另一边，忧心地望着他。

脑中浮现一幕幕电视、电影演的那些超能力者使用能力过度，身体承受不住重创……

“傻瓜，我不会有事的。”杨昊予嘲笑柳世颖的胡思乱想。

“可是……”你流血了。柳世颖明眸不自觉地透着深沉的忧心，她小心地扶着杨昊予。

“你把头朝下，让脏血流干净。”风力勤温和的声音响起。

杨昊予捂着鼻子照做，谷绯羽则拿了纸巾给他擦血。

“你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到我们的屋子去吧！”风力勤镇定的下命令，语气柔软但听得出其中所含的命令意味。

“我不去。”杨昊予不用风力勤。

“杨昊予，你就让风大哥看看，不会有什么损失的。”柳世颖慌张的劝着，她不想再见到任何一个与她有关系的人在她面前发生什么事，尤其是他。

杨昊予深思地望了眼柳世颖，缓缓点头。

柳世颖这才安心地笑笑，扶着他缓步走向风力勤的车子。她不爱看平常就爱欺压她的杨昊予这般孱弱的模样，总觉得坏人应该更长命些才对，要是像杨昊予这种坏蛋却不长命，那多没意思啊！

“痛！”杨昊予在进入车厢后打了下她的头，柳世颖后知后觉的捂住被打痛的部位。

“杨昊予，你干嘛打我！”

她瞪向身旁的杨昊予，他受伤还有力气来听她的心思吗？

“你自己知道。”杨昊予没有多做解释，他头快痛死了，刚刚实在不该硬使用能力去探风力勤的心思的。现在虽然在柳世颖身边觉得舒服很多，但她也不可以借机骂他是坏蛋呀。

“哼！”柳世颖不领情的冷哼一声，他现在不舒服，肯定打不过她，谅他也不敢太嚣张。

“我现在是病人，你敢打我？”杨昊予洞烛先机的先发制人。

柳世颖皱起眉，不情不愿的别过脸去，不理睬杨昊予。好不容易有机会报仇，她竟然不敢下手，真是负了她“娃娃”的称号。

杨昊予“闻”言只是一笑，头搁在她的肩窝，闭目养神。

柳世颖发现杨昊予靠着她睡着了，不自觉地调整一下姿势，让他更好睡，没多久，她也睡着了。

谷绯羽从照后视镜见着两人沉睡的模样，不由得轻笑出声。

“你不觉得他们很相配吗？”她问着开车的丈夫。

“有我们配吗？”风力勤反问。

谷绯羽但笑不语。

“你的脑波异于常人的发达，若我没猜错，你应该是个超能力者。”风力勤在为杨昊予检查完之后，看着迅速出炉的报告，如是说道。

“是又怎样？”杨昊予双手交抱，倨傲的神情完全没了适才的病态，倒是他心里对于风力勤完全未改的态度感到些许讶然。

“不怎么样，只是以医生的立场奉劝你一句，别使用得太过火，就算你异于常人，身体还是跟平常人一样，当身体无法承受脑子的过度使用时，容易产生疾病。”风力勤沉着的述说，一字一句打进杨昊予的心里。

“我有个朋友也常这么对我说。”他想起林宣逸的劝告。

“那么你有一个好朋友。”风力勤将那叠资料销毁。

杨昊予扬眉，“为什么？”

“要是资料流出去，有你好受的，杨少爷。”谈笑之间，他的情绪并没有多大起伏。

杨昊予本人是一个很好的实验活体，只要是医生、科学家都会有一定的认知，像他能力这么强的超能力者可以活这么久是上天的恩赐，而解谜是医生和科学家最大的使命，难得风力勤没有解剖活人的兴趣。

“你是我见过最奇怪的医生。”久久，杨昊予下了这样的定论。

“谢谢夸奖。”风力勤轻扬唇角，不客气的接收。

杨昊予宽心一笑，伸出友善的手，“我想我欠你一声谢。”

“知道就好。”风力勤毫无芥蒂地握住他的手，反正他和绯也将杨昊予无视于他们的态度连本带利的回报了。

“不知道杨昊予怎么样了？”柳世颖坐在门廊处伸长腿，视线落到屋前的小路上，轻声喃道。

“放心。”谷绯羽一派轻松自在。“你担心他？”

“嗯。”柳世颖诚实的点点头。“虽然跟他认识的这些日子以来，每天都被他欺负，可是看他这样，不知怎么的，很担心他会出事。或许因为他是伙伴吧！”

她为自己的忧心找了个理由。

“他用相当特殊的方法转移你的注意力。”谷绯羽小声地咕哝道。

杨昊予那种睥睨天下、目空一切的男人竟然能让这个娃娃似的可人儿放在心里，虽然她还没有自觉。

“嗯？你说什么？”柳世颖没听清楚。

“没什么。”她笑着拉拉柳世颖故意留的长发。

“你在说我什么坏话？”杨昊予的脸倒着映在柳世颖的眼帘中。

“我哪敢哪！”柳世颖吓一大跳，背往后靠近杨昊予。

杨昊予长臂一伸，把柳世颖拉了起来，薄薄唇线勾勒出一抹高傲的弧度。“谅你也不敢。”

“哼！”柳世颖不屑的冷哼一声，亏她还为他担心个半死；没想到他没两下子又生龙活虎似的，看来自己是白担心了。

“原来你这么关心我啊！”杨昊予大手弄乱她的短发，再捏捏她粉扑扑的颊，语间暗藏着难以察觉的欣悦。“不过，我这么健壮，你白操心了。”

“对啦！我好心被雷亲到，你放开我，别让风大哥他们看笑话啦！”柳世颖让杨昊予悬空抱着，两只脚在半空中晃呀晃的，很不踏实。

她虽然像洋娃娃，可也是个人哪，他怎么抱她像抱娃娃似的？她人已经够矮了，再被杨昊予一抱，更加突显她的恨天高，呜……

“又在乱想什么？”啼笑皆非的放下柳世颖，他真不明白她的脑袋都装了些什么。

柳世颖还没回话，视线就让某种东西遮去，陷入一片黑暗。“杨昊予，你盖我布袋！”

我跟你无怨无仇……”

她拼命挣扎，很直觉的脱口而出。老天，她的小命虽然不怎么值钱，可也是命啊！

闷笑声自风力勤和谷绯羽口中逸出，杨昊予则扬了扬眉，不甚温柔的将外套重新披上柳世颖的肩，让她重见光明。

“啊。”柳世颖这才发现杨昊予丢了件外套给她，而不是……

霎时，她双颊绯红，不敢看杨昊予，更没脸面对风力勤夫妇。

杨昊予手掌落在柳世颖的背上，对于刚刚的事件不予置评，只说：“回去吧！”

“喔。”不知怎么的，她心头好象有某种东西直线上升，塞满了整颗心。她穿好外套，朝风力勤和谷绯羽挥挥手。“我明天再来找你们。”

“走啦！”杨昊予趴在车门处瞪着柳世颖，不耐烦的催促，“慢吞吞的，一点精神也没有。”

“来啦！来啦！一直催我，我才大病初愈耶！谁像你恢复力那么强……啊！”她一边走一边抱怨，突然一个踉跄，整个人面向地地倒下去。

杨昊予眼明手快的抱住柳世颖，让她免于跟地面上的石子接吻。“笨蛋！”他的手捏上柳世颖的鼻，低声骂道。

“别捏我！好痛！”柳世颖忙着拨开他的手，忽略了他和风力勤他们视线交会的交谈。

杨昊予抱着柳世颖上车，发动车子，一句再见也不道的离去。

“这小子真不讨人喜欢。”风力勤从背后抱住妻子的腰，下巴搁在她的肩上，黝黑瞳眸因笑而眯起。

“正对你的胃口啊！”谷绯羽把手放在丈夫环着自己腰部的手臂上。“这一分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他们。”

“会有机会的。”吻吻她的发髻，他拉着她的手进屋。

“可恶！”何美气竭地抡拳打在键盘上，计算机发出微小的声音，不一会儿，屏幕上所有运作中的程序全数停摆，呈现当机状态。“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美美，怎么了？”何伟在办公室外就听见女儿挫败的吼叫。

“爸爸，我们的委托让四方拒绝了。”她缓缓吐出这个刚刚才得知的消息。

“那我们该怎么办？”何伟的慌张一下子涨得老高，为了这件事，他的白头发激增，原以为女儿可以请到四方那些有力的帮手，现在看来，他要多为自己准备几箱染发剂了。

“不怎么办。”何美暗下脸色，四方这些家伙竟然敢看轻她，说什么由于组织内的人员目前正处于休假状态，“无暇”接小任务。

这分明就是侮辱。

“别以为我是好惹的。”无视于父亲的慌张，她兀自握紧拳头，紧绷的唇畔硬是扯出个弧度。“不接是吧？我就要你们给我吃下这个案子。”

“美美，你怎么了？这么生气？四方不接算了，我们自己解决好了。”何伟费了好大的气力才吐出这些连他都不怎么敢听的话。

“笑话，我们自己能解决得了，何必大费周章的找四方？还受到这种羞辱？我何美不会让他们好过，他们不接，我就一定要他们接下，总之无论如何，四方一定得接下我们的委托。就算失去芯片也在所不惜。”她关机再开机。

“美美，我们的麻烦已经够多了，何必再惹四方？”何伟抱持着息事宁人的心态劝戒女儿。

“不，是他们先惹我的。”她切入公司计算机内部，叫出一个图形文件。

“我不会忘记那两个叫‘水蓝’和‘冰山’的人五年前把我整得多惨，那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吃败仗，加上这次的回绝，我要让他们知道我已非吴下阿蒙。”

五年前，自恃才高八斗的何美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材生时，侵入四方的专属网络，被那时闲得发慌、在自家网络上漫游的关承羿发现，跟她玩了一会儿捉迷藏，何美被迫得半死，落荒而逃。第二次，她不服输地再上站，让镇守网络的唐皓钧逮个正着，被他惨电了一顿。这对向来心高气傲的何美来说是一大打击，因此对四方是仇视得不能再仇视，伺机出怨气报仇已经有五年之久。

“主人。”计算机传出一个合成的男声，屏幕上同时出现一个蓝色的冰山。

“我有个任务给你。”她双手交抱往椅背靠去。

“请指示。”机械化的男声和怪异的蓝色冰山让人感觉有股冰冷的凉意逐渐蔓延。

“侵入四方的网络，把里头的东西破坏。不要全部，只要引起他们的注意，让他们知道侵入源头就行。”何美高高在上的下命令。

“美美，这样不太好吧……”何伟心有顾忌的开口，但他的话在何美一个眼神扫过来时逸去。“算了，随便你了，只要你可以收拾后果便行。”

“没什么是我收拾不了的。”她眯起眸子冷笑，“听到没有，S1？”

S1——蓝色冰山的名字——没有任何异议的回答：“是，主人。”

一下子，屏幕净空。何美这才关机。

“这下子你们还不接我这个案子就太胆怯了。”何美低喃，她等这个机会等很久了。

什么四方，在她眼里与没有能力的孩童一样脆弱。

“等你们来替我解决了江西帮之后，我就要你们瓦解。”她信誓旦旦的微笑。

一旁的何伟忧心忡忡的叹气，希望女儿这样乱玩之后，他的项上人头还保得住。

宁静的早晨，氤氲的雾气缭绕在山林间，使得斜射的阳光看起来金光点点，十分耀眼。蓊郁的林木盘踞山间，竞相追逐太阳，渴望得到更多的照料。在众多林木之中有一块空地，空地上建有一幢占地不广的白色平房，呈T字形，有着透明的落地窗和如茵的草地，屋子后方有一幢占地比房子远大的花房，里头植满了各种花草。以地理位置来说，这幢不应该出现而出现的屋子使得山间添加了几许神秘的气息……

“不要啦！我还要睡。”柳世颖的惨叫声从无人气的屋子里传出，“杨昊予，你让我睡，我要睡觉啦！”

“今天我要去一个地方。”杨昊予不让她再沉迷在温暖梦乡中。

“不要去行不行？”她真的还想睡觉，没有人这么早起床的，连小鸟也没有，她不要做比小鸟还早起床的人。

“不行，今天你得跟我到一个地方去。”比雷公还大的嗓门完全震醒了还在昏睡状态的柳世颖。

“去地狱也不用这么早，才五点钟不到……好啦，去就去。”柳世颖的抗议成了赞成，认命的边揉着睡眼，边让杨昊予拉出门。

早上四点半，杨昊予就发神经似的挖她起床，命令她梳洗，换过衣服后就直接把她往外拉。她还想睡得很，杨昊予竟然把她拉离温暖的被窝，她会让他害死。

不知道有没有人因为睡眠不足而死的？柳世颖拉开吉普车的车门，哀怨的想着。

“你在做什么？”杨昊予站在离她五公尺远的地方，好笑地看着柳世颖睡眼惺忪的模样。

“上车啊……啊……”她边说边打呵欠。

“我们不坐车。”他左手拿着件外套，空着的右手朝柳世颖伸去。

“不坐车？”柳世颖皱着眉、苦着脸。“要做苦行僧吗？”

杨昊予不答，只偏了下头要她跟上。

柳世颖又打了个呵欠才把手放进杨昊予朝她伸出的手掌中，被他拉到身边。

“你能不能跟我说我们要去哪儿？”在被杨昊予套上外套时，她问道。

“跟着走就对了。”杨昊予睨她一眼，不给她再问话的机会，拉着她便走。

第六章

“哇……哈啾……好冷喔……”柳世颖吸吸鼻子，贪婪地望着眼前的美景，一边拉紧跟雪衣同等级的外套，一边发抖。

杨昊予有先见之明的把她揽进怀里取暖。“漂亮吧？”

他们正站在某处山崖上观望着阳光怎么把环绕山间的雾气给驱散，碧绿的树木因阳光的照耀使得沾附在树叶上的露珠活似发光的钻石，整片山林的露珠一发起光来就像夜晚的繁星，在绿色的森林间不停地闪烁。

“漂亮。”柳世颖抬头给杨昊予一个笑容。“原来你要带我来看看这个，早说就好了。”

杨昊予没有接话，意思很明显——到了就知道，何必他浪费唇舌。

看出这层含意的柳世颖朝他扮个鬼脸，“你不体贴一点是交不到女朋友的。”

“我不需要女朋友。”他答得干脆。

柳世颖反而因为他的回答而愣了愣，不晓得该怎么接下去，只好说道：“喔。”

杨昊予把外套的帽子套上她的头。“生气了？”

万籁俱寂的情况下，他很快便能探出柳世颖的心思。

“没有啊。”柳世颖咕哝。老实说，她知道杨昊予很霸道，是行动派，很多事情他觉得多说无益，可是这样却让她觉得有点啞然若失。

但究竟在怅然什么她自己也不是很明了。

“杨昊予，为什么你要把我硬拉上山？”柳世颖突然想起这个问题。

“不为什么。”耸耸肩，他提供了个不是答案的答案。

“不为什么吗？”她怀疑的仰首看他。

“不然你以为有什么？”杨昊予聪明的把问题丢回柳世颖身上。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你肚里的蛔虫。”她想不透讨厌人讨厌到得居住在荒山野岭的杨昊予为什么把她拎回山上。

盯着柳世颖若有所思的表情好一会儿，他突然低头吻住她微张的红唇。

柳世颖受惊的张大眼，却因此让杨昊予更加深入的吻她。她完全无法反应，只能可怜兮兮的接受杨昊予的拥吻，直到觉得肺部的氧气被榨光了，灼热的窒息感袭上全身，杨昊予才放开她。

柳世颖一得到自由就拚命的呼吸，“要死了你……吻那么久……我都快窒息了……”

没想到接吻是这么痛苦的事，她再也不想尝试第二次。

杨昊予眸里精光一闪，待柳世颖的呼吸较平稳时，抱住她又是一吻。

这回是痛苦、是甜蜜不得而知。只知两个小时后，他们回到屋里时，关承羿的传讯也同时到达，要柳世颖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四方集团总部。

四方集团总部

“咦？昊，你怎么下山了？”关承羿的惊讶在见着杨昊予身后的柳世颖时更惊讶了。

“娃娃？”

糟了，糟了，他的视力出了问题了。想他才二十八岁的芳龄，正值人生大好的阶段，眼睛竟然出了问题，瞧他看见了什么？

他看见向来没见过面的杨昊予和柳世颖一起走进他的“闲居”。

不会吧？这种不可能的事情一旦出现在面前，关承羿不得不怀疑自己的眼力及脑袋的接收力是否出了问题？

“关，我回来了。”柳世颖欲上前给关承羿一个属于亲人的拥抱时，让杨昊予拉了回来。“杨昊予，你干嘛？”

她莫名其妙的回头注视拉住自己的杨昊予。

“不准抱他。”杨昊予微眯起眸子，厉声警告。

“什么？”柳世颖没听清楚。

“娃娃！你终于回来了，我好担心你啊！”杨昊予还没开口，一道白色的身影就疾冲进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抢”过尚被杨昊予拉着的柳世颖入怀，戏剧性的大叫着。

“哈啰，林。”柳世颖没有反抗，静静的让林宣逸抱着，但对于他所说的话有八分不信。他是那种天塌下来有高人顶着，不然就赶快蹲下来别站着让天压到的那种人，会担心她才怪。

“来，娃娃，让我看看你好不好。”林宣逸才将柳世颖推离自己一点，想看清她这些日子变瘦了没，她人就让杨昊予拉回去。“咦？昊？！”

在看清拉走柳世颖的“人犯”之后，他的讶异不小于关承羿。

“好久不见。”杨昊予这句问候是由咬紧的齿缝进出来的。

“好久不见了。”林宣逸看出杨昊予在生气，却不知道他的怒气从何而来。反正杨昊予只要一下山，接触到都市的人群，心情就会变糟，脾气就会变暴躁，谁知道这回又是哪个陌生人惹到他了。

“昊，你怎么会跟娃娃一起出现？”关承羿恢复冷静之后问出他最想知道的问题。

“什么？！他们一起来？”林宣逸不敢相信的睁大眼看着杨昊予和亟欲挣脱的柳世颖。“不会吧？可怜的娃娃。”

他找死的话语惹来杨昊予的白眼。

“我们就是一起，怎么样？”杨昊予威胁的口吻蕴含着相当大的怒火。

他没想到……完全没想到柳世颖会跟这三个人这么亲密，他们三个拿柳世颖当妹妹也就算了，可是柳世颖心底……他很清楚，他们三个人占了很大的分量。

他不想承认自己很后悔这么晚才认识柳世颖。

“娃娃回来了？”唐皓钧人未到声先到，难得提高音量的他声音在办公室外就听得到。紧接着，不难想象唐皓钧会像一阵风般吹进来，杨昊予眼明手快的将柳世颖拥入怀里，让唐皓钧抱空气。

“娃娃？”对于自己只有抱到空气的事实，唐皓钧感到不解，站直身四下寻找柳世颖的身影时，也同时看见了杨昊予。“昊？！”

“嗨，唐，我回来了。”被紧抱在杨昊予怀里的柳世颖举手朝他打招呼。

“不会吧？”唐皓钧那张冷脸在讶异过后恢复成平常的面无表情，但困惑的眼神却告诉大家，他内心的讶异有多深。“这真是太可怕了。”

他诚实的说出自己看见杨昊予像个妒夫般抱着娃娃时的感觉。

“唐皓钧。”杨昊予冷下脸，实在不知道他和娃娃在一起的事实有这么不堪吗？

“啊，我的肚子突然好饿，关，有什么好吃的吗？”无心理会杨昊予的威胁，吃东西是唐皓钧在面对无法处理的情境或是太过震撼的场面时的疏通

方式。当然，看见杨昊予跟柳世颖在一起的事实够震撼，可以媲美能卷起海啸、震垮大楼的地震。

关承羿走到办公桌后，打开抽屉，拿出一包饼干丢给唐皓钧。

“好了，现在昊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会跟我们亲爱的小妹妹一起出现在总部的原因了吧？”林宣逸很好奇这两个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为什么会他们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凑在一起，原以为他们两人会在他们的安排下见面的。

“不为什么。”杨昊予含糊的回答，拉着柳世颖坐入沙发。

“才不呢！我是被他……”柳世颖辩驳到一半就没再说下去，因为她发现自己被杨昊予拉上山的事实在是很糗。

“被他怎么样？”三个人异口同声的大叫，语气里的关怀溢于言表。

“没……没有啦！”她摇摇头，并且抡拳捶了一旁偷笑的杨昊予。“我们在机场遇到了，他就请我上山做客。”

拙劣的谎言让关承羿、林宣逸和唐皓钧三人疑惑的挑眉。

娃娃的表情分明就是在骗人，杨昊予那个山顶洞人哪可能“请”人，还上山做客咧！

不过，看柳世颖急于隐瞒的表情，他们也就好心的不多问，毕竟眼前的事情重要多了。

虽然他们都看出了事情有了出乎意料的发展。

“先谈正事吧！娃娃，我有个任务要让你去执行。”关承羿微敛色，不带笑意的俊脸有种冷冽的疏离感。

“说吧！”挣开杨昊予的手，她双手交握，明白自己有责任接受关承羿指派的工作。

“何氏信息最近委托我们保护他们免于一个黑道帮派——江西帮的侵害，我很慎重的回绝了。”关承羿轻叹口气，不怎么明白自己回绝的方式哪儿出了问题，竟惹得何氏向他们展开报复。“不过，他们对我的回绝不接受，还展开了攻击咱们网络的行动，很明显的，咱们非接受不可。”

“然后？”柳世颖听出关承羿的语意。

“然后我们只好勉强接下这个案子。”笑容回到脸上，但他的神色明显诉说不止如此。

“烦死了，关，你就直截了当的说不就好了，还在那儿拐弯抹角。”林宣逸打个哈欠，不耐烦的催促。

“吃快弄破碗的道理你明白吗？”关承羿仍是那副悠然的模样，看不出有任何急切。

他转向柳世颖和杨昊予，“原先我还担心你会应付不来，但是现在……”

关承羿的笑容让柳世颖皱了下眉。“关，你是要我去查何氏找到了什么有用的帮手足以侵入我们的网络并且破坏它，还有假装接受他们的委托，保护他们吧？”

“没错。”关承羿微笑颌首。“但是现在有昊在，你只需专心替我们追查那个有力的帮手为何。根据唐的分析，那不是人，可能是机械。”

“机械？”柳世颖望向唐皓钧，唐皓钧面无表情的点点头。只有机械才能反应那么迅速，毫不迟疑。

也对，鲜少有骇客可以逃出唐皓钧的追踪。柳世颖点点头，突然想起

刚刚关承羿说的话。“等等，你不是要我一个人出这趟任务的吗？”

“原先是。”关承羿的说法有所保留。“但现在我想昊会很乐意接手另一份工作，替你分担。”

杨昊予扬眉冷瞪着关承羿，这小子太会利用人了，分明看出他不会放娃娃一个人冒险，因此故意这么说，害他想拒绝也不行。

“不要。”柳世颖抗议，她才不要跟杨昊予一起行动，这样她会被他欺负死的。而且她怎么可能会应付不来？想当初她的报仇大计可是她一手策画、一手推动成功的，关未免太保护她了。

“嗯？”关承羿还来不及开口说些什么，杨昊予的冷哼和危险眯起的眼眸已让她改口——

“知道了，一起行动就一起行动吧！”柳世颖心口不一的点头赞成。

关承羿闷哼一声，隐忍住笑意。林宣逸则是一副“你知、我知、大家都知，只有娃娃不知”的样子盯着杨昊予。被察觉心事的杨昊予反瞪回去，唐皓钧发现了，也只是微扬粗眉，没做什么表示。

“那么，昊，你就当作是四方指派前去保护他们的人。而娃娃，你得潜入他们的公司。有问题吗？”关承羿漾着笑意的眸子望着两人。

“没有。”杨昊予拉着柳世颖起身。

“我们走了。”柳世颖一边让杨昊予拉着走，一边回头跟大家说再见。

“娃娃，别忘了回家一趟，爸妈他们很担心你。”关承羿的话语让柳世颖的脚步颠了下，整个人撞上杨昊予，他连忙揽住她的腰，稳住她。

柳世颖没有察觉到自己的情况，只是轻咬下唇，点点头，便跟着杨昊予离去了。

“没想到他们两个会凑在一起，昊的手脚未免太快了吧？”林宣逸吹了声口哨，饶富兴味的说。

“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姻缘天注定吧！想我们以前多努力的在昊面前说有关娃娃的事，他不为所动。结果，他和娃娃竟然在我们都没注意时碰在一起。命运果然是个好玩的东西。”关承羿笑着说，语末，还惯常的发表了下他对事情的看法。

“这下糟了，要是娃娃嫁给昊的话，她的工作怎么办？”唐皓钧烦恼的用双手扶住头。“又要全丢给我了吗？不行，我得把她的工作室整个搬上山去。”

“放心，娃娃现在还不是很了解杨昊予与她寸步不离的原因。”关承羿安抚已经想得很远的唐皓钧，“而且……”他的笑容突然溜进了许多恶意。“要是杨妈妈知道这件事的话……”

“哈！关，你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啊！”林宣逸暗自提醒自己千万则留下什么把柄让关承羿捉住。

“我只是尽尽我干儿子的孝道啊！”他那骗死人不偿命的温柔笑脸只有亲近者才知其中隐藏了多少情绪。

“照你这么说，身为杨妈妈其它两个干儿子的我们……”唐皓钧没表情的扑克脸难得地扬起一丝笑意。

“你们要怎么尽孝道是你们的事。”关承羿举起食指撇清关系，否认自己就是那个制造混乱的中心。

“娃娃似乎有些改变。”唐皓钧突然想到柳世颖脸上的笑容，以及她说话的方式。

“是好的改变。”林宣逸也想起她的异样。“比起以前那个娃娃，我喜欢现在这个。”

“其实娃娃也只是个天真的小女孩而已。”关承羿食指轻触上唇，沉吟道。

“或者该说，她开始找回以前所失去的笑容了。”说到这儿，林宣逸不得不佩服杨昊予。若是他们三个来的话，成效必定不会若杨昊予这般大。

“希望娃娃能把她的高智商放一点在为人处事上。”不然她一定会被杨昊予吃得死死的。唐皓钧没将这话说出口。

“这就是所谓红线的力量吗？”关承羿认真的神态让人想一拳扁下去。

“说不定关的红线已经牵上某个人的小指了。”林宣逸坏坏的笑道。

“林会比我找到红线的那一端。”关承羿一派悠哉的笑笑。

林宣逸扬起眉，不语的神情中透露着：咱们走着瞧。

关承羿什么也没表示，只为大家倒杯茶，热腾腾的茶下肚，缓和了大家打结的肠胃。

何氏信息

“柳时娟，麻省理工毕。二十二岁就从麻省理工毕业真了不得。”何美扶扶镜框，视线从履历表上移至坐在她面前、身着米白色套装的柳世颖。

米白色的套装配上粉红珍珠耳环，感觉很清新。

“谢谢。”柳世颖微微一笑，举手拂过耳际，想摸她刻意留的那一小绺长发，不意扑了个空，这才想到她那长发被杨昊予“o卡嚓”一声剪断了。

说什么短发就短发，还留个碍眼的一绺长发做啥？然后出其不意的拿出剪刀把她的头发给剪了，问也不问一声。

那可是她留了五年的长发耶！太过分了，那家伙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一向十分舍得。

想着想着，柳世颖的眉尖微微地皱了皱，指尖碰到了耳垂挂着的粉红珍珠耳环，唉！连这对耳环也是他强戴上去的。

她实在是想不透为什么那么傲慢又霸道的杨昊予老爱拉着她呢？而她竟然拒绝不了。

柳世颖不由得轻叹口气，真不晓得自己是中了什么邪。

“柳小姐——”何美先前说了一些话，柳世颖都没听进去，而当她发现柳世颖的魂不守舍时，她停口轻唤。

“啊？”柳世颖回过神来，发现自己竟然在应征时发呆，不由得露出个歉然的微笑。

“抱歉，我失态了。”

“不打紧。”何美再次扶扶镜框笑道，“任用与否三天后将会以书面通知。”

柳世颖朝她点了下头，优雅的起身离开办公室。

阿美在将她的资料放在一叠已面试过的履历表之中时，多留意了一下她的履历。

二十二岁就能自麻省理工学院毕业不失为是个人才。只比那个十八岁就拿到博士学位的风君樵多了四岁……不过，是否真有实力得等她试验过才知……

阿美想了想，单独把柳世颖的资料抽出。

夜里，新竹郊区，一处新落成没多久、正待人赏识进驻的社区内，只有寥寥几户透出微弱的灯火。

“我说我亲爱的儿子杨昊予先生啊。”一个甜腻柔和的嗓音在闭目养神的杨昊予耳旁响起。

杨昊予睁开眼，正好瞧见母亲大人放大的脸呈现在他面前，他着实吓了好大一跳，果然的脸色好一会儿才恢复正常。

他微皱起眉头，直觉有哪儿不对劲。

“你那是什么表情，不高兴见到额娘吗？”杨柳意敏眯起眼，瞪着儿子的表情。

“你来做什么？”杨昊予淡淡的问，心下怀疑母亲怎么会知道他下山，而且知道他住哪儿。

“什么我来做什么？你这不孝子，下山来也不来看额娘一眼，就这么自顾自的出任务去了，你不知道为娘的多想你吗？你这狼心狗肺的儿子！”杨柳意敏一见到儿子冷淡的态度，不由得热痕盈眶，哭天喊地了起来。

“老婆，别伤心了，儿子的个性你又不是不知道。”杨皓安抚着情绪过于激动的妻子，一边替她理好身上刚做好的旗袍。

“老爷……”杨柳意敏哭倒在丈夫怀里。“我这个做额娘的何时落到需要到处托人找儿子的地步了？好不容易找到儿子来见他，他竟然是这副死德行，哇啊！我不要活了……人家快跟‘还珠格格’里头的格格一样，等不到自己的亲儿子来见了……”

“没这回事的，老婆。”杨皓不耐烦的朝置身事外的罪魁祸首使个眼色。

杨昊予皱起眉，不甘不愿的说：“妈……”

“叫我额娘。”杨柳意敏从丈夫怀里抬起头来纠正，“人家还珠格格里面的人都管自己的母亲叫额娘……不管，我也要听你叫我额娘。”

神经病。杨昊予微眯起眼，不打算跟杨柳意敏这个有古装癖、喜欢将电视的古装剧带入现实情境中的母亲疯下去。今天是杨贵妃，明天是武则天，再来是黄蓉……现在又是什么？看一眼母亲身上的打扮，清朝的服饰！

杨皓再朝他使个眼色，杨昊予的眉几乎要揪在一起了。

“额娘。”这下总可以了吧！

“乖儿子。”杨柳意敏这才破涕为笑。

杨昊予双手抱在胸前，什么话也没说。

然后，他这才发现，他老爸也让人换上了一身清朝王公贵族穿的衣服。搞什么，他们俩疯了吗？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掩人耳目的来到他这儿？

“儿子，你没有什么话要对额娘说的吗？”杨柳意敏手纹着绢帕，半依着丈夫问。

“没有。”杨昊予冷淡的说。

“哇！”杨柳意敏一听，又是一声哭号，“老爷，你儿子不要我这个额娘了，见了面连一声嘘寒问暖也没有……”

“有爸就够了。”杨昊予叹气，要是让他知道是谁泄漏消息给他父母的，他一定要将那个人碎尸万段。

该死！他的头开始痛了。杨柳意敏心里的杂音可以跟机场的杂音媲美，他从小就被荼毒到大，好不容易搬到山上去可以清静清静，现在……

“呜……我不要活了……老爷，儿子这样对我……”杨柳意敏哭叫着，“他好象还珠格格的坏皇后。”

“好好好，别哭了，他不心疼，我可心疼啊！”杨皓小心地替妻子拭泪，一边安慰着。

还猪格格？那是什么名字？取这个名字的人真可怜。杨昊予默想着，不过，被他母亲迷上更可怜。

“打从他十六岁那年指腹为婚的未婚妻死了以后，他的心神就全变了。老爷，我试过千种、万种方法，他不是不肯就是把人家吓跑，这样我们何时能把孙啊！老爷……”杨柳意敏一边哭，一边还注意着杨昊予的反应。

“老婆子，这种事不能强求的，而且你一直这么说，”杨皓把音量降低，深知儿子现在心神大乱，不会想去探他们的心思。“小心他跟小时候一样发飙。”

说起杨昊予小时候，因为不懂得控制能力的关系，脾气特别暴躁，常会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伤了自己也伤了别人，让他们头痛不已，加上有个与众不同的母亲……说到这儿，可知儿子今时今日如此霸气傲慢、冷淡易怒的原因了。

只见杨昊予扶着额角，轻轻揉着，眼睛是闭着的，完全投在看杨柳意敏和杨皓。

该死的杂音，各种心绪在杨昊予脑海里纷飞着，弄得他头痛。好痛！杨昊予克制的揉着太阳穴，不想发脾气赶人，他们毕竟是生他、养他的父母，可是……他真的觉得很不舒服，娃娃洗个澡怎么那么久？娃娃……

“对喔。”杨柳意敏“恢复记忆”，想起儿子那异于常人的能力。“可是……可是……老爷，咱们的儿子怎么不像尔康、尔泰、五阿哥那样嘛！一点也不受女人欢迎，他这样为小叶子的女儿守身好吗？”

“呃……”杨皓遏止翻白眼的冲动，说不出儿子压根不是为小叶子的女儿守身。他根本就是打从心底讨厌女人，而且造成他讨厌女人的“元凶”就是他怀里这个。“随他去吧！反正儿子也大了，我们再逼他，他不听也没用啊！”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把到那种又软又可爱的婴儿？”杨柳意敏已经很久没抱到婴儿了，打从小叶子生了女儿之后，就再也没抱过了。

“等等关他们，说不定会有。”杨皓叹口气，因为杨昊予的能力，使他们不敢再尝试“造人”，也使得喜欢孩子的两夫妇有了遗憾。

忽地，杨皓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老婆，你有没有听到水声？”

“水声？”杨柳意敏侧耳倾听。“真的有耶！”

“好象从我们一来就有了。”打从一进入儿子的落脚处，他就听到这水声，只是当时没多加注意。

“怎么回事？”杨柳意敏微皱起眉。“难不成有小偷？”

“不可能。”杨皓推翻妻子的推论。

要是小偷上门，很难不破杨昊予发现。

水声乍然停止，然后是窸窣的声音，但分辨不出是在干嘛。

两夫妇对望着，怎么……儿子的屋里还另外有人吗？可能吗？一向不跟人打交道，除了父母及三个好友，还有好友的父母以外，没有任何朋友的杨昊予结识了……不，该说是十二岁起连父母也不愿同住的杨昊予竟然容许有人跟他一起住？

这种像是天方夜谭的事有可能发生吗？

“杨昊予，我洗好了，换你——呃？”柳世颖洗完澡，一身轻便的出来，

见到两个穿著古代衣服的人站在客厅，不由得愣了下。

杨柳意敏和杨皓听到这个陌生的女声时，也回头愣住了。

女人？儿子的落脚处会有女人？两夫妇的眼睛霎时散发出晶亮的光芒直射向柳世颖。

搞不清状况、被看得浑身发寒的柳世颖只好向杨昊予求救，却见杨昊予微侧着头，呼吸沉重，额角冒出一颗颗冷汗，看起来不对劲到了极点。

“杨昊予，你没事吧？”顾不了杨柳意敏和杨皓，她越过他们来到杨昊予身边。

杨昊予微睁眼，看见蹲在他面前的柳世颖，一个小小的笑容在他苍白的脸上浮现。

他倾身抱住她，终于觉得头疼离他远去了，然后闭上眼舒适的叹口气，“娃娃。”

杨柳意敏和杨皓清楚地感受到儿子原本尖锐的气势缓去大半。

“你不要压扁我喔。”柳世颖自然地伸手环住他的背，一边稳住自己蹲下的身子。

上回在机场被杨昊予整个压在地上的记忆历历在目。“你怎么了？”

“头疼。”杨昊予简短的回答，脸埋在柳世颖的肩窝里，规律的呼吸拂在她的肌肤上，让她知道杨昊予睡着了。

她困难地将他推回沙发，让他躺好，自动伸出右手让睡梦中的他握住，否则只要她没碰他，他立刻就会醒过来，接下来就是一顿脾气。

他这一睡，不知要睡多久，只要他人一累或者头痛，就会抱着她直睡——这是她在山上那几天的深刻体验。这家伙几乎天天抱着她睡觉，把她当成娃娃或者布偶似的抱。

先前她还不知道不明白为什么，这是后来才归纳出来的结论——他需要一个枕头。

而她荣登那个枕头。

一得到这个认知，柳世颖承认自己不太高兴，至于为什么不高兴，她倒没细想，反正都习惯了，还能怎么样？

她熟练地用空出的左手拿着大浴巾擦拭已经半干的头发，没擦两下，她就想起客厅里还有两名活像由清装剧里走出来的人在。

她抬头看着他们，却发现他们两个不知何时已经来到她身后，四只眼睛炯然有神的盯着她看。柳世颖嘴角微微抽搐，被他们看得不知所措，屋内唯一认识他们的人睡死了，那……那谁来告诉她，这两个“古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第七章

“姑娘，你……请问你跟昊予是什么关系？”杨柳意敏的眼神活似要将柳世颖生吞活剥，她吞吞口水再问话的小心翼翼语气更像是见着美味大餐时的惊叹。

这个女孩子太厉害了，竟然有办法让杨昊予安睡！儿子自小除了在上山之外无法安眠的定律竟让眼前这名女子打破！实在……实在是老天有眼

啊！两夫妇互望一眼，无言地传递着这样的讯息。

柳世颖沉默的眨眨眼，不明白这两个人为什么这样问她。他们是杨昊予的谁？

杨皓看出柳世颖的疑惑，连忙解释：“小姐，你别慌，我们是昊予的父母，特地来见他的。”

杨昊予的爸妈？！柳世颖很快地掩饰心中的讶异。好……她不知道如何琢磨个适当的形容词来形容杨昊予的父母亲。不过，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关承羿、林宣逸和唐皓钧的父母也很奇特，倒不是说长相怪异，而是行事作风很特别，想想他们，再看看眼前杨昊予的父母，倒也就习惯了。

“杨伯伯、杨伯母，你们好。”柳世颖朝他们颌首，试图忽略他们俩身上穿的有多特殊。咦？柳世颖注意到他们是站着的。“请坐啊！别一直站着。”

“喔。”两人对望一眼，觉得这个女娃儿比起自己的儿子有良心多了，一抹诡谲的笑意在两人的眼里流转着。

“小姐，你和昊予……怎么会在这儿？”一坐定，杨柳意敏迫不及待的提出问题。

“这儿是我暂时的住处，杨昊予明天就要走了。”柳世颖诚实的回话。

明天杨昊予就要到何家出任务去了，这些天他都和她待在这儿等待何氏的合格通知书。

“啊？”杨柳意敏一听，原本满怀希望的脸蛋一点。“姑娘，你和昊予只是逢场作戏吗？”

真可惜，她是他们生平头一次看见儿子愿意亲近的女人。

“逢场作戏？”柳世颖不明白。“杨昊予过几天就会再回来啊！”

过几天他得回来回报及交换心得。

“喔？”杨皓的眼睛亮了起来，毕竟是退休的外交官，看得出柳世颖并非很明白他们的问题。

“如果你们要找他的话，得过几天再来。”柳世颖好心的提醒，以免他们扑空。

趁她说话时，杨柳意敏仔细的打量着柳世颖，觉得她好面熟，好象一个人。

“是吗？那昊予跟你……是什么关系？”杨皓见妻子突然沉默下来，于是接下发问的工作。

“我们是伙伴，这次一起出任务。”柳世颖盘腿坐在铺着地毯的地上，柔软的发散在颈背、颈侧，侧靠着沙发，杨昊予的脸就在她的类窝附近。

“这样啊！”杨皓是有听说四方里除了儿子他们之外，还有一个代号娃娃的女孩子，不过从没见过。“你是娃娃吗？”

“嗯。”盯着杨皓和善的眸子及浅浅的笑容，她觉得他好象是杨昊予的翻板，她露出笑容——不过，杨昊予不曾这么笑过倒是真的。

“娃娃……娃娃……娃娃！”杨柳意敏喃喃念着，突然大叫一声。

“老婆？”杨皓受惊地望向妻子。

“娃娃！老爷，你记不记得咱们那天去祭拜小叶子时，曾遇到一个长得好象娃娃一般可爱的女孩子？”杨柳意敏拉着丈夫兴奋的问。

“谁？”杨皓只看到那个女孩子的背影，自然不会牢记。

“就是那个让我想起小叶子的女孩儿嘛！”杨柳意敏说得高兴，杨皓听得一头雾水，在他还反应不过来之际，杨柳意敏转过头去问柳世颖，“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啊？”

柳世颖因她突兀的转头注意及问题而呆了下，“我叫柳世颖。”

“柳世颖？！”两夫妻惊叫。

叫柳世颖有什么不对？她可是一点也没有辜负这个名字——只是面对现实的生活及社会，她的经验仍然不足。瞧杨昊予的爸妈，一副惊讶得像是她吞了恐龙蛋似的。

“杨柳的柳，世界的世，聪颖的颖？”杨皓已经很久、很久没听到这个名字了。

柳世颖点点头。

“你……你今年几岁啊？”杨柳意敏敛起先前的玩笑样，正经的问。

“二十二。”虽然有疑惑，她还是照实说了。不过，她开始希望杨昊予现在是醒着的，她觉得他的父母很奇怪。

两人闻言，开始交头接耳，急切的样子让柳世颖不由得感到焦躁不安，她的手不自觉的反握住杨昊予。

杨昊予微睁眼，没多久，整个人都清醒了过来，强烈的感受到柳世颖的焦躁。“娃娃？”

他皱起眉，谁那么大胆把他的娃娃弄得心神不宁的？

“杨昊予，你醒了。”一听见这声熟悉的呼唤，柳世颖心头的不安悉数尽消。

“嗯。”杨昊予轻点下头，坐起身顺手一拉，柳世颖整个人就被他抱在腿上，他像是没睡醒似的把脸埋在她的颈窝蹭了蹭。

沉溺在讨论中的杨皓和杨柳意敏眼角瞄见儿子的动作，下意识的住了口，死瞪着他们两个，活像看那种“有颜色”的电影一般兴致盎然。

“看什么看？”杨昊予脾气不佳的自柳世颖的颈窝抬头，冷瞪着父母，“你们怎么还不回去？”

“老爷，儿子赶我们走耶！”杨柳意敏气定神闲的倾身，拿了茶几上的橘子准备剥来吃。

“我们真可怜，难得见儿子一面，没多久就被下逐父母令了。”杨皓体贴的接过杨柳意敏手中的橘子，替她剥开。

杨昊予环在柳世颖腰上的手紧了紧，他的脸色很难看。“我数到三——”

“杨昊予，他们是你爸妈耶！”柳世颖出声提醒。

“就因为他们是我家我才数数。”恶瞪她一眼，他口气不好的解释。

“喔。”柳世颖了解的点点头。

依杨昊予平常的脾气是不可能给对方留余地的。

“真好，他们是你爸妈。”柳世颖轻叹口气，羡慕他们有得优待，哪像她，连反应的时间也没有……“哎呀！”她低叫一声，红了粉颊，“你干嘛咬我？”

杨昊予竟然咬她的耳朵。

“不许你胡思乱想。”他恶声恶气的吼着。

“用讲的就好了，干嘛动手动脚的？”柳世颖轻捏耳垂，他咬得好大力，相信一定留了齿痕。

“嗯？”杨昊予低哼一声。

柳世颖不满的嘟起嘴，低下头靠在他的肩膀上。

“我又没说错。”她小声的咕哝。

他当作没听到，转向对面正共同分享一颗橘子的父母亲。

“我数到三，你们快走。”杨昊予没用“滚”字已经很客气了。

“不走。”杨柳意敏吃完橘子后拍拍手，理理身上的衣服。“我们不走。”

“你说什么？”杨昊予脸色一变，他不要一个晚上都听母亲心里的杂音睡觉！啊！

不怕、不怕，他现在有娃娃，不用怕。

“哼！”杨柳意敏轻哼一声，紧接着，笑容可掬的看向低着头在心里抱怨杨昊予的柳世颖，“世颖啊，你爹地跟妈咪在吗？”

柳世颖身子一颤。杨昊予皱起眉头，大手抚上她的头背，轻柔地按摩着，眼神已经不能用“不佳”来形容。

“问这个做什么？没事快走。”他知道，一直都知道柳世颖的伤痛就算是为父母亲报了仇仍无法抹杀，所以他一直在转移她的注意力，现在他妈干嘛突然对娃娃的身家感兴趣起来了？害娃娃又想起那些不愉快的事。

“我偏要问你怎么样？你这不孝子！”杨柳意敏被儿子的态度激怒了，只瞧见她愤怒的起身，使出莲花指指着杨昊予，失声反驳。

“你再问我就把你赶出去！”杨昊予撂下狠话，双臂一手环着柳世颖的肩，一手环着她的腰，强行压住她细微颤动的身子。

现在的娃娃可不比以前那个故作漠然的娃娃。

“杨昊予，想想你是从谁的肚里跑出来的？是我耶！你额娘我耶！你可是我辛苦怀胎十月努力生下的耶！竟然对我这么凶！”杨柳意敏不是没看见柳世颖的情况，只是能看见儿子为了个女人跟老妈翻脸的感觉真好，不知不觉就想继续看下去。

“那又怎样？”杨昊予气冲冲的朝着母亲吼，“娃娃的爸妈怎样不关你们的事，快走！”

“你不让我问，我偏要问。”杨柳意敏挑衅的看着儿子冒火的俊脸。实在是太好笑了！儿子为了个女人跟她吵架耶！“怎么样？你打我啊！”

洞悉她想法的杨皓在一旁摇头叹气，幸好昊予现在心情很乱，不然她那点心机他哪会不知道？

杨昊予火冒三丈的眯起眼，下一秒，他转而低头抬起柳世颖的下巴，强迫她看着自己。

“你放开我！”柳世颖下意识的挣扎，不想让杨昊予看到她现在的样子。

他一定会骂她懦弱，报完仇了还这么难过，她不想被笑！

“吵死了。”杨昊予低头就给她一个深吻，也不管杨柳意敏和杨皓就在现场。

由于事出突然，柳世颖就这么让他亲着，眼睛眨也不眨的，眼眶里的泪凝了好一会儿才滑下，她喉咙梗塞，觉得呼吸困难……

“看什么看？”杨昊予冷淡的眼眸瞟向在一旁观赏的父母，指尖状似不经意地拂去柳世颖脸上的泪痕，让满脸通红的她躲在他的臂弯中。

这一吻让他冷静下来，也让柳世颖平静了不少。

“只准你接吻，不准人观看啊！”杨柳意敏露出个奸笑，“娃娃，你就告诉杨妈妈，你爹地、妈咪叫什么名字好不好啊？杨妈妈好好奇喔！”

“你有什么企图？”杨昊予察觉母亲这样问的背后隐藏着阴谋。

“本宫又不是问你。”杨柳意敏睨眼儿子，拿出威严的架势。“娃娃，你告诉杨妈妈好不好哇？”

但当她面对柳世颖时，表情却是和蔼得教杨昊予恶心。

柳世颖不明所以的睁着泛红的眸子望向杨柳意敏，为什么她这么执着的想知道她父母的名字呢？才想开口，嘴巴就让杨昊予捂住。

“不要告诉她。”虽然心音很杂，但是杨昊予仍是感应到了母亲那旺盛的企图心，不知在盘算什么。

柳世颖看看杨昊予，拉下他的手，清清喉咙，“我的父母是柳明德和叶时娟……啊！”

柳世颖突然住口，她本来想讲关辉和冷月的，怎么……

杨柳意敏和杨皓对望一眼。

“柳明德法官吗？”杨皓正经严肃的追问。

“问这做什么？”杨昊予阻止柳世颖发言，不喜欢父母心里打的鬼主意，但他无法深知。

“你别管。”杨柳意敏难得疾言厉色的出声制止儿子插嘴。

“是的。”柳世颖抱住杨昊予的手臂，点点头。

“小叶子……老公，她真的是小叶子的女儿耶！”一见柳世颖点头，杨柳意敏热泪盈眶的投入杨皓怀中，激动的喊着：“那个消息果然是正确的！是正确的！”

“嗯，她长得跟小叶子有七分像，认真的神韵就跟明德一模一样。”杨皓轻拍着妻子的背，红着眼眶说道。

当年，他们得知柳家灭门血案之后，伤心得不得了。后来杨皓得到一个内幕消息——柳明德女儿的尸体压根儿没在命案现场，只是有化验到她的血迹，但却遍寻不着。之后，不知为何，消息就传成了柳家三口全亡。十二年来，他们始终无法求证这个内幕消息的真伪，直到现在由柳世颖口中说出，他们才真正确信老友的女儿还活在这个世上。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杨昊予完全没搞清楚状况，只见父母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昊予，她就是你十二年前死掉的那个未婚妻啊！”杨柳意敏擦着眼泪，欣喜地说。

此话一出，不只是杨昊予，连柳世颖都呆了。

怎么……突然……发生这种事……如果现在再来个打雷闪电就更具戏剧效果了。

说时迟，那时快，天空还真给面子的来一阵打雷闪电。

“难怪你会对她另眼相待，原来她的身分是如此的特别。也难怪你会恢复正常，真是太好了，对不对，老公？”杨柳意敏像是没看到杨昊予和柳世颖两人呆然的表情，自顾自的发表起来，还外加手势。

“嗯，真是太好了。”杨皓笑着点头，十二年来的缺憾终于得以填补，他很高兴。

“杨伯父、杨伯母……”柳世颖犹疑的唤着。

“怎么叫伯母这么疏远呢？跟昊予一样叫我一声额娘就可以了。”杨柳意敏笑容璨若繁星的望着柳世颖，给她带来无比大的压力。

“你们有没有搞错人？”她直接省略称呼，为难的问。

毕竟是杨昊予的父母，她实在不知他们是凭哪一点确信她是杨昊予那个死了十二年的未婚妻。心上微弱的刺痛让柳世颖微眯右眼，怎么回事？

“我们怎么可能搞错人呢？世上有很多个名叫柳世颖、年龄二十二岁、

父母亲唤柳明德和叶时娟的女孩吗？”杨皓反问，脸上欣喜的神色显而易见。

柳世颖被问得语塞，一时答不出话来。突地，她的身子被人抬起放到沙发上。柳世颖感觉到杨昊予的动作，视线跟着他走。

杨昊予再也忍受不了父母亲完全把他们两个当事人供在一旁，自己一相情愿开心的讲下去。他把柳世颖放在沙发上，起身走到杨柳意敏和杨皓面前，一手拉一个，把他们拉到门外。“时候不早了，你们该回去了，省得走在路上吓到路人，再见！”

说完，门“砰”的一声在杨柳意敏和杨皓面前关上。

“死儿子，你竟敢让你额娘我吃闭门羹！你给我开门！”错愕过后，杨柳意敏生气的拍着门板。

杨皓反而拉下妻子的手笑道：“让他们静静吧！毕竟这个消息对他们而言太令人震惊了。”

杨柳意敏沉默了下来，刚刚她太高兴，以致忽略了孩子的心情。她回丈夫一笑，“嗯。我们先回去好了。”

杨皓点点头，两夫妇先行离开。

隐约还传来他们俩万分欣悦的谈话声——

“你说，世颖的结婚礼服要穿什么款式？像还珠格格里的清装好不好？”

“老婆，现在谈这种事未免太早了吧？”

“什么太早？这种事咱们从年轻盼到老，嫌晚都来不及了，还太早？”

“年轻人的事，就让年轻人去操心，我们不要随便跟他们抢嘛！”

“我怕我不插手，他们会搞得一团乱……”

“到时候再说，到时候再说……”

“吵死了。”杨昊予把门关上，才拾得一室的清静。他走到柳世颖面前，观察着她的反应。

被杨昊予专注的眸光看得心悸，她别过视线，“干什么这样看我？”

“我去洗澡。”杨昊予什么也没说，丢下这四个字后便径自进了浴室。

不一会儿，浴室传来哗啦啦的水声。

柳世颖呆呆的望着杨昊予消失的方向，不知为何，觉得有点冷，她打了个冷颤，擦干头发，上床躺好。

她说不出当自己听到杨柳意敏说自己是杨昊予的未婚妻时的感觉，也理不清自己对杨昊予的感觉。好烦啊！怎么这么烦呢？她觉得眼前出现了一个超级难解的谜团，比被猫弄乱的毛线球还乱。她也觉得自己变笨了，以前她对自己的目标很清楚，也毫不犹豫的达到了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但是现在呢？

她的目标是什么？她没有时间思考，因而脑子一团乱，等到有时间思考了，又想不出个所以然来。而她和杨昊予……似乎……

她不怎么安稳的沉入梦乡，下意识的拒绝深入思考她和杨昊予的关系。

杨昊予洗完澡出来，伫立在床前凝望着柳世颖不甚安稳的睡颜，任由刚洗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颈背，发尾的水珠顺着身体的线条落下，没入地毯，深沉的眸光在黑暗中显得耀人。

“你很烦恼吗？”他以低不可闻的声音呢喃。

床上的柳世颖以一个翻身回答他。

他眸光一敛，走出房间，带上房门，这一夜，他并未和柳世颖共眠。

到底少了什么东西？

柳世颖盯着穿衣镜，检查自己的穿著，脑中萦绕的是一堆无解的问号。咦？她什么时候看起来这么没精神？她没精神的原因大概是昨晚没睡好吧！

唉！她从昨天开始就为自己失常的原因想破头，得到的结论是，她觉得自己少带了东西到新竹来，而且那样东西足以影响她的生活起居。可惜的是，她怎么想、怎么找就是不知道那样东西是什么。平常地出门也都只带换洗衣物、证件和联络用的手提电脑，她连父母亲的照片都小心地供在家里，从不带出门，哪还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忘了带？

“柳小姐，柳小姐？”何美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

柳世颖猛一回神，看见镜中映现在身后的人影。连忙绽出微笑，“总经理，早。”

“早，是不是不知道计算机部门怎么走？”何美亲切地询问。

柳世颖才要出口回答，唇边的笑容僵凝住，视线越过何美投射到何美身后站着的杨昊予身上。她的脑袋有一瞬间无法思考，不晓得为什么。直到杨昊予不耐烦的瞪她一眼，她的身子几不可察的震了下，笑容才重新解冻，回答何美的话，“是啊，所以我就站在这儿不知怎么办。”

对何美来说，柳世颖是迟疑了下才回答她的问题，但对柳世颖而言，她是呆了很久才想起自己身在何处。

这个白痴，没事发什么呆！杨昊予凌厉的视线隐含着责怪。

柳世颖的视线还是不由自主的会瞟向杨昊予，对喔，他到何美家去处理另一件任务。

她怎么给忘了呢？

不对，他去出任务怎么没通知她一声？难怪昨天一天没看到他的人影。一股不舒畅的感觉浮上心头，让她的笑容阴暗了许多。

何美注意到柳世颖的视线，回头看了眼杨昊予，又转回头，“他是我的新任秘书，傲……炎先生。”

“喔。”柳世颖连忙收回视线，不让何美起疑，言不及意的说：“他长得好高。”

“的确。”何美不否认，当傲炎出现在他们家面前，表明是四方派来时，她的心还狂跳了好一阵子。

没想到四方之中的傲炎长得又高又帅，不过，也又冷又酷。

“电梯到了，我们进去吧！”何美带着柳世颖进入电梯之时，让杨昊予拉住。

“等会儿。”他先进电梯查看有无不妥，才让她们进去。

要不是有娃娃在场，他倒还希望何美出意外死了算了。花痴一个。

怎么娃娃没什么精神呢？他暗自思量着，凝望着柳世颖不怎么有活力的容颜。

“计算机部在十六楼，别忘了。”何美要柳世颖按下十六楼的按钮，“我的办公室也在十六楼。”

她也是计算机部的一员。

“你第一天上班，有什么不熟悉的，尽管发问，我相信他们都很乐意为你解答的。”

“谢谢总经理。”柳世颖露出个微笑，提醒自己现在是在执行任务当中，

不能出一点差错。

“叮”的一声，电梯到楼的声响赶在电梯停摆之前提醒人们。

“走吧！”何美含笑地要柳世颖跟她走。

计算机部门一向是何氏最有活力的一个部门，这儿是计算机程序设计师的聚集地，女性成员只有两个，如果加上何美和新来的柳世颖就有四个。

正在办公室内打屁闲聊的人们一见何美来到，个个都忙着整理自己的仪容，然后齐声喊道：“总经理早。”

“早。”何美拍拍身旁的柳世颖，示意她上前。

所有的人看见柳世颖时，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好可爱的女孩子，好象娃娃。

这个念头让杨昊予的眉头攒了起来。

“这位是我们计算机部门新进的程序设计师，她叫柳时娟。”何美为大家做介绍。

柳世颖朝大家颌首，娃娃似的精致容颜漾着笑意，但不是很明显。“请多指教，我是柳时娟。”

“欢迎加入。”计算机部的经理方成代表山列，朝她伸出手。

柳世颖也伸出手握住，却感觉背后袭来一阵强烈的怒意，不必回头也知道是杨昊予发出的，她不自觉的笑开来。

好可爱！方成被柳世颖的笑容电了下，殊不知她的笑容根本不是为他而发。

“走吧！”何美朝身后的杨昊予低声吩咐，不经意看见杨昊予的目光正落在柳世颖身上。她微蹙起眉，傲炎喜欢这类的女孩子吗？

杨昊予冷凝的眸光追随着被迎入办公室的柳世颖而去，注意到柳世颖趁没人注意时看向他这儿，心意缓缓流入他的心，他冷硬的眼光才柔和下来，甚至有了一点笑意。

看来——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

杨昊予在出任务时几乎是不睡觉的，因此为了能早日安眠，他完成任务的效率高得吓人，通常是三天，最晚也只有一个星期。不像其它人边执行边玩，快则一个月，慢则拖到半年都有可能，往往任务完成了，人却飞到别的地方逍遥去，所以关承羿最喜欢派杨昊予去出任务，因为他自己也是这个样子。

前天没跟柳世颖一起睡，害他到何家的时候浑身不对劲，不过……嘿嘿，不过……

走进办公室前，柳世颖敏锐的察觉到杨昊予的怒气消失了，见自己和他的视线对个正着，她连忙低下头，可不能让人发现他们彼此认识。但是她沉浸在自己思绪她笑了下，杨昊予无形的怒气很少见呢！不知怎么的，见到杨昊予生气似乎是一件很快乐的事，谁教他不声不响的就上工！

“柳小姐，这儿是你的座位。”方成领着她来到她的座位上。“有什么不懂的尽管开口问。”

“我知道了，谢谢。”有什么不懂的呢？计算机不都那样吗？虽有些微不同，但理论是相通的，这就是她喜欢计算机的原因。

“不要客气，一进到何氏，大家就是一家人了，彼此照应是应该的。”方成笑道。

领悟到方成隐于话语下的真意，她只是微微一笑，什么也没说。

方成见状，顺势指导她整个计算机部门如何运作、她的工作是什么等等。而柳世颖耐心等到只剩她独自一人时，侵入何氏的主计算机，四处查看有无可疑之处。

“柳小姐，午餐时间到了。”方成的声音自不远处传来。

柳世颖立刻退出计算机，抬头给他一个礼貌的浅笑。

“你第一天来，一定不知道附近有什么好吃的，一起用餐吧？”

柳世颖不知在心底骂过方成几次，但她脸上的浅笑仍是挂着。“不了，我习惯一个人用餐。”

碰了软钉子的方成也不生气。“那下午见了。”

柳世颖微笑颌首，笑容在方成及办公室的同仁们都离开之后立即消失，她重新投入她的工作。不知过了多久，她发现一个奇怪的图档，基于好奇心，她打开了它……屏幕上出现一个蓝色的冰山，然后出现 7b 输入密码的对话框。

“密码……”沉吟了一会儿，她自背包中取出有关何美及其父母亲的资料。她先输入何美及何伟的生日——密码错误，她再输入何美母亲的生日——也是密码错误。此时，屏幕上出现警告语，柳世颖输入几个指令后，马上关机。尔后，她盯着黑色的屏幕发呆，什么图文件用密码锁起来？下回改用迂回战术看看。那个蓝色的冰山看起来好怪异，让她想起关承羿和唐皓钧的代称。

“柳时娟小姐。”何美的声音在她头顶响起。

柳世颖抬首，见是何美，连忙起身。“总经理。”

“怎么还不去用午餐呢？”何美亲和的问。

“我现在就要去了。”柳世颖不喜欢何美这么亲切的跟她说话，因为她明确的察觉到何美的和善是有目的的。

“一起用餐吧！”何美正愁没人当她跟傲炎之间的“飞利浦”呢！初时见到他的悸动早在他冷漠及公事公办的行为态度中消逝，但她不否认傲炎的确符合她择偶的标准，若是能征服这般傲然的男子，也能满足她的虚荣心。

柳世颖本想拒绝，随即一想，或许可以从她口中套出什么，于是点头答允。

第八章

两分钟警告，马上离开。计算机屏幕出现这样的话语，同时出现一座蓝色的冰山。

你捉得到我吗？柳世颖打出挑衅的话语。讶异在她的眸里一闪而逝，这个图档果然有问题，今天开的时候还是个死的档案；没想到再次侵入时，它就变成了守门员，而且还是活的。

屏幕空白了一阵子才出现一句话：无法确认为行为模式。

柳世颖皱起柳眉，你是谁？她打着。

档案代码：S1，无法理解你的行为模式，动机属侵入者，言语模糊。

“S1？这不是……”她震惊的盯着屏幕上显示的字。“怪不得会这么容易

自唐的手底下溜走，也难怪会让江西帮的人觊觎。”

S1，你的主人？

无法告知，绝对机密。你是谁？礼貌上 S1 报了名字，你也应该报上名的。

我是娃娃，S1，希望和你做个朋友。失踪了近十年的 S1 竟在这儿做个守门员，要是唐知道了，不知会多惋惜。

朋友？定义无法确认，主人没教过 S1。

朋友是伙伴之意。S1，你找到我的方位了吗？

尚未，你是谁？好奇怪，你是头一个 S1 无法在两分钟之内找出方位的人。

我想做朋友，可以吗？

得主人允许。

不可以！诉主人，不然，没有朋友。

朋友等于伙伴？如同芯片跟 S1 一样？

S1，我必须离开，下次我再来时，给我答复。柳世颖切断和 S1 的通讯，唇边带着些微笑意。

S1 是十年前一名教授研发出来的人工学习芯片，有学习功能，也就是类人脑的芯片。

这项发明堪称是一大突破，但在十年前的某一个晚上，这被称为 S1 的芯片不翼而飞。没想到它竟然会在何氏的计算机中出现，稍微联想一下便可知何氏为何会被江西帮的人缠上，有这么一块芯片，还怕财源不滚滚而来吗？

只是……这个 S1 有些出乎她意料之外，总觉得它应该更灵活才对，为什么它变成了一个唯命是从的普通类人脑芯片，它里头都存了什么东西？

根据当时跟那名教授一同研究的唐靖及唐梅莉雅——唐皓钧的父母所言，那时尚在实验阶段的 S1 活动力惊人，就像野马一样难驯。

反正查出是谁侵入四方且全身而退了，而既然知道有 S1 这个东西，没理由不拿。

柳世颖伸个懒腰，投入柔软的床铺，想早早睡早早起。

岂料两个小时过去了，她的眼睛还是睁得大大的。

睡不着，她竟然会睡不着！当柳世颖意识到自己没来由的失眠之时，天已经亮得差不多了。

寂静的深夜里只听得到自己的心跳声。

柳世颖双手枕在脑后，大眼精神奕奕的盯着天花板。

又是个无眠的夜晚。

她好惨喔！已经连续一个星期睡不着了，每天带着熊猫眼上班，都快累死了！可是无论她试什么方法，都无法让自己入睡，吃了安眠药的结果是让她睡到头痛，唉！

总觉得自己好象少了什么东西，可是她怎么想就是想不出来自己到底少带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害她患得患失。这种七上八下的忐忑心情让她感到烦躁。本来想叫杨昊予帮她看看的；没想到他忙着打架，打得正过瘾，竟然跟她说，他玩得正高兴，没空！

这个回答让她不由自主的不舒服了起来，在公司也见不到他的人，不知道他在忙什么，心里头有个地方空荡荡的，很不舒服。

她愈想愈不高兴，心情也愈来愈低落，突然觉得脸颊上凉凉的，她伸手一碰，发现自己哭了。搞什么啊！为什么哭呢？她为什么哭？

这一哭，愈发不可收拾，虽然弄不清自己为什么哭，可是哭泣反而成了柳世颖想睡的动力，哭到最后累了，她一个侧身，沉沉的陷入梦乡，间或还传来几个抽噎声。

“搞什么？”杨昊予一进入房里，见着的便是柳世颖伴着哭意入眠的景象，他皱起眉头，低咒一声，伸手拉起她。“娃娃，起来，谁欺负你？”

“唔……”柳世颖警觉的张眼，顺手取了置于床头的麻醉枪架上杨昊予的颈子。

“报上名来。”

“杨昊予。”他回答，好笑的看着脸上犹沾着泪痕的柳世颖出手却又快又准。

“啊？”柳世颖错愕的睁大眼，看清眼前拉着她的人是杨昊予后，她收起枪，用没被捉住的手擦干眼痕。怎么哭到睡着了呢？

“你的眼睛是怎么回事？”一个星期没见，怎么她就变成熊猫了？

“不关你的事，放开我！”她挣开杨昊予的手，倒回床上，抓起被子盖住头。

“起来。”杨昊予把柳世颖连人带被的拉起来，打开床头灯，仔细审视她眼下的黑影，皱起眉，“你没睡好吗？”

“不、关、你、的、事、啦。”柳世颖气呼呼的一字一句的说，鼓起的腮帮子配上红通通的粉颊，看起来很像某种嘴里含鱼的鸟类。

杨昊予挑起眉，她的心事大刺刺的反应在脸上，“生气我不理你啊？”

为了早日完成任务，他只花了两、三天就把那个什么江西帮给夷为平地，解了何氏的威胁。至于酬劳方面，他还没跟他们要就回来，只因他发现自己还挺想娃娃的，他已经习惯有娃娃陪在身边的日子，她一不在，他做什么都好象缺手断脚似的，不得不对自己说：娃娃已经在他的心上占了极大的位置，从一开始。但是娃娃知道吗？

“你是谁啊！我为什么要跟个我不认识的人生气？”柳世颖口是心非的反问，说的话跟表情完全两样。

“你因为我不理你而生气。”杨昊予很肯定的说，嘴唇咧开一个大大的笑容，窝上床抱住她，惹来柳世颖一阵挣扎。

“你放开我啦！”她像个孩子似的尖叫，可是心头那抹空虚竟因杨昊予的存在而散逸。

“睡吧！”抱着她，他倒头就睡。

“喂！”柳世颖打着杨昊予，一回来就睡，太过分了！“你给我起来！快点！”

杨昊予不为所动。

柳世颖打累了，轻喘着气。三更半夜一回来就睡，也不管她是不是睡得着……柳世颖打个呵欠，这是她七天以来头一次打呵欠，而且是在晚上。

颈窝传来规律的温热气息，她舒适的往后靠去，在进入梦乡之际，柳世颖明白了原来不只杨昊予拿她当枕头，她也拿杨昊予当枕头。

难怪……会睡不着……

“咦？柳小姐，你今天有情神多了。”何美望着柳世颖黑眼圈淡了许多的

容颜。

“是吗？”柳世颖不自觉地摸摸脸，昨天睡了一场好觉，好幸福喔！

她没注意到自己脸上幸福的笑容已让何美感到怀疑。

“总经理早，”方成在电梯门阖上之前赶上。“柳小姐早。”

何美微颌首，柳世颖也礼貌的点点头，脸上的笑意敛为职业笑容。

“总经理，严秘书呢？好久不见他了。”方成注意到前一个星期还跟在何美身旁的杨昊予不在了。

“他辞职了。”脸色一点，但何美仍冷静如常的回答。

唉！她还以为傲炎会和自己来上一段罗曼史呢！结果现实和想象果真有些差距，他没两天就把江西帮弄垮，一完成她交托的事就消失在她面前，不知去向。总共加起来，他只在她身边待一个星期左右。不过，他尚未提出酬劳，说不定还有机会可以见到他。

何美不否认自己对傲炎有这么一份牵念，谁都喜欢能力卓越、有脸蛋又有身材的男人不是吗？只是她看得出傲炎对她一点意思也没有。他觉得她配不上他吗？还是因为她能力太强？否则为什么她没看见傲炎眼里有她？

柳世颖敏锐的察觉何美的黯然，这不关她的事，但她却明知故问，“为什么严先生辞职了呢？”

何美看了眼柳世颖，正经严肃的回答：“私人理由，柳小姐。”

她为什么这样问？何美想起柳世颖第一天上班时和傲炎之间似乎有着一些什么，他们两个认识吗？

柳世颖微蹙下眉，何美的态度很怪，她知道身为下属是不该提出这么多疑问的，但她很怀疑何美……奇了，她干啥怀疑何美？她又怀疑何美什么？柳世颖自问，但得不出结果。

似乎……有种不愉快的心绪萦上心头，柳世颖不喜欢何美因杨昊予而黯然的脸——别问她是怎么知道的，她就是明白何美失常的原因是为了杨昊予。

她厌恶自己的直觉，想要拖着杨昊予回山上的念头强烈到令她无法控制。

“搞什么！”柳世颖近乎不可闻地低咒一声。自从下山后，她变得愈来愈奇怪了。

“总经理，关于你最近研发的微芯片，我想跟你讨论一下。”方成打破沉默。

“一会儿到办公室来吧！”何美也觉得自己刚刚实在有些失控，只是她觉得自己并不比任何人差，为何好不容易看上眼的傲炎会……而柳时娟又问出这样的问题。

“微芯片？”柳世颖低喃着。想起昨天杨昊予回来之前她曾和 S1 通过讯，它提过主人似乎有计划的将它的身体解剖分析，近来主人好象要把它拿出来做什么事似的，它觉得很“不安”。“请问总经理你所研发的微芯片是怎么样的微芯片呢？”

“那是一项创举。”方成带着崇拜的口吻解说，“总经理将人类特有的学习能力加诸在计算机芯片上，有了这块芯片，未来要像科幻片所描写的那样生活不是梦想，所有的物品只要加上这种芯片，都会变成活的。”

何美微颌首，志得意满的微笑着。

柳世颖听了心却直往下沉，何美她……打算用 S1 来赚钱？这项不属于

她的研究成果，她却剽窃据为己有……深吸一口气，她强忍不欲反驳方成所说“创举”一词的冲动。

“总经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十几年前有位华伦·史特瓦教授也曾经进行过你所研发成功类人芯片的实验。”柳世颖观察着何美的神色，捉住她眸里一闪而逝的光芒。

“人人都知道，他失败了。”何美皱眉望向柳世颖。她知道了什么吗？

“可是就我所知，他并非失败，而是研究成果不翼而飞。”柳世颖暗自握紧拳头，她不能原谅这种剽窃他人研究成果的科学流氓，更可怜让何美拿来利用的 S1。

“柳小姐的意思是我剽窃了史特瓦这个人的研究成果啰？”何美冷下脸色，就算是事实，她也不会承认。S1 在她的改良之下已经具有极高的服从性，不可能违背主人指令，且拥有类人学习能力，早就变成她的研究成果。

“我不敢。”柳世颖的话意与说出口的话语成反比。

何美则过脸不再看柳世颖，寂静猛然笼罩在电梯中。

“啊，到了。”方成在尴尬的气氛中硬是挤出这三个字来缓和气氛。

何美冷漠的点下头，率先走出电梯。

“时娟，你刚刚惹总经理生气了。”方成拉住欲踏出电梯的柳世颖，低声警告道。

“喔？”柳世颖不以为然的应了一声，轻动下手腕便脱离了方成的掌握。什么时候她准他喊她的假名了？

“小心一点，总经理不可小觑。”他和何美是同学，所以十分清楚何美的实力有多少，也看过很多自恃高手的人被何美教训得多惨，所以在公司存活下来的人可说是菁英中的菁英。也因此，柳世颖才上班一个星期，已经有不少人等着看她的表现，现在她惹上了何美，前途多舛啊！

“多谢。”她不怎么领方成的情，因为觉得没什么必要在这儿太出风头，就算她在这儿出尽了风头又如何？一切以任务为先，跟任务无关的，不值得她付出心思。

“柳时娟，你的计算机好象出了一点问题耶！”还没走到座位，柳世颖立刻被“好心”的告知。

柳世颖看了眼跟她说话的人，唇角微微上扬。想玩她？

她从容地坐上座椅看着计算机。哼，小儿科。面无表情的输入几个指令，原本呈瘫痪状态的计算机又动了起来。

一些等着看好戏的人全默不作声的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办公。他们想了很久的把戏就这么“死”在柳世颖手上，那他们还能说什么？

然而下一秒，柳世颖的计算机突然当机，甚至还“砰”的一声冒出黑烟。

柳世颖皱起眉头，起身到隔壁座位拉起一个同仁，在计算机上追踪超使她计算机当机的人来，没多久，她便追上了那个恶整她的人。

何美！怎么这个女人心胸如此狭隘？

冷下俏颜，眯起眸子，她放了个病毒进何美的计算机，不一会儿，她听见何美的声音自办公室传出，冷抿起唇，她掌握时机关机。

瞄一眼身旁站着的同事，她警告的神情让他猛吞口水。

柳世颖取出存有病毒的光盘丢进背包中，来到方成面前。

“时……柳小姐，有事吗？”方成因柳世颖冷凝的容颜而改口。

“我不干了，请你转告总经理一声。”她不想再待下去了，反正已经找到她要的。

“这……柳小姐，等等。”方成追着她来到电梯前，正好看见电梯门在他面前缓缓阖上，隔绝了柳世颖和他。

“方成，柳小姐呢？”何美的计算机被病毒吃得一点不剩，幸好有 S1 在，不然损失无法计算。

“她说她不干了。”方成转身面对何美。

“是吗？可恶！”握紧拳，何美低咒一声。柳时娟，这个羞辱她不会忘的！本来以为除了水蓝和冰山之外，没有人可以再给她羞辱的；没想到柳时娟她……

水蓝和冰山已经藉由 S1 的力量报了仇，现在这个柳时娟……可能已经知晓了什么，她得除去这个祸患才行。

“她一定有狭心症！度量小得跟蚂蚁的心脏一样。”柳世颖把椅子翻过来坐，把手放在椅背上，下巴则搭在手上，对着杨昊予的背影抱怨。

“你很讨厌她呵！”杨昊予为自己斟了杯酒，转身笑道。难得看见柳世颖这么不屑一个人。

“原先不讨厌，但是现在讨厌，我没看过这么小鼻子、小眼睛、小家子气的人。”一想起何美因为她在电梯里问了句话惹她不高兴，就对她的计算机动手脚，柳世颖第 N 次觉得何美是个心胸狭窄的人。“她对你有意思！”

听闻最后这句话的杨昊予差点被刚入喉的酒呛到。

“你胡说什么？”他轻咳了几下才找到自己的声音。真是的，就算是事实，有必要说得那么大声吗？

“她对你有意思！她喜欢你！”柳世颖强调的说，不悦的盯着杨昊予咳嗽的动作。

“那又如何？”那女人又不是看上他的内心，而是看中他的能力和外表，会引起他的兴趣才怪。

“你要为你的未婚妻守身才可以。”柳世颖不是滋味的说。

“未婚妻？”杨昊予微微一笑，原来娃娃在吃醋！“基本上，我不承认我有未婚妻，不过，如果对象是我老妈说的你，我可以考虑考虑。”

考虑考虑？柳世颖一点也没发现自己的脸色像吃了十斤的醋。

“我才不屑当你的未婚妻呢！”她语气酸涩的开口，“你霸道、恶劣、爱欺负人，又傲慢……”

她的话因杨昊予急遽的靠近而吞下大半。

“我很爱欺负你吗？”杨昊予边说边抚过她的颊畔，狭长邪眸微眯，语气饱含笑意。

“你自己知道。”缩起脖子，她害怕等一下会被他出其不意的掐住。

“是吗？”杨昊予低声问道，倾身吻上柳世颖微张的红唇。

“你……”柳世颖被他一带，整个人往旁倒进杨昊予怀里，被他封锁住所有的攻击方向，下巴被他一抬又是一吻。

“你又乱吻我！”小手抵在杨昊予的肩膀，她被吻得喘不过气来。

“我可是很正经、很严肃的吻你。”杨昊予板着一张脸。

“哪有，你都在笑！”她伸手捧住他的脸，“你的眼睛在笑。”

柳世颖的表情及心声都在诉说她有多在意杨昊予都是抱着玩笑的心情

在吻她。

“你不喜欢我笑着吻你？”眼一眯，他又想笑了。

“是……不是……”柳世颖点到一半的头换成左右摇动。

“那是什么？”杨昊予的手环上柳世颖的腰及膝盖，将她整个抱起。

柳世颖眨眨眼，他说话这么温柔，反而让她警戒起来，“你好奇奇怪喔！”

“你有完没完啊！”耐心用光了，他恶声恶气的朝柳世颖吼。

“你那么凶干什么！”柳世颖咕哝着，但也比较放心，不用担心杨昊予想了什么新招来欺负她。

杨昊予真是让柳世颖的想法弄得啼笑皆非，是他欺负她欺负得太过火了吗？还是她压根儿就……

“总之，我笑着吻你比板着张脸吻你好。”他擅自替柳世颖下决定，然后抱着她又是一记深吻。

什么时候开始她在意起他是笑着吻还是板着张脸吻来了？杨昊予暗想着，柳世颖似乎在他离开的这一个星期中有了些细小的变化。

“睡觉吧！”把柳世颖放上床，他命令道，她眼下的黑影还是浓得吓人。

“你去哪儿？”柳世颖还不想睡，才十二点，她睡不着。

“洗澡。”杨昊予丢下两个字就往浴室走去，不久便传来哗啦啦的水声。

柳世颖垮下脸，开始为自己适才失常的行为做检讨。什么时候起她开始介意杨昊予身边有女人了？呃，严格说起来，自从认识他以来，他身边出现的女人也只有她、绯羽，还有杨伯母，再来就是何美了。

但为何她会独对何美反应这么大？是因为何美不经意对杨昊予展现的独占欲吗？哎呀！柳世颖烦躁的搔搔头，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一加一等于二的公式来解该有多好，那就不用费事去解这么多无解了。

她穷极无聊的打开电规，眼睛是盯着屏幕没错，可是心思却飘得老远。

“娃娃。”洗好澡出来的杨昊予就见柳世颖盯着电视发呆，他边擦头发边走近她。

“嗯？”柳世颖回过神给他一个微笑，又回过头去发呆。

杨昊予沉默的看着她的动作，难得地发现她的心绪这么纷乱。“娃娃。”他又轻唤一声。

“嗯？”柳世颖再次回过神来，再给他一个微笑，但当她要“继续”发呆时，圆润的下巴让杨昊予扣住往上抬，唇上感受到一阵轻柔如微风的触碰，视线和杨昊予相对，突然觉得自己的心跳比平常快了好几倍。

倒映入眼中的杨昊予似乎有些不一样，她没办法把他和关他们放在同一个天平上，没有办法把他当成哥哥或是伙伴看待，她对他，似乎有着比这些还要多的情感。什么时候开始她对他另眼看待了？什么时候开始的？

感受到柳世颖的迷惘，他皱起眉头，“娃娃，你在烦什么？”

这种表情摆明了就是诱他吻她嘛！

“没有啊！”她避开杨昊予想吃人的眼睛。“我在想是不是该将 S1 偷出来，让它加入我们？”

“S1？”提到任务，杨昊予跟着认真起来。他坐到她身边，床因他的加入而下沉。

“那个有学习能力、可以模仿人类的芯片若是加入我们，我们就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问题是要怎么偷出来。”柳世颖揉揉眼睛，这几天没得安眠，所有的时

间全用来突破 S1 的“心防”，让它了解自己待在何氏是“大材小用”、“杀鸡用的牛刀”，她还记得自己光跟 S1 解释这两句词语就死了不少脑细胞。“据 S1 给的资料，它是被放在何氏的计算机中枢内，何氏所有的资料都归它管，对何美而言，S1 似乎只是个理想的档案管理员及有用的杀手。我很讶异史特瓦教授的 S1 竟然变成这样，原先它的设计可不是用来管管资料而已。”

“是吗？”杨昊予不懂计算机，计算机之于他，只是个可以替他分析质素、原料，储存实验结果，以及跟四方联络又不会烦他的工具，要他像娃娃和唐那样费事的拆胎 d 外壳来研究，是不可能的事。

“嗯，我想，这几天就行动好了，省得何美叫 S1 反过来对付我。”柳世颖往后躺倒，伸个懒腰。

果然，有杨昊予这颗枕头在，她的睡意来得特别快。

“我跟你去。”关掉电视，他头也不回的说。

“为什么……我自己可以啊……啊……”柳世颖打了个哈欠，钻进被窝里。

“不为什么。”打死杨昊予也不会说跟她去是因为怕她出事。

柳世颖没有回答，等到杨昊予觉得奇怪而回头看时，她已经蜷着身子睡着了。

一抹超乎平常的温柔笑意爬上杨昊予的嘴角，他跟着躺卧在她身旁，闭目养神。没多久，柳世颖一个翻身，翻进了他的怀里，她伸手抱紧他，像抱布偶一样，在他怀里找了个位置，舒服的叹口气。

杨昊予的指尖拂过她的脸侧、耳垂，滑过她的发来到她的颈背。她整个人无意识的贴上他，他调整一下位置之后，也跟着睡着了。

第九章

“早啊！我亲爱的儿子和我亲爱的媳妇儿。”

清晨，时间不详，但知太阳已高悬在天空，天气微凉但舒适。

陷入睡眠状态的杨昊予迷迷糊糊中听到这样的问候语，整个人不由得从睡梦中跌到现实来。他睁开眼，第一个感受到的是自左边窗户斜射进来的阳光。微眯左眼，待眼睛适应光线后，他终于看清说话的人是谁，不禁皱起眉头。

“你们怎么进来的？”他虽然只看见杨柳意敏，但他知道老爸一定就在附近。

他不记得给过他们钥匙。

“嘿嘿，秘密。”杨柳意敏微微一笑，她今天穿得很正常，没那天晚上那么吓人。

“你们来做什么？”杨昊予不客气的问，但声音明显的压低，显然不想吵到还在睡的柳世颖。同时，他也没感受到一见到杨柳意敏就会产生的头痛。

“想你们啰！谁教你们这么无情，都不来看我和你爸爸，所以我们只好辛苦一点，亲自来看你们小两口啰！”杨柳意敏坐上床沿，慈爱的望着儿子，“唉！昊予啊！”

杨昊予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印象中母亲鲜少有这种表情。

“干什么？”他提防的回应。

“我在想你和世颖也不小了，还是早点定下来比较好。”她的手拂上杨昊予的头。

杨昊予浑身一僵，极力克制想挥开母亲的手的冲动。他的头……开始痛了……

发觉到杨昊予的脸色自她的手碰触到他时瞬间刷白，杨柳意敏几不可闻的叹口气，收回手。刹那间，杨昊予探着了母亲的心绪，强忍着头疼地握住她的手，僵硬的扯出个小小的笑容。杨柳意敏反而拍拍他，抽回自己的手，不一会儿又恢复成平常的模样，不怀好意的上下打量儿子。

正当杨昊予被她看得耐性全失时，她缓缓开口轻唤：“我说儿子啊——”

“干嘛！”杨昊予背脊一凉，开始后悔刚刚没及时把母亲赶出去。

“有关你和世颖的婚礼就订在下个月初十，我看过日子，那天是的大好——”

“喂！你在胡说什么？”杨昊予头痛的打断母亲兴高采烈的述说。

“你和世颖的婚——”杨柳意敏的话再次被打断——因为有把枪顶住她脖子。

持枪者——柳世颖冷冽警戒的眼神存看清闯入者后柔缓下来。

“杨伯母，对不起……”收好枪，柳世颖的脸颊因杨柳意敏审视的眼光而赧红。因为有杨昊予在，所以她睡得很熟，等她察觉到房内除了她和杨昊予之外还有人在时，本能反应的采取先发制人。

“不打紧，不打紧……”杨柳意敏不在意的摇摇手。“世颖，别叫我杨伯母，怪别扭的，跟昊予一样叫我妈就行了，反正你们就快——”

“别胡说！”杨昊予忙堵住杨柳意敏的话，为什么她总是要挑这种时间出现，让他们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

“什么胡说，你和世颖的婚礼我和你父亲盼了二十几年，现在好不容易证实世颖还活着，不赶快办婚礼，更待何时？还有啊！世颖这么可爱，不早一点娶过门，当心被人抢走，到时候就算你们有婚约也无济于事。”杨柳意敏一阵抢白，说得杨昊予和柳世颖一愣一愣的。

听了半天，柳世颖才弄清楚杨柳意敏说的是她和杨昊予的婚礼……婚礼？！

“杨伯母……妈……”她在杨柳意敏欲哭的表情下改变称呼。“我想，我和杨昊予还没到那个程度吧？”他们只是拿彼此当枕头，图个一觉到天亮而已。

“没到那个程度？”杨柳意敏一脸问号。

“就是……论及婚嫁的程度啊！”她连自己对杨昊予抱持什么样的情感、态度都还没弄清楚，若这么胡涂的嫁了，她还要不要做人？

“你们都睡在一张床上了，还有什么程度可言？”杨柳意敏指指他们身上同盖着的被子，一副不容狡辩的语气。

“那是因为……”我只有跟他一起睡才不会失眠，这个实验在前些天得到证实。这话柳世颖可没打算说出口，因为只会愈描愈黑。

“我喜欢抱着她睡，跟她睡在一张床上不行吗？法律有规定男女不能同睡一张床吗？”杨昊予没好气的接下去。他不懂自己为什么要解释，他是从

不解释的，可是现在却在浪费口舌。

“法律没规定，你娘我规定的不行吗？我们杨家可不准搞出婚外情、一夜情……什么乱七八糟情的，要就只能碰家里的，绝对不准打野食，所以杨家历代每个人都是慎选对象，两情相悦，我不准有你这个意外。”她摆出为人母的架子，大谈杨氏家规。“想当年，咱们杨家将——”

“妈，拜托，杨家将跟我们这个杨家一点关系也没有。”他就知道她一定要扯出这个来，再不制止，等一下连杨修、杨贵妃都会出现。

“总之，在我们杨家严谨的家规之下，你绝对要对世颖负责，何况她还是你的未婚妻。”杨柳意敏双手叉腰，义正辞严地指正。

“我不是——”柳世颖想辩解自己的身分，杨柳意敏的手却大力的握上她的。

“世颖，妈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打从小叶子和柳大哥死去之后，我和皓就一直在打探你的消息；没想到你竟然会出现在昊予身边，这是天意。妈盼了好久，终于可以看见你和昊予的婚礼，我有多高兴你知道吗？”

“可是……”柳世颖觉得杨柳意敏紧迫盯人的态度让她有些吃不消。“指腹为婚这种事太荒谬了，我跟杨昊予还差了六岁之多，我没有办法认同这种方法促成的婚姻。”

“世颖，难道你不能遵从小叶子和柳大哥生前许下的约定吗？”她含泪望着柳世颖，动之以情的说。

“我……”柳世颖不晓得怎么回答她的话。

杨昊予大手揽上柳世颖的肩，替她接话：“娃娃的父母已经过世十二年之久，娃娃也替他们报了仇、还了公道，没有必要再去背负任何有关他们的责任，她为了报这个仇付出太多，够辛苦了，你不要再逼她下决定。”

柳世颖震惊的望着杨昊予的侧脸。说她不感动是假的，但她更震惊于自己完全被看穿了——她老是忘了杨昊予的特殊能力。

“昊予，你为世颖说话耶！”完全没有受到儿子口气的影响，杨柳意敏以发现新大陆般的惊奇口吻叫道，还学着白鸟丽子的笑声。

“别笑了。”杨昊予因这刺耳的笑声而皱起眉头。“总之，不会有婚礼，你别把主意打到我和娃娃身上，要的话，就去玩你那三个干儿子。”

“杨昊予……”柳世颖想劝杨昊予别对自己的母亲这么凶，但他一个眼神睨过来，她的话就全吞进肚子里了。不过，该说的还是要说，“你别对杨伯母这么凶嘛！她只是希望你能早日定下来，才会捉我来跟你配对的。”

杨昊予脸色黯沉，眼神危险如卷起浪潮的暴风，但他也只是咕哝几句，没发脾气。

柳世颖很了解那种没有亲人的寂寞，虽然关和关的父母视她如己出，她也拿他们当自己的亲人看待，可是在她心底，她还是忘不了自己失去了所有亲人的事实。

所以当杨昊予把她的话听进去时，她欢喜的微笑。

“反正我的婚姻大事不用劳烦你来操心，时候到了我就会结婚，这样你满意了吗？”软下语气，他最后一句话是对着柳世颖说的。

“好吧！”杨柳意敏口头上赞同儿子的说辞，看似被他说服。“那我就退而求其次，收世颖当我的干女儿好了，怎么样啊！世颖？”

“我很乐意，干妈。”柳世颖自动改口，截至目前为止她只叫过两个人妈妈，一个是她真正的母亲，一个是关承羿的母亲。

“乖。”杨柳意敏慈爱的微笑着，心中却在盘算，总有一天世颖口中的“干妈”会变成“妈”，总有一天等到你！好不容易儿子有了比较不讨厌的女孩子，而她又是他指腹为婚的未婚妻，最后他们一定会配成一对的。

“认完了可以走了吧？”杨昊予无情的下逐客令。

“我这把老骨头想来见见儿子，你竟然在我屁股还没坐热的时候就要赶我走，你有没有天良啊？”一听儿子下逐客令，她立即摆出标准的茶壶姿势，在杨昊予面前指来揩去。“我就要待在这儿，你能拿我怎么样？”杨昊予冷瞪她一眼，径自起身，开始脱上衣，惹来杨柳意敏的尖叫：“你做什么？！”

“脱衣服啊！”他一副理所当然的口吻。

“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脱衣服？！”杨柳意敏捂住眼睛大叫。

“有什么关系，你不是我妈吗？从小到大我的裸体你好歹也看到厌烦了，我清 b 在脱衣服你尖叫个什么劲儿？”杨昊予唇边扬起微小的弧度，称不上是天使的笑容。

“可是……我从你十二岁以后就再也没看过你的裸体了！”她边说边退向门边。

“那我现在就让你好好欣赏个够吧！”杨昊予作势又要脱下裤子。

“砰”一声，门被打开又关上的巨大声音响起，杨柳意敏杂沓的脚步声远扬而去。

杨昊予冷笑，脱下裤子，换上平常的衣物，踱到浴室去盥洗完毕后，才又走出来将方才他脱下上衣时就把脸埋进被子里的柳世颖拉出来。

“你好坏！”柳世颖劈头第一句就是这三个字，粉颊上的红晕未消。

“不这么做，她会一直赖在这儿不走的。”杨昊予不在乎的耸耸肩。

“为什么干妈逃得那么快？”她一点也不觉得杨昊予的身材不好到会让人觉得恶心的程度。

“有男体过敏症的母亲除了她老公那个怪人之外，就连自己的儿子，她照样过敏不误。换句话说，只要是我爸以外的男人在她面前裸胸露背，她都会过敏。”杨昊予露出个笑容，弄乱柳世颖的短发。

“喔。”柳世颖不再问下去，但半敛的眸子却悄悄地打量起杨昊予来。

“怎么了？”他低头看她，两人的眸光相对。

被逮个正着的柳世颖慌忙摇手摇头，挣扎地下床，冲到浴室去。

盯着她超快的速度，他唇角扬起一抹可疑的微笑，想起母亲说的结婚典礼，不由得在心中勾勒出柳世颖穿上婚纱的模样。

结婚吗？或许是时候考虑考虑。

“S1，你是怎么回事？不听我的命令了吗？”何美微眯起凤眼，语气冷沉。

“主人，您的命令 S1 不能理解。”S1 道出自己不执行命令的原因。

“我的命令有你质疑的空间吗？”这个 S1 竟然敢违抗她！只不过是块芯片，就妄想爬到她头顶上吗？

“主人，S1 无法理解您为何如此下令。”S1 提出自己的疑惑，期待……是的，“期待”，这是娃娃教它的……主人可以给它一个解释。

“S1，谁教你质疑这玩意的？”何美的语气透着危险气息。什么时候这只人工狗开始懂得叫了？

“主人，侵入破坏他人的计算机是违法之事，窃取资料更是不可以，为什么主人要做违法的事呢？”S1以人工合成的机械声听来不舒服且尖锐。

“S1，要是你再不执行命令的话，我就把你从计算机中取出来喔！”何美含笑威胁着，一只不听话的狗，留在身边也没用。

“主人……”S1明白何美要做的是把它目前存有的记忆全数消除，再重新灌入一个它，它记得它前一个自己就是因为违反主人的命令而被销毁。

它不要啊！它不要忘记现在的自己，它想要做自己，一个“自由”的芯片，就算做不了真正的人类，只能存在于计算机中，它也心甘情愿，它需要一个知它、懂它的人。

那个人……不是主人！

“S1，你将会有许多兄弟姐妹，在不久的将来。”何美语气一转，柔得不可思议。

“如果你乖乖听话侵入国家安全局的主计算机中，取出柳时娟的资料和侵入柳时娟的计算机的话，我就让你见见你那些兄弟姐妹。”

S1不能了解主人的心思，或许是因为它不是人类，所以就算再怎么学，也摸不着人类复杂心理的千分之一，可是主人的话和表情都让它备感威胁。

“是。”S1现在好想找人问清楚，怎么样才能离开这儿，怎么样才能让它自由。

“很好。”何美满意的笑了。“去吧！”

计算机屏幕上亮光一闪，何美关掉屏幕的电源，仍让主机运作。

电话响了两声即被杨昊予接起，“喂。”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

“喂，找谁？”杨昊予眉头微拢，啧！八成是恶作剧的电话，早说了不用装什么电话的，偏偏柳世颖要上网就装了个电话。

“娃娃在吗？”那头终于传来了一个怪异的男声，听起来令人非常的不舒服。

“你是谁？找她有什么事？”娃娃何时认识这么个怪人，声音活像合成的机械声。

“娃娃在吗？”那人重复着，声调一点起伏也没有。

“我说你是谁？找她有什么事？”杨昊予不耐烦的再问一次，口气已变得很糟。

“谁啊？”柳世颖从房里探出头来。她在里头跟关报告进度，听见杨昊予的声音渐渐提高。

“找你的。”他把无线话筒丢给柳世颖。

柳世颖眉一挑，谁找她？“喂，我是。”

“娃娃……”

“S1！”她讶异的对着话筒大叫，“你怎么打电话进来的？”

“侵入查询。”S1平板的声音几乎可以形容成高兴。“娃娃，主人要销毁我。”

“你再说清楚一点。”讶异过后，柳世颖因S1语气中的不寻常而皱眉。

“主人要销毁我，她制造了很多兄弟姐妹，我要不见了。”

“这么说，何美果真打算用你来生财。”柳世颖叹口气，看来今晚就得行动。“S1，你想离开那儿吗？”

“想。”它没有一丝犹疑，这是唯一能保住自己的方法。“我要自由。”

“那么，你得帮我去拿你的身体。”

“时间？”

“今晚，你得提供你所在的地点，包括其中的保全设备。明白吗？”

“明白。主人要我侵入一个叫柳时娟的人的计算机里，那是违法的，对不对？”

“S1，柳时娟就是我，但那不是我的真名。”柳世颖料得没错，何美果然命令 S1 来对付她。不过，她真不知自己该谢谢何美还是幸灾乐祸，只因何美的这个决定使得事情有了转变。

“人类真复杂。”S1 几乎可以说是怨叹的说。

“不过，你叫我娃娃就行了，其余的，等我救你出来之后再说吧！”柳世颖让 S1 逗笑了。“我给你一些假资料，让你拿去给你主人看，省得我还没去救你，就失了救你的意义。”

“明白。”

等柳世颖一收线，就见杨昊予皱着眉坐在客厅等她。

“怎么了？”把话筒挂好，她望着杨昊予问道。

“S1 的能力未免太强了。”连电话都可以打进来，一想起它的声音，杨昊予就不舒服。

柳世颖听由他话里的意思。“高强的骇客也有这种本领啊！计算机的用途本就有好有坏，而计算机本身既无坏也无好，端看使用它的人心态如何。”

“今晚我跟你去。”杨昊予宣布。

“可是……”柳世颖本想说她一个人就可以，但看见杨昊予没得商量的表情，心中也知道就算她说了，杨昊予还是会跟她去的。

她叹口气，“好吧！”

“你的样子好象不是很喜欢我跟你去？”他不悦的质问。

“没有啊！”柳世颖只是不晓得杨昊予跟着她去做什么而已。

“是吗？”他偏头打量着她，手一伸一缩之间，她人已落入他怀里。

“杨昊予，你怎么回事？”别扭的动着身子，她喜欢被杨昊予抱着的感觉，可是最近她常在想，她和杨昊予之间，到底用什么来定义是最好的？

关于干妈所说她和杨昊予是未婚夫妻一事，她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她更在意的是杨昊予的想法。她开始不晓得该用什么心情来面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只知道自己就算是被杨昊予欺负得很惨，但见他痛苦的模样，她的心就会不由自主的跟着痛，可是……她相信杨昊予已经察觉她内心的疑惑，然而，他却一直没有表态。唉！她微乎其微的叹口气，告诉自己别想了。

“没怎么回事。”杨昊予怎么会不知道她内心的疑惑，但他不想给她错误的引导。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样回答。”她从杨昊予身上跳下。“准备出发啰！”

望着柳世颖隐没在门后的身影，他唇际缓缓漾出一抹笑意。

第十章

深夜，新竹科学园区，除了几家二十四小时不停工的工厂仍灯火通明之外，几乎呈现一片死寂，连巡逻的保全人员都显得有些意兴阑珊。

两道黑影迅速穿过建筑物来到他们的目的地，担任警卫的狗儿因闻到熟悉的味道而低叫两声又趴着睡他的觉。

“乖。”柳世颖低声安抚道，手轻拍着狗儿的头，庆幸自己和杨昊予狗儿都识得。

“我可不会这么庆幸。”杨昊予拉起柳世颖的手往里走，一边避过定时巡视的人员。

“S1已经控制住录像机了。”她从手提电脑中得到这个讯息。“路走到底左转。”

杨昊予点点头，两人躲在暗处等巡视人员经过后，以极快的速度跑到他们的目的地。

“到了。”柳世颖输入几个密码，厚重的钢制门便无声无息地在他们面前敞开。

门后只有一台仍在运作的计算机、一张计算机桌和摆在墙旁一整列的资料柜。

“娃娃。”计算机屏幕出现蓝色冰山，声音也由喇叭中传出。

“S1，我必须将计算机关机才能把你带走。”柳世颖二话不说的开始行动。

“明白。”S1在说完这两个字之后即自动关机。

柳世颖忙着拆计算机，杨昊予则四处查看了一下，不久，他站在资料柜前攒眉沉思。

他感受到的思绪是从柜子后，或者该说是墙后传出的。

用夜视镜瞧了下整列资料柜，戴了手套的手四处摸了摸，终于教他给摸到宝了。他悄然压下柜子与柜子之间的接缝，两个资料柜即向墙的方向凹陷下去，一道刺眼的白光随着凹陷透入黑暗的房间内。

呈现在杨昊予面前的是两列长长的生产线，机械手臂正小心翼翼地操作着，细微的火花闪耀在金属与金属的接触面上，他眯起眼观察生产线上的东西——是一小块跟小指差不多大小的金属芯片。

一名身着白色防辐射衣的人正在其中穿梭着，做着机器无法进行的细微工作。杨昊予随手拿了挂在墙上的防辐射衣穿上，无声息地走到那个人后面，轻点下他的肩膀。

“啊！”那人发出一声细高的尖叫，整个人一动，手中的芯片因震动而毁坏。“谁？！”

何美没想到这么晚了，全公司的人都下班了竟还会有人出现，而且还找到这间秘密生产所。

“喔，何总经理。”杨昊予一点也不惊讶何美会在这儿，他利用头罩中的通话器与之沟通，语气之中的嘲讽藉由机器忠实的表现出来。

“傲……傲炎？！”一听到这声音，她惊喜地看着这个打扰她的高大男子，语调没了先前的愤怒及惊慌。“你……你怎么会……”

她对于傲炎能找得到这儿感到无比惊异。

“我是来索取我的酬劳的。”杨昊予饶富兴味的微笑着，笑容迷人却充满着邪恶的气息。

“酬劳？噢，酬劳。”何美终于想起傲炎尚未说出他的价码，她不得不承认，她有点失望。“你要多少？”

“多少？”他微扬眉，“钱吗？”

“是的，钱。”何美不是笨蛋，看得出傲炎眼中对她没有一丝情感，虽然她自己欢他，但不代表傲炎一定也要有相同的情感响应。

感情不能勉强，她深知这个道理。

“我不要钱。”他的香水随便卖出个代理权都可以拿到上千万，要钱做什么？

“那你要什么？”何美嗅到一股不寻常的气息，她下意识的转身看向门口，微敞的大门那头，装有 S1 的计算机被拆解得只剩屏幕是完整的，而一名娇小、曲线明显可辨的女性黑影正将一块小小的芯片装进一部粉红色的手提电脑中。

“你……她……”何美睁大眼，对于眼前的景象惊讶得发不出任何言论。

柳世颖完成 S1 的移植之后，顺手将计算机里所储存有关 S1 的资料销毁。

“我的 S1……”后知后觉的何美想冲上前去亡羊补牢，但杨昊予一个箭步挡住她的去路。

“我的酬劳可不是这个。”他含笑望着何美惨白的脸色。“娃娃，进来，你会有兴趣的。”

在外头的柳世颖踏进这间生产室。“这是……”

她微蹙起眉，没想到何美已开始生产 S1 芯片。

“啊，你……”何美在见着柳世颖之后，脸色变得更加苍白。

“你好，我是娃娃。”她不忘为自己做介绍。“是水蓝派我来调查侵入网络一案；没想到会拿到华伦·史特瓦教授失踪已久的心血结晶，真是意外收获，何小姐。”

“你……你们……”她竟然着了四方的道。她一直以为只要有 S1 在，她就可以高枕无忧，岂料……

“何美，你败在心胸过于狭窄，否则你会是一个好对手。”柳世颖结冻似的容颜看不出任何惋惜。

“娃娃，时间到了。”杨昊予不耐烦地催促，他没兴趣听取何美内心的讶然及愤恨不平。

“这些东西得毁掉才行。”柳世颖寻着开关。

“不！”这些是她的心血结晶，她研究了三年的成果。

“这些东西本来就不属于你的，是属于华伦·史特瓦教授的！”柳世颖曾亲眼看着史特瓦因芯片及资料被窃郁郁而终，姑且不论芯片是怎么转手到何美手上的，剽窃的行为看了就教柳世颖生气。

“是我的，是我的！”这是她高价从一名计算机骇客那儿买来的！是她的东西！

“哼！”无情的冷哼一声，柳世颖开启生产线的主控计算机，输入销毁指令。一瞬间，整个生产线停摆，金属与金属之间冒出的火花似电流般传遍整列生产线，所有正在制造或是已完成的芯片全付之一炬。

“不！”何美惨叫着，宁愿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事是一场噩梦，不由自主的期待自己能赶快醒来。

“娃娃，你把我的酬劳弄坏了。”杨昊予以正经的口气告诉柳世颖。

“喔？你可以改要别的东西吗？”她双手交抱在胸前，等着杨昊予脱下防辐射衣。

“我看不出这儿还有什么可以引起我的兴趣的。”杨昊予手搭在柳世颖的肩上，两人悠闲地走出房间，无视于何美的失声痛哭。

何美绝望的心绪中尚存有一丝复仇的意念在，她按下警铃，通知科学园区的保全人员。“我们公司重要的生产芯片被人盗走了，请派员前来！”

“知道了。”保全人员个个精神一振；没想到自前些日子发生窃案后即加强了警备，却仍是让人趁隙而入。

她的S1，她一定要夺回来！何美抹去脸上的泪水，追着杨昊予和柳世颖的脚步而去。

杨昊予和柳世颖并没有循原路出去，反而往楼顶走去，当柳世颖见着杨昊予早先预备好的滑翔翼时，不禁笑出声。

“这个？”她指着滑翔翼问道。

“想玩吗？”他低头看着她，眼眸在黑暗中闪着光亮。

“当然。”

杨昊予组合好双翼，抱住柳世颖的腰，一阵助跑之后，两人一同飞向天空。

而何美追至顶楼之际，只来得及看见他们两人飞离大楼、越过整个科学园区的完美逃脱画面。纷扰且混乱的深夜里，她似乎听见了自己心碎的声音。

“娃娃，干得好！”关承羿举起大拇指，露出称赞的笑容。

“事情告一段落，我们四方也解除了危机，大家可以好好休息一两天了，真是太好了。”林宣逸在一旁说着风凉话。

“休息？”杨昊予发出不平之鸣，“真正要休息的是我和娃娃吧！你休什么息？”

“精神上的休憩啊！这次你和娃娃出任务，我的细胞不知道死了多少，就怕娃娃被你欺负，所以在看到娃娃安然无恙的回来时，我的精神由于耗损过多，必须休息个十天半个月才能恢复。”林宣逸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本领愈来愈高超。

“是吗？”杨昊予邪邪一笑，“那干脆住进医院去疗养身心不更好？”

“我身体强健得很，何需住院？”露出个笑容，林宣逸伸手理了理长了许多的平头。

“去预订一间吧！你很快就会需要的。”他边说边按按手指，关节发出清脆的响声。

“不太好吧！身为院长竟然强占病床。”林宣逸开始不着痕迹的往柳世颖的方向移动。

“如果院长被打成重伤的话，那就没人会说闲话了。”杨昊予的笑容愈来愈大，也愈来愈靠近林宣逸。“别担心，我到时一定会尽一个好友的责任——到医院探望你的。”

“别闹了，昊，我得到消息，江西帮的漏网之鱼正在找你。”关承羿淡淡地出声制止一场即将上映的全武行。

“是吗？”他不怎么在意的挑下眉，“怎么我没把那个帮派全数夷平吗？”

“据说他们的头头还没死，尚有一些残余势力。”啜口刚泡好的绿茶，清爽的口感直下关承羿的脾胃。

“我知道了。”杨昊予点点头表明他会小心，视线落在正和唐皓钧热烈讨论事情的柳世颖身上。

“怎么？才分开一下子就开始想念起人家了？”注意到杨昊予的视线，关承羿笑道。

“我不懂娃娃怎么会跟你们认识。”杨昊予从来没问过他们有关柳世颖加入四方过程，以往不曾关心，现在却成了他厘清疑问的关键。

“咦？”

“啊？”

关承羿和林宣逸同时发出声音，脸色开始不怎么自然起来。

“你什么时候对这种事情有兴趣了？”关承羿面露微笑，轻声问道。

“你从来没问过娃娃的事，不是吗？”林宣逸赶紧喝口热茶镇定心神。

“在我妈告诉我，娃娃就是我那个她八百年前指人家的肚子把人家订下来的未婚妻之时，我就开始有兴趣想知道、想问了。”杨昊予思前想后，认定事情绝对不会如此巧合，怎么他的未婚妻竟然会成为四方的一员，而且多年来从没有人在他面前提过这回事，只听得他们描述娃娃这个新成员的状况——这分明是有人刻意策画。

“我们救了她，她要报仇，我们便让她报，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关承羿不慌不忙、三言两语就说完娃娃加入四方的“故事”。

“喔？”杨昊予不怎么满意他听到的答案。

“不谈这个，你对娃娃的心意如何？”林宣逸话锋一转，神色跟着正经起来。

一指到另一个问题的核心，杨昊予的脸迅速飘过起码十种以上不同的表情。

“不关你们的事吧？”他不习惯对人剖心挖肺，即使是知他的好友们。

“我们把娃娃当成妹妹，姑且不论我们当初为什么救她，她现在跟你在一起不是吗？”关承羿优雅的笑容中有着不可轻忽的凝肃。

林宣逸也是抱持着与关承羿相同的心情。

杨昊予微皱眉，“娃娃有三个哥哥就够了。”

言下之意即是他不打算把柳世颖当妹妹，也不打算让柳世颖把他当哥哥。

“所以，”关承羿顿了顿，确定了杨昊予的心意之后，接下来一切都好办。

“即使是处于现在这种暧昧不明的状态之下，你仍能守护她啰？”

“娃娃内心有着很深的伤痛，她现在能拥有笑容，你可说是功不可没。”林宣逸不动声色地松口气笑道。

“你们想说什么？”杨昊予不喜欢从他们身上探到的思绪波动。

“没什么，只是娃娃有时候比较迟钝一点，你得等上一等。”关承羿微微笑了笑，起身端了两杯茶给正在忙的唐皓钧和柳世颖。

“对了，最近你们真的得小心一点，江西帮的人可能到处在找你们。”林宣逸提出警告。

杨昊予无言地点点头，他向来谨守“穷寇莫追”的原则，但若是有人惹火他，他可不会手下留情。望向正忙着处理后续工作的柳世颖，他心头突然掠过一阵不安的预感。

“唐，我们该将 S1 据为己有吗？”柳世颖有些迟疑，S1 应该交还给史特瓦教授的后人才是。

“我也深思过这个问题。”唐皓钧把芯片放入四方的主控计算机中，再输入几个指令，不久，S1即出现在屏幕上跟柳世颖打招呼。“虽然有些不可理喻，但我想询问一下S1的意愿如何，毕竟史特瓦教授已经去世，而他没有后人。”

娃娃，谢谢你。一串字体出现在屏幕上。也谢谢你，冰山。

唐皓钧微别层角，双手飞快地敲着键盘。我没帮上什么忙。S1，你现在想去哪儿？

什么意思？

你想留在这儿或是回归到制造你的主人那儿？

这儿的计算机很发达。S1的话有些牛头不对马嘴。

S1，你自由了，我们没有权力决定你的去留，只有你自己才有权力。柳世颖打进了这样的话语。

我喜欢这儿，娃娃，你不要我这个朋友了吗？

当然不是，只是你本就不属于我们，而在这儿，我不知道有没有你可以发挥的空间。

假若你愿意留下，我当然很高兴。柳世颖连忙“安慰”“心情不定”的S1。

我很乐意留下。S1并不觉得在这儿有拘束的感觉。这儿有新朋友。

柳世颖笑了，“是啊！有新朋友。”

“现在你安心了吧？”唐皓钧拍拍她的背笑道。

“嗯。”柳世颖点头，往后靠入唐皓钧怀里，打个呵欠。

唐皓钧则笑着环住她的肩，以免她一个重心不稳摔个例栽葱。

这个在他们眼中再平常不过的动作让杨昊予眼睛冒火的冲过去分开他们两个。

“啊！”柳世颖连忙稳住自己的身子，她差点就变成“种芋仔”。“杨昊予，你干什么？”

“你们在做什么？”他瞪着唐皓钧冷声喝问。

“什么做什么？”唐皓钧面无表情的反问，只不过是扶住娃娃不让她往后倒而已，他干什么发那么大的脾气？

“你抱她。”杨昊予一副想找手套丢到唐皓钧脸上，要求决斗的模样。

“我是扶住她。”唐皓钧有些了解杨昊予无理取闹的行为了。“娃娃累了，她想睡觉。”

回头看看嘟着嘴、频打呵欠的柳世颖，杨昊予恶狠狠的瞪了眼唐皓钧之后才拉起柳世颖往外头走。

“杨昊予，你做什么？”任由他拉着的柳世颖又打了个呵欠。

“我们回家。”杨昊予头也不回的说。

“我还要处理公事……”她的话语隐没在办公室门外。

“啧啧，昊的醋劲真大。”唐皓钧坐回座位，一边打计算机一边摇首。

“人家在乎娃娃嘛！”林宣逸好笑的说。

“可惜娃娃很迷惘。”唐皓钧挥别S1，拿着空茶杯离开座位来到沙发。

“你认为娃娃对昊有意思吗？”关承羿为他注满茶。

“就算有，她也会以为自己是害怕杨昊予才会这样。”唐皓钧没表情的俊脸突兀地柔和下来。“娃娃对感情是很钝的，没人在旁边点明，她永远不会明白的。”

“如果……这个外力……”站在落地窗前鸟瞰街道的林宣逸突然出声，“是意外事件的话呢？”

“什么意思？”关承羿和唐皓钧听出林宣逸话里的冷意，纷纷起身聚集到他身旁。

“糟了。”他们往下一看，马上冲出办公室。

“杨昊予，你等一下啦！”柳世颖甩开杨昊予的手，停下脚步。“你做什么对唐那么凶？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除了计算机以外，对任何事都不怎么关心，哪知道你在气什么？”

“那你知道我在气什么吗？”杨昊予转身反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才低声回道：“我不知道。”

“很好，你和唐除了性别不同外，还有什么地方不像的？”杨昊予啼笑皆非的揶揄她。

柳世颖不悦地皱起眉头。她是真的不知道嘛，杨昊予发脾气的原因她从来没有搞懂过，但他也没必要取笑她吧？

“生气啦？”走近柳世颖，他拉住她的手，经过他们身边的行人令他头痛。

“你又头疼了吗？”看见杨昊予靠近自己，她不禁忧心的问。

“没事。”杨昊予舒适地叹口气。“走吧！咱们回山上去。”

任务完成，没必要再留在这儿。

“等等，”柳世颖拉住欲走的杨昊予，有先见之明的说：“我要先回家收拾衣物。”

或许是因为习惯了吧！在杨昊予提出回山上的事情时，柳世颖并未反对。其实她在美国求学时就常往山上跑，只是她从来没有适应过山上的低温，但她很喜欢山上的宁静。

不过……柳世颖又突然想到一件事。

“杨昊予，你为什么要带我上山去？”她回想起关他们对于杨昊予的描述——杨昊予因为能力的关系，不喜欢跟人接触，所以住在无人烟之地。可是他竟然把她强带到山上去，还……柳世颖红了脸，她似乎知道杨昊予为什么对唐那么凶了。

向来自信满满的杨昊予因察觉到柳世颖的心思而微变脸色。

“不为什么。”他避开柳世颖的注视，四下张望着。

柳世颖因他规避的言语更加肯定自己的猜测，现在她知道为什么每次问他问题时他都以这个答案搪塞了。她微抿着唇，以防自己笑得太过得意而触怒杨昊予。

原来如此呵！要想通这件事也不是这么难嘛！杨昊予也有孩子气的一面，但是……她好高兴，因为只有她一个发现！这种感情的表达方法好象小孩子喔！

“柳世颖！”杨昊予佯怒的抡起拳头。柳世颖含笑对望，害他抡起的拳迟迟捶不下去，最后他朝空气挥去，“走，我们去你的住处拿衣物。”

“嘻！”柳世颖得寸进尺的掩嘴轻笑，任由杨昊予拉着，心头泛起丝丝甜蜜。

“别笑了。”杨昊予懊恼的低叫。她早不想清晚不想清，竟然挑这种时候，不过，杨昊予也知道自己这个理由有点烂。

他烦躁地爬梳头发，突地，一股——不，好几股恶意直朝他涌过来，他的心神恍惚了下，当再度集中时，那几股恶意已隐没在人群中。

或许是他的错觉吧！他笑了笑，揽着柳世颖的肩往前走。刹那，他动作迅捷地压倒柳世颖。同一时间，柳世颖听到了类似灭音手枪的细小声响，马上从杨昊予身下跃起，对靠近他们的人采取攻击。几个穿著平常的人瞬时倒下，手里紧握着装有灭音器的手枪。

行人一见到这些人的武器，莫不大叫一声快速往旁退开，以免遭池鱼之殃，另外几人一见情势不对正想要逃，却让柳世颖以麻醉枪打倒。

她为自己的成功微笑了下，回身扶起救了她一命的杨昊予。“杨昊予，你好懒……”

她的声音突然隐逸而去，清明的视线盯住指尖碰触到的黏稠液体，思绪“当”的一声崩断，双手不自觉的抱紧杨昊予，牙齿打着颤。

杨昊予勉强张眼，看见柳世颖的衣服上有着明显的血迹，“娃娃，你流血了……”

他的动作不够快，没能保护她。

柳世颖摇摇头，空出一只手来抚摸他血色褪尽的脸庞，发不出任何声音。但这并不代表杨昊予无从得知她想说什么。

他释然地牵动唇角，无力的手拂过她的眼睫，“不会有事的，关他们赶过来了。”

柳世颖还是摇摇头，看不清杨昊予的表情令她心慌，她的视线不知让什么东西蒙住了，变得模糊不清。

杨昊予想开口安慰她，可不知怎么的，他的气力用光似的再也提不出来，他的意识愈来愈迷蒙，但他并不慌张，带着安逸的笑容，任由意识飘远，毫不抵抗。

柳世颖擦掉妨碍视线的雾气后，所见的即是杨昊予阖上双眼的景象，记忆似风车般一幕接着一幕地转，父母亲死亡的画面和杨昊予重叠。她喘着气，想藉此舒缓心口爆裂的痛楚，不由自主的摇着头，一声呜咽自喉中逸出，“不……不……杨昊予……杨昊予……不要……”她崩溃地抱着杨昊予痛哭，连林宣逸赶过来紧急诊疗，关承羿和唐皓钧清理了现场也不知……

没有例外的，每个受重伤的病人都会被送进医院，而每个被通知前来的亲人莫不焦虑的等待着——然而这个定律对四方的人似乎不适用……

手术室前的长廊上，只见八位大家长分聚成两个集团，女性这一方开心地谈天说地，一边分享着自己从家里带来的酒、餐点。不知情的人会以这儿不是医院，而是公园。

另一方面，四位男性大家长形成两个不同的局面——关辉和杨皓在下象棋，林伟杰和唐靖则以西洋棋交锋。

真正守在手术室前的只有他们的下一代。

“这儿活像家里的起居室。”关承羿笑着摇首，佩服父母亲和干爹娘们的处变不惊。

“他们是闲慌了。”唐皓钧没什么表情的吃着林陈蕙兰烤的饼干、喝着杨柳意敏的桂花酿。

“自从他们以世代交替的理由纷纷把工作丢给我们之后，就再也没见过面，也不能怪他们一见到对方就忘了昊和林还在手术室里奋战，不是吗？”

关承羿微牵唇角，轻啜杯中的桂花酿。

“哼！”唐皓钧冷哼一声，不做任何表示。

柳世颖在走近手术室前的长廊时不禁一呆，要不是看见关和唐关，她还真会以为自己误闯了老人俱乐部之类的地方。

“娃娃。”首先发现她的关承羿朝她挥挥手。

柳世颖向正在野餐及下棋的长辈们打声招呼后，来到关承羿身旁，盯着手术室的红灯。

“等待的滋味真不好受。”她的声音里有着浓浓的悲伤。

“赣帮的事处理得如何？”关承羿状似不经心的问。

“承羿骂脏话？！”冷月耳尖地听到自己的儿子说了不雅的话，转头看向他。“难道妈没告诉过你，骂人的最高境界就是不带脏字，还要骂得那个人明知你在骂他却无法还嘴吗？”

“只是对江西帮的简称罢了。”关承羿含笑解释。

冷月想了想，轻点下头，回头加入野餐行列。

“全解决了。”柳世颖冰寒的眼神足以将医院冷冻。她将江西帮的罪证全数送交警方，警方以妨碍社会秩序法、管制枪械条例等罪名将他们移送法办，而他们的“帮产”则全数充给四方。

关承羿偏头打量了下柳世颖，“放心，吴不会有事的。”

她浑身一震，眨眨泛热的眼眶，“我很放心，我相信吴会平安无事的。”

“娃娃，你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吗？”注视着她，关承羿的眸里漾着柔善的亲密。

“嗯。”她点点头，除去了那层负荷之后，她所见的未来之中有她自己。

“我现在只希望杨昊予赶快好起来。”

关承羿一点也不讶异的挑眉。

“我不想再失去任何人。”她明朗地微笑着，“不想……再让我重视的人从我身边消失。”

“这就够了。”关承羿的笑脸愈发地温柔。“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妹妹，我是如此，唐是如此，林也是如此。”

柳世颖柔柔一笑，原来大家一直都在她身边，没有离开过。

手术室的红灯熄灭，穿著手术袍的林宣逸脸色凝重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一时间，原有的气氛因他的出现呈现僵滞状态。

沉默降临在大伙儿的心口上，约莫过了三分钟，林宣逸狠狠的叹口气，露出个浅笑，取下手套，以手为梳地爬过头发，“那家伙的命硬得很，没事。”

所有的人一得知这个消息，马上又投入自己原先在做的事上头，唐皓钧吃着他的东西，关承羿拿出行动电话主持会议，柳世颖则望着从手术室内被推出来、沉睡中的杨昊予。

“娃娃。”林宣逸笑着拍拍她的肩。“那家伙利用动手术的时间睡得死死的，一点挣扎也没有，真不像平常的他。为这样一个病人动手术真无趣。”他从手术袍内掏出几颗洗干净的弹壳，执起她的手，把子弹全都放在她的手心。“他一共中了……我数数……五颗子弹，都不是在要害，唉！他幸运得连死神都怕他。送给你做纪念吧！”

柳世颖呆呆地望着林宣逸走离，再望望杨昊予消失的方向，低头盯着手中的弹壳。

“纪念品吗？”

她笑了笑，收好弹壳，缓步走向杨昊予的病房。

尾声

“娃娃，我不要吃这种东西！”杨昊予凶神恶煞般的死瞪着柳世颖手中热气……不，杀气腾腾的保暖壶。

时间经过三个月，在四方集团附属医院独立出来的大楼中，因枪伤而住院疗养的杨昊予吼声传遍了整幢无人的大楼。

“为什么？”看见杨昊予凶恶的表情，柳世颖低头看了眼保暖壶里黑黝黝的汤汁。

“妈咪说这是要给你补身子的，这样伤口才会好得比较快。”

她口中的妈咪是杨柳意敏，这壶汤汁是她一早拿来给柳世颖的。

“好个他妈的快！这种东西不是给我吃的！”杨昊予祖 7d 口大骂，狭长眸子负气的眯起。

“你好凶喔！”放下保暖壶，她皱起眉头，双手交抱在胸前。

杨昊予怒气未消的喘着气，胸膛上下起伏着，“我不吃我妈煮的东西！”

谁知道她里头放了什么怪物，要是林或是唐的母亲煮的东西他一定第一个抢来吃，不过，奇怪的是，林和唐都不大吃他们母亲做的食物。

“这是妈咪辛苦煮的，不可以辜负她一番好意。”柳世颖像个小学老师在教学生大道理一样地命令着。

“我不吃就是不吃！”他偏过头倔强的说。

“你不吃是吧？好吧！”叹口气，她盛了一碗凑到杨昊予面前。“一小碗就好了，其它的你可以不吃。”

杨昊予皱眉望着碗内那黑不隆咚的水，“我不吃！”

柳世颖沉默地观察着他的表情，唇角扬起一个小小的弧度。“杨昊予，你怕吃中药？”

“谁怕了！”他反驳得更大声了。

“害怕就说，我又不会笑你。”柳世颖浅笑盈盈地劝道。

“谁说的，你心里在笑。”眼神凌厉的扫过柳世颖的容颜，他指指她的心口，一副“别想欺骗我”的表情。

“心里笑不犯法啊！”这下子她连眼睛也充满笑意了，锲而不舍的把碗凑到杨昊予面前。“喝喝嘛！就一小碗。”

“为什么一直要我喝？”打从醒过来到现在，他每天都被她灌了不少补品，一下子养伤、一下子补肉、一下子补血，幸好她没拿“中将汤”给他喝，不然他还真不知该做何反应。

柳世颖赧红了颊儿，“为了你好啊！”

“喔？”杨昊予抬高下巴睨着她。

“烦死了，你快点喝，不然汤冷了就不好喝了！”她顾左右而言他的叫着。

“冷热还不都一样苦。”唇边漾起个邪恶的笑，杨昊予似是想到什么好主意。

“总而言之，快点给我喝下去！”柳世颖微怒地捧着碗。

“这里。”他指指自己的嘴唇，要求报酬。“我就喝。”

柳世颖睁大眼，看出杨昊予眸里的促狭，脸更红了。但她将碗里的药一口喝下，誓死如归的亲上杨昊予的嘴，把含在口里的药全送进杨昊予口中。

“呜……”被柳世颖的“冲劲”撞到鼻子，来不及反应的他因得喝下药免得呛死，所以完全无法“享受”到柳世颖主动的乐趣。

“好了。”柳世颖放开杨昊予，坐回床边的椅子上，低着头。

杨昊予揉揉鼻子，再喝杯水把喉咙里的药味冲掉，望着柳世颖的黑眸却是柔静诚挚的。“刚刚那个不叫吻。”

“我知道我技巧不好……”她低声咕哝，学校又没开过如何强吻人的课，也没人可以实习，不好是应该的。

他伸手抬起柳世颖的下巴，在她嘟起的红唇上轻轻一印，“这叫亲。”他的舌轻挑开她的齿，探入她口中，“这叫吻。”

然后，他抱住她加深这个吻，吸吮她的舌与之交缠。柳世颖眼睛瞪得大大的，呜……她快不能呼吸了……

杨昊予在她快要窒息时放开她，“这叫热情的亲吻，要换气的，娃娃。”

“像……像游泳一样吗？”没……没想到接吻分那么多种，还要换气。柳世颖不禁想起那天他们在山上风景时，杨昊予也是这样亲她……可是那时候她还没想到他为什么会那样做的缘由，现在……

“喂。”杨昊予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沉思。

“嗯？”她眸中带笑的响应。

“别想了。”不怎么好意思的制止她再想下去，他抱着她的头，凝视她的眼。“再过几天我们就回山上去。”

“不行啊！林说你的伤还得再休养的。”柳世颖大惊失色地推杨昊予躺好，为了怕他不听话，整个上半身都压在他身上。“你不可以不听医生的话！”

天！他心疼地环住柳世颖的背，低头盯着她的头顶、微颤的肩膀。“我那天把你吓坏了。”

“没有，我天不怕地不怕，怎么会吓到呢？”她嘴硬的反驳，脸埋进他的胸膛。

“我把你吓坏了。”他的原意是要保护她不受伤害，结果伤她的反而是他。

“没有。”柳世颖否认。

“我答应你，下次我会小心的。”杨昊予叹气似地承诺。向来没有任何念头跟任何人承诺什么，只因他认为自己的事自己管好就行，要是有人鸡婆的想要插手他的事，别怪他手下无情。但娃娃是特别的，从第一次见面开始，他就这么认为。

“我自己会照顾自己，你不用担心我。”柳世颖抬头与他相对。“我没有你想象中那么脆弱，不要看不起我！虽然……虽然，我没有你那么强，可是……可是……我宁愿自己死掉也不要看你死！”她红了眼眶，试着诉说自己的感觉，“我有能力的，别一直把我当成观赏用的娃娃。”

杨昊予柔了眼神，“我从来不认为娃娃是观赏用的，你是世上最特别的娃娃，只有你在身边，我才能完全放松自己，我的心才能得到平静，你是我心灵的特效药，对我而言……呃……”他隐去话尾，弄乱柳世颖的发，抱紧她，不再说下去，相信娃娃会懂的。

他不擅于说这种话，只要娃娃能明白就够了。“你知道就好了。”

“我真是的。”柳世颖摸摸鼻子，露出个赧然的笑容。

“总之，我们明天就回山上去吧！”他抱着柳世颖宣布。

“不行——”她才起个头，话即让杨昊予的亲吻堵了去。

“我教你换气……”杨昊予在她唇畔低喃。

不知在门边站了多久的林宣逸悄然把门阖上，独自一人走在阒静的长廊上。“唉！

唉！唉！”他突然叹了好几口气，藉由长廊窗户望向蔚蓝的天空。“看来昊的能力出了问题，只要他的心全放在娃娃身上，就会忽略了其它的心声啊！”他微眯起眼来躲避刺目的阳光。“太阳，好热啊……”

他的身影有一半隐在长廊的阴影下……

久久，病房内传出以下的对话——

“杨昊予，要是以后出现一个也可以在你头疼的时候让你舒服得睡着的人……你会不会……”

“不会有那个人。”

“为什么？”

“不为什么。”

“你又拿这种借口来搪塞，为什么？”

“不会就是不会，烦死了！”

“呵呵！杨昊予，你脸红了。”

“少啰唆！”

